

涵秋主任

快活六

第十七期

滑稽號

翊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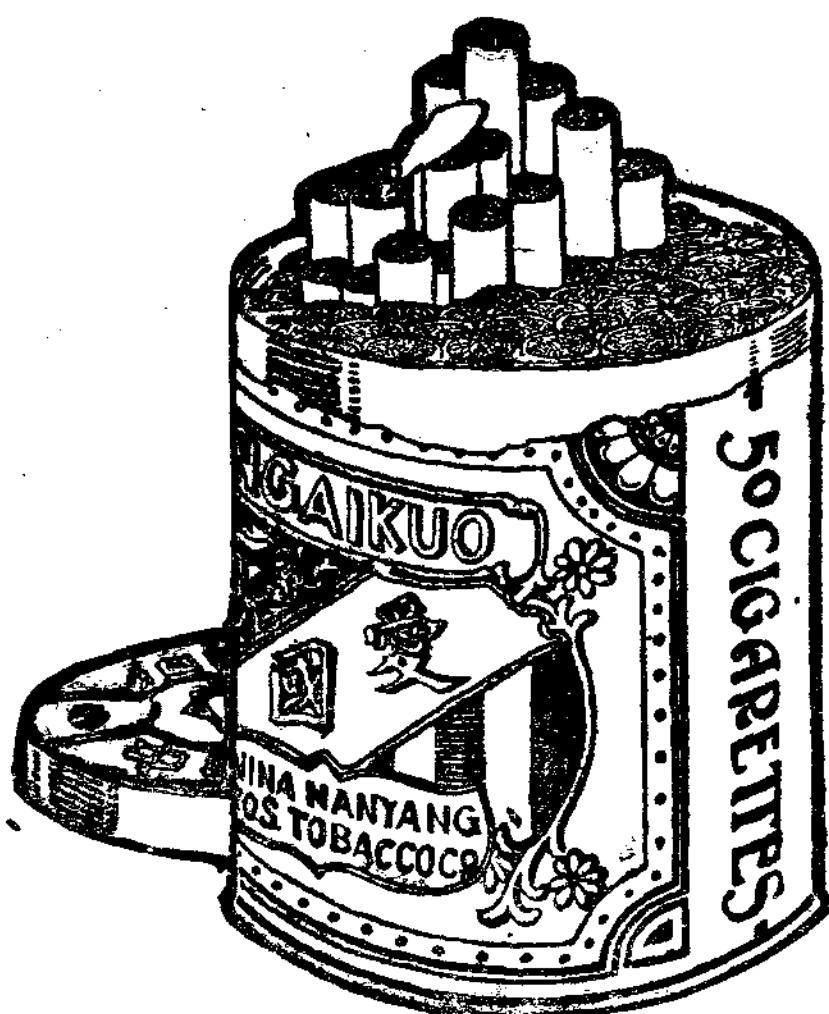


行發局書界世海上
THE MERRY MAGAZINE

愛國同胞

請吸……

大愛國



中 國 南 洋 弟 兄 烟 草 司 公

通

告

敬啓者本雜誌銷路爲雜誌界冠採集稿件新舊參半類皆海內名流所撰述趣味濃郁允稱獨步倘蒙定閱請將下面定單裁下詳細填註連同書款寄費一併惠寄上海四馬路世界書局當卽准照辦理按期寄奉決不擱誤耑此佈告順頤
台經

上海世界書局快活小說社謹啓

價	零售	每期	實售大洋二角	寄	本國每期一分	郵票代洋
全年	十八期	實售三元三角		日本每期三分	十足通用	
卅六期	實售大洋六元			外國每期四分	以示優待	

定書單

巡覆者頃閱

貴社通告藉悉新出快活小說趣味濃郁售價低廉甚合鄙意用特預定期(自第期起至第期止)核計書款寄費共大洋 元 角 分悉數寄奉至祈察收務請按期照寄遞交 省

收爲荷此請

啓月日

上海世界書局
快活小說社 台照

□ 快活第十七期滑稽號目次

- | | |
|--------|------|
| 五塊錢的命 | 李涵秋 |
| 新人物 | 徐阜呆 |
| 夫妻小說迷 | 程瞻廬 |
| 雙料的戲迷家 | 馬二先生 |
| 先生之髮 | 江紅蕉 |
| 滑稽之王 | 王蘊章 |
| 五月初三夜 | 孫季康 |
| 雞毛信 | 王后哲 |





不打不成相識 ······ 趙赤羽

眼淚製造廠 ······ 姚民哀

黃大 ······ 謝豹

癩蝦蟆降壇 ······ 吳訥之

豆腐阿三 ······ 沈井蛙

奪父奪翁錄 ······ 唐忍菴

張飛來了 ······ 吳不笑

乾兒子 ······ 俞慕古

冒接電話 ······ 奈何生



編輯餘瀋

記者

本刊十八期載徐卓呆之「抽象的愛」張枕綠之「女兒歸來了」趙赤羽之「毒醫」

張碧梧之「一年前之回顧」吳調梅之「蓮花落」均爲饒有趣味之作

十九期載「中秋號」特刊數種均係名家著作佳節妙文一時無兩把卷玩讀風趣無窮

本刊擬特刊「妓女號」凡關於倡門事跡之短篇小說無論悲歡離合祇須意味深長均所歡迎並徵求「新婦女號」「武俠號」「家庭號」「離婚號」「女子解放號」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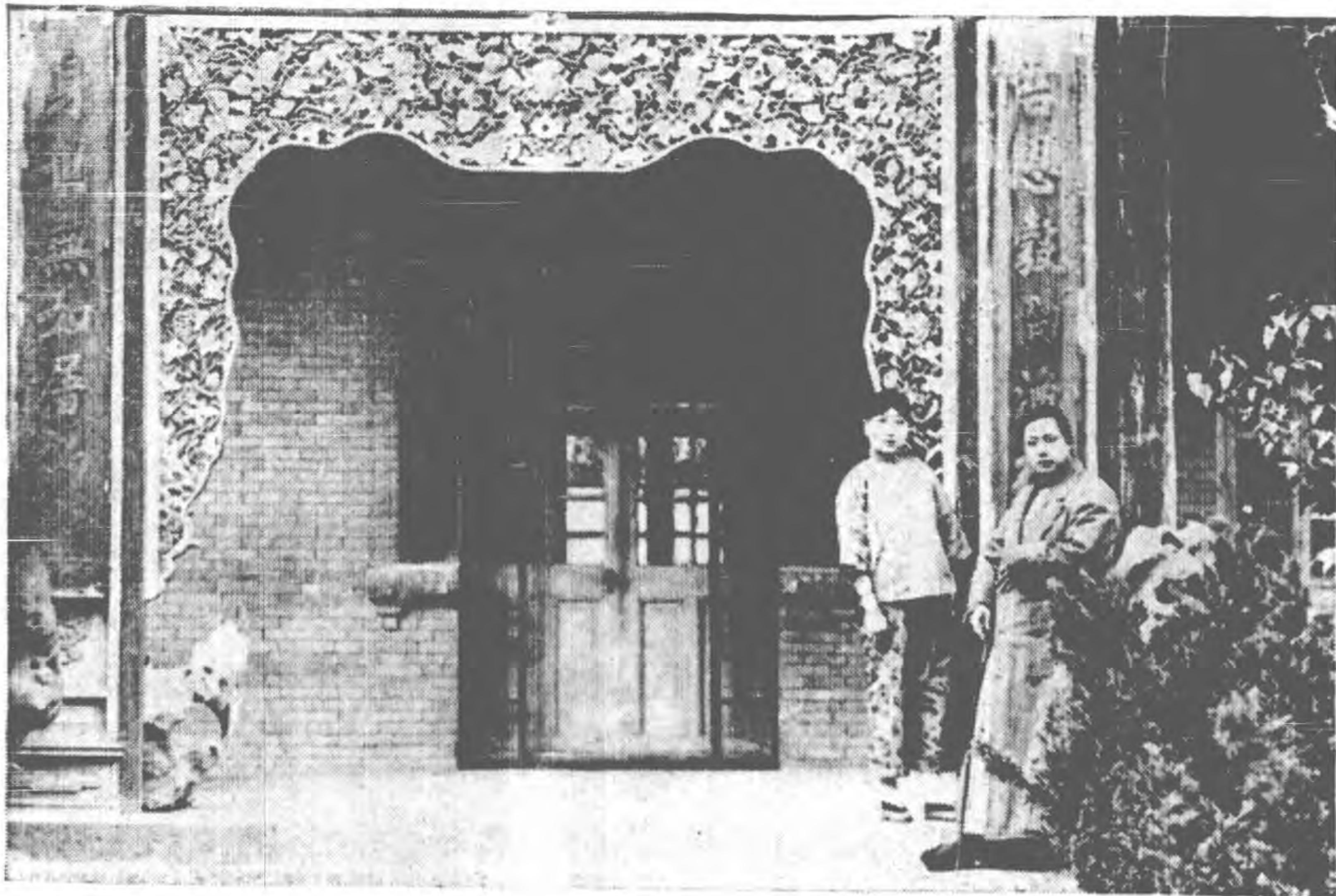
篇小說及補自小品如蒙惠賜酬金從豐

本刊擬另闢「說海一勺」欄讀者對於各種小說如有研究及批評之意見本欄均願代爲發表其跡近攻擊者概不登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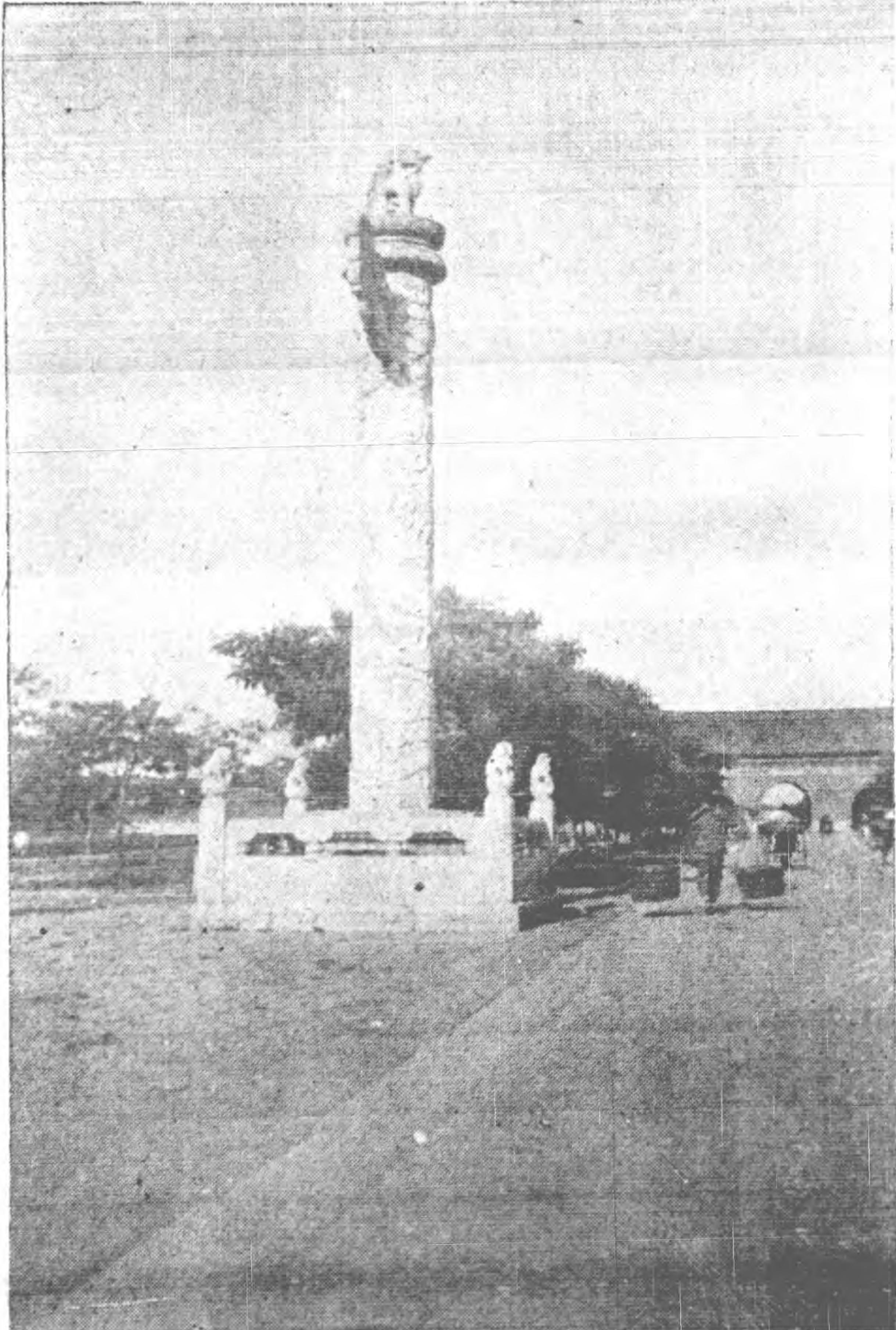
本刊每期要預告輒因各種關係臨時不無增減「新婚號」中之「歇浦春夢記」因稿擠被擯擬於「離婚號」刊出疊承讀者諸君函詢特此聲明

十三期載張引平君著「最後剩了個他」一篇確有舞弊之跡除停給酬金外並罰張君另撰字數加倍之小說兩篇聊洩讀者之忿

堂壽養之中園壽養氏袁上洹



養壽堂額慈禧太君後御筆定龔句乃集人容庵主手書人容庵即老圖也城周爲住及先田主人項容生无中爲新婚女孫新史新婚鄭縣吳逸梅識



柱石龍雕之前門安天京北

□五塊錢的命

李涵秋

你聽這爆竹的聲音多利害呀……哎呀管是那家有什麼大喜事罷小王你出去看看。過了一會小王的篤的篤的一口氣趕回說聲太爺太太原來是隔壁李二先生家得了二彩他們在那裏慶賀喜事呢……哎呀原來李老二有這等大運會被他得到二彩你

看一個人怎能料得定呢說着抹着一嘴花白的鬍鬚登時便見他旁邊坐的那個老太太婆氣憤憤的說道我說的罷坐在家裏望收成便是天老爺賞我們一個十足的豐年也。不過勉強夠吃夠用說不定有個婚喪喜事還要拿着二分錢的利息望人家張嘴我勸

五塊錢的命

二

你。幾。次。三。番。你。都。不。肯。買。這。發。財。票。子。生。怕。
白。丟。了。這。白。花。花。的。幾。塊。洋。錢。我。說。句。不。順。
遂。的。話。萬。一。我。們。有。個。一。長。兩。短。你。還。能。抱。
着。這。幾。塊。牢。瘟。洋。錢。不。放。嗎。……咳。我。那。
裏。不。想。你。看。外。面。彩。票。店。多。少。誰。不。是。你。也。
想。我。也。想。總。共。不。過。一。個。頭。彩。幾。個。二。彩。那。
裏。會。跑。到。我。們。頭。上。來。如。若。果。真。拿。得。定。便。
是。把。你。買。到。人。家。做。老。媒。子。我。也。情。願。說。着。
便。嘻。嘻。的。望。他。一。笑。那。老。太。婆。早。扭。着。頭。望。

他。一。眼。隨。說。道。呸。你。也。這。樣。想。他。也。這。樣。想。
那。賣。彩。票。的。都。配。久。已。上。了。門。還。開。他。媽。的。
什。麼。牢。瘟。店。他。們。倆。兒。正。在。那。裏。說。笑。忽。然。
小。王。重。又。笑。嘻。嘻。的。走。將。進。來。說。道。太。爺。原。
來。要。想。得。彩。都。要。在一。千。以。外。小。王。這。句。話。
尙。未。說。完。那。老。頭。兒。早。跳。起。身。來。望。着。老。太。
婆。說。道。你。看。……我。們。賣。家。併。產。也。弄。不。出。
這。許。多。洋。錢。我。說。的。呢。不。下。那。種。本。錢。那。裏。
會。得。那。筆。大。進。款。老。太。婆。聽。得。這。話。身。子。早。

嚇。矮了半截。伸着舌頭。一語不發。小王聽了。兀自暗暗發笑。忙分辯道。不是這樣講。不是這樣講。……那個老頭兒疾忙掉轉身子。重重啐他一口。道。不是這樣講。還有什麼講。小王正在那裏說得高興。猛不防被他一口又臭又黏的吐沫噴得滿臉。早擗着嘴退到台增底下。一邊拿袖子抹着一邊說道。這個一千以外。又不是要用一千以外的洋錢。是碼。號要在一千以外。李二先生這次得的二彩。

是一千六百七十六號。據他家說。頭彩不過。差了一點。是一千六百七十九號。我還打聽。得去年開的彩。是什麼甘肅省一個人得的。頭彩也在一千六百幾十號上。他們都說。這可奇怪。頭彩二彩都在一千以外。二千以內。我聽得這話。才巴巴的趕回來。告訴太爺太太的小王。說到那裏。只喜得個老太婆。前仰後合。忙說道。我的兒。虧你打聽出這個消息。你別睬你那發瘋病的老太爺。他是糊塗了。

心。那裏還辯別你的言語。說得老頭嘆味一笑。便搭趣着說道：你早說清楚，我也不難爲了。自此老夫妻便常常計議預備，含着幾塊洋錢去試他一試。這日老頭兒果然攢着幾塊洋錢，一吃了中飯，便興興頭頭的踱上街來。東張西望半天，也不見賣個彩票的店鋪。正自要折回去，猛然聽得腦後叫了一聲：王老先生！老頭兒忙回頭一看，原來不是別人，正是小王的原保馬濟六。當下兩人斷見他家的魔了。想畢，忙說道：老先生既然要找

着一路談談笑笑，早又走過幾道街口。馬濟六聽王老頭兒語氣似乎要找賣彩票的店鋪，心下不免有些納罕。因爲從前也有人勸他買幾張彩票碰碰機會的，誰知他罰誓不買。這牢瘟東西今日那裏有這興頭？忽然想起，怕是看人家得頭彩二彩的，看得眼紅了。正和他府上是個緊壁的鄰居，一定受了他家的魔了。想畢，忙說道：老先生既然要找

這樣店鋪那還不多麼你看那個小錢店中不是附着賣的哩老頭兒順着他的手帶上老光眼鑑看去果然一幅丈把長的白布條上寫得明晃晃的是湖南發行慈善券頭彩十萬元快快購買這幾個字直射入老頭兒眼中不由的哈哈大笑道你說的真是你說的真是馬濟六正要和他搶上幾步不妨老頭兒尙未笑完猛然喊道哎呀小肚子痛：小肚子痛哎呀小肚子……便見他彎着腰。

望下直挫嚇得馬濟六連忙替他叫了一輛車趕着尙未攏下扶他上車去了臨上車時還聽他說哎呀小腸氣怕要下來了老年人大概是吃不得苦今日中飯才吃過便急急忙忙走了多少路當他要折回家看來已經有些不濟不防無巧不巧的撞着這個馬濟六又引他多走了幾步你教他小腸氣不掉下來更待何時當日老頭兒到了家中老太婆早抱怨着道我叫你不要出去稍事休息

些到了明日還怕買不成麼有你的還是有的也不犯着便趕在今日老頭兒一邊哼着一邊說道頭彩十萬元幸虧今日出去打聽出來我想……唉究竟買那一條那一張是好呢不好腰又疼了老太婆慌忙走近床邊舉起雙拳替他捶將起來王老兒這時一面哼着一面模模糊糊那魂靈兒早又走上街來兀的前面不是馬濟六嗎趕上一步一把便撈着他後面的一根小尾巴兒說道你

走到那裏去我和你買一買彩票你都等不得那人回頭一看幾乎不把王老頭兒嚇了一個筋斗原來那人不是別人正是他生身的老父忙喚道畜生你管是多吃幾鍾驕料怎裏這樣瘋狂起來你也要發財怎麼不撒胞尿洗洗你的夢臉也罷你既然得了這樣的魔只有一千六百六十六號是靠得住的說着便用手在他額角上一點又說道記着一千六百六十六號王老兒到此早必恭必

敬雙手垂在兩旁答應道是六百六十六號。什麼六百六十六號你不是在這裏活做。大夢麼說着那兩個拳頭辟辟拍拍捶得老頭兒怪叫起來喊道我記得是一千六百六十六號這句話剛才說完雙眼一抬那裏是他老父原來還是他的老妻坐在他的旁邊這才恍然大悟便把夢中先父顯靈的話說了一遍還說道這個可靠得住的事不宜遲趕在今晚快快買來不要再被人家搶。

了去說着登時手舞足蹈若似乎便真個得了十萬元的頭彩。老太婆看他這樣也就樂得什麼似的便拼命的扶他起來老兒那敢怠慢早抱着床柱也想借力拗將起來誰知身子才略爲抬得一抬早沒命的喊道快不要快不要我這半身怎麼又有些麻木哎呀我再略爲休息半刻鐘。老太婆這時不禁有些氣生生的說道那裏有這許多的牢瘟病不是這塊疼就是那塊疼我看你不是好

端。端。的。睡。在。這。裏。麼。兀。自。也。看。不。出。半。點。病。
來。裝。模。做。樣。十。萬。元。的。頭。彩。倒。不。比。你。這。焦。
枯。零。殼。的。身。子。要。緊。些。老。頭。兒。忙。說。道。不。錯。
不。錯。這。是。要。緊。不。過。的。小。王。比。我。積。伶。快。快。
叫。他。來。說。着。便。向。懷。中。掏。出。五。塊。洋。錢。老。太。
婆。果。然。將。小。王。叫。來。交。代。與。他。還。再。三。叮。囑。
叫。他。記。好。一。千。六。百。六。十六。號。那。一。張。這。裏。
小。王。更。不。遲。緩。早。又。的。篤。的。篤。的。一。口。氣。跑。

着。望。後。邊。去。了。這。裏。小。王。左。等。也。不。來。右。等。
到。小。錢。舖。中。氣。敗。壞。的。說。道。吐。我。們。買。你。
也。不。來。急。得。他。團。團。亂。轉。抓。耳。搔。腮。正。在。要。

一千。六。百。六。十六。號。的。彩。票。兒。快。些。拿。將。來。
快。些。拿。將。來。諸。位。想。想。從。來。買。彩。票。的。可。曾。
見。過。這。樣。若。似。乎。這。張。是。板。得。頭。彩。的。別。的。
就。一。概。無。用。假。使。人。人。都。預。先。知。道。那。幾。百。
條。幾。千。條。的。彩。票。不。是。都。要。變。成。廢。紙。麼。閒。
言。少。說。當。下。店。中。小。官。兒。倒。被。他。捕。住。了。隨。

發作那店中小夥忽然腦後送出聲來道不巧不巧找了半天獨巧缺少這一號小王掉頭一看正是那小官兒手中拿了一搭紙票想必就是那彩票了忙說道這可奇怪別的都不少單少這一號不是顯然和我鬧鬼麼我不依非查出這一號不可當下店中便有許多人笑道這可奇呀誰曉得那一張是將來得頭彩那一張是將來得二彩莫說我們這裏便是總發行的所在他也不曉得是那

一號這個是完全撞機會兒那一個運氣好那一個便得你家局氣比人高你便在這一搭彩票當中隨便抽一張保不定頭彩便不是你得不過要靠得住些就多買幾張這張撞不到或者還有那張有希望你拼命叫他急切中到那裏去變這一番話說得小王閉口無言果然覺得有理想我家太爺太太不是活活見鬼麼一時被他們說得高興便成等的捧出五塊白花花的洋錢花拉一聲

滾得滿櫃台的那些店伙巴不得全被他買去。更不怠緩早揀出幾條却都在幾千幾百號左右。小王接在手中高興一路又趕回家。老夫妻聽得小王回來裂開兩張一尺二寸長的大嘴笑得哈哈的像是得着一個金人兒還沒有他那般快活。小王興頭頭的走上来。那老太婆早一手接了去。雙手捧着翻來覆去只見花花綠綠的也看不出一個什麼名目來。老頭兒伸着手等了半天。老

太婆才勉強給他一紙看了一看忙說道這不是一千六百六十六號呀隨拖着老太婆的袖子一摔道你把我你懂什麼老太婆被他這一摔便說道還沒有真個得到。你看到這般耀武揚威起來你懂得你懂得說着便摔向老頭兒滿臉鼉着一肚皮悶氣坐向一邊去了。這裏老頭兒更無暇再來答話也不知還記得半身麻木早一咕嚕翻身坐起眼鏡也不及帶一手接來接着眼邊顛倒價翻

了半天嘴裏嘰咕道幾千幾百號幾千幾百號念了半天。老太婆也聽不見他念一千六百六十六號這時早把一肚皮悶氣飛向爪窪國去了忙湊近身說道一千六百六十六號呢這句話還未說完老頭兒虎也似的一聲不曉那裏來的那般大的勁兒說道呸他媽的在那裏呀你……你……你快喊那個小王八蛋來我把他這狗腿敲斷分付他一千六百……號他媽的這裏倒有十多條通

共也看不見一條是老子分付的這時直嚇得小王索索的抖個不住只得硬着頭皮跑進一步將店伙說的話節節皺皺的說了老頭兒那裏聽得清楚直氣得眼花亂迸忙喝道這十多條老子不要說着望小王劈面直攢過來指着罵道你這狗娘養的我也不打你我只要你把你白花花的五塊大洋錢還給我缺我一毫便滾你娘的蛋我有本事找馬濟六要錢老太婆一面做好做歹的勸着一

面將票子一搭一搭的檢齊交與小王道。你拿將去聽你再轉賣與別人橫豎此時還未開彩這票焉知沒用不過我家是不要這些號數的小王這時那裏還敢再說拿着票子只管眼淚汪汪老頭兒見他不走走上前去。劈面就是一個嘴巴打得小王左腮登時紅腫起來。老太婆連推帶搡才將他趕將出去。

一輪皓月照澈通街小王這時獨自擰在門外走頭無路聽聽裏面老夫妻倆還在那裏。罵道死不了的奴才吃人家的飯都不聽人家使用不好好交給我的洋錢看他有命沒命。有……咳請教小王這時如何拿得出來可憐他還有一個母親平時依靠他略尋幾文借此度日如今生生的趕將出來既無一文償還眼見今夜過來明天便不知向何處落到底不免懊悔那時不該擅自代他做主。身上衣裳單薄夜涼於水早就有些兒發戰只得悶悶的跑回家去老母一見兒子回來

自是喜歡。迎頭便問道：我兒這向時身上好。呀。今夜回家。則甚。小王登時不由的雙淚俱下。嗚咽的半句也說不出來。嚇得他母親摸頭不着。不由的也有些心酸。屋中點着一盞綠陰的油燈。火頭只有豆粒般大。在那裏一閃一閃的照着。他們母子二人。那茅蓬中。四團團。越發呈出慘淡的氣象。夜深了。遠遠的更鼓一聲聲吹向耳邊過來。他的母親近幾年。因爲念着死去的亡父。不免時時悲痛。小小

王曉得他眼睛漸漸有些不濟。說了原委。隨勸他不要焦愁。好好的休息去罷。可憐小王這一夜。思前想後。那裏還有合眼的時候。漸漸東方發白。從屋漏中篩下一點兩點的光亮。知是去早晨不遠到了。這時轉不免有些兒疲倦。糊塗塗把滿天的心思倒掉。乾乾淨淨。正在那裏呼呼的鼾睡。忽然門外一個大漢直衝進來。屋中一張舊板桌被他撲得轟轟的好似擂鼓一般。登時小王驚得直

坐起來抬頭一看原來是馬濟六先生家的。二爺說時遲那時快小王早迎出房來撲通跪倒請他稍緩些免得嚇壞了我的母親那大漢那裏肯聽一把抓住他衣領說道你不和我叩頭你那王老頭兒一早便鬧到我家差不多便要和我家老爺拼命我家老爺急得望我直跳說我怎麼認識你這野雜種巴巴的將你保薦你好你做下湯案你還安安逸逸的睡在家中我饒得你我家老爺却

老兒却饒不得你左一個饒不得右一個饒不得說得紅筋直冒漲得滿臉全是橫肉嚇得他老娘在床上直抖小王那裏還敢和他違拗一行眼淚兩行鼻涕點點滴滴哭得頭都抬不起來那大漢見他只不開口越發氣得暴跳拖着他左手直望外走一邊還說道你不用假哭橫豎不是一哭了事的我把你交給他他敢再向我家唆唆走……走……

……走。他們倆糾纏在一處。早圍滿了左鄰右舍。看熱鬧的閒人。小王的娘只得號號洒洒一路也跟將來。且說王老兒也顧不得腰疼。清早。到馬濟六家。馬濟六也不曉得的。何事。及至聽出原委。登時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惟有向他二爺身上出氣。所以那二爺才饒不過這小王。將他直拖進來。王老兒一眼看見。只是不理馬濟六。更無話說。這時鬧得馬家沸反盈天。內外外擠滿了一屋。屁事鬧得如許的閒人。傳說出去。還當是我。

的人。小王的娘一邊哭。一邊訴說。大家也不便插嘴。末後還是馬濟六的太太看得可憐。便招呼馬濟六進去。說道：虧你們還是在外邊辦事的人。怎裏這樣不濟事。左右不過爲的五塊錢。他如果拿得出。他倒不出來。做生活那老東西不懂人事。你難道連一點主意都想不出來。他家既有個人。我們便借五元給他。還怕他將來不還。我們麼。你看爲這點屁事。鬧得如許的閒人。傳說出去。還當是我。

家遭了什麼橫事呢。馬濟六到這時也不便再硬生生的逼他一個人情。做到底橫豎。又不是買他票子白白丢了洋錢。主意已定。連忙答道是。是就這樣辦。隨卽捧出一大溜圓的五塊龍洋。笑嘻嘻的走出。望王老兒。說道。算我瞎眼。算我瞎眼。我先替小王借來。奉上。說着一邊遞去。一邊掉頭向小王道。你聽見麼。我替你借的五塊錢。先還你家老爺。你隨後好好服侍。不要再那樣冒失罷。小王出話來。趕忙招呼小王。好好的送他回府去。

聽得這話。隨卽跪下。叩了幾個響頭。他母親。也是千恩萬謝的說着方才退去。王老兒。一見了洋錢。隨站起身來。彎着腰笑道。濟翁太客氣。濟翁太客氣。我不過告訴你這話。你看。這小奴才可派。這樣昏頭昏腦呀。一邊說一邊早接在手邊。向懷裏一摟。正待說聲失陪。忽然一交裁倒地下。連說道不好。倒又疼了。倒又疼了。馬濟六低頭一看。口中再也說不出話來。趕忙招呼小王。好好的送他回府去。

罷。小王更不怠慢，將他背回家中。老太婆一見，登時指着小王道：「你這奴才！你害了老爺，還虧你送他回來！我不要這老命了！」說着直奔小王，一把揪住。幸虧小王積伶退了一步，隨說道：「老爺接了五塊錢，不曉怎麼一笑便裁倒地下。想必又是舊病發了。」老太婆聽得這話，忙說道：「你當真還了麼？」小王道：「那還說謊，麼不信？」便指着老兒懷中說道：「你掏他口袋，便知了。」老太婆更不忙着別事，趕上去，便

伸出手，掏錢。果不其然，不是明晃晃的，抓在手中，便笑道：「我的孩子，老爺大概是歡喜死。」這個沒事，你同我先把他抬到牀上罷。一連兩天只是模模糊糊，不省人事。可憐請了好多醫生，吃了好多的藥，不知用去了多少金錢。可是這五塊洋錢，老太婆接在手中，早已丟到自己一個聚寶盆中去了。却說老頭兒，雖說有些起色，但是爲這五塊洋錢，不知和老太婆參商了幾次，氣得老太婆說道：「你

強如這口氣不來。你還向棺材裏伸手死。要錢麼。你這幾天醫藥費用不知用去幾個五塊錢了。你用了這許多錢。我還要和你算賬。沒的我不尋事。你倒和我計較起來。你有福氣。你不會弄個頭彩二彩。那幾百幾千幾萬塊成日價在你手內盤着。我也只得望着你。老太太婆一面只顧說得高興。不知這幾句話。却是真真刺了老頭兒的心。連忙說道。咳。說來說去。我還是可惡這小王眼見這筆大。

財被那個預先買了。一千六百六十六號。的。得了。停了半晌。忽又說道。也不曉還是這奴才。和我弄鬼。自己買了。却拿那幾張票子。和我鬼混。也不曉是……說着。牙齒咬得格支。格支的罵道。我不逼這廝。還我洋錢。我還饒他。麼說着。又望老太太乾笑道。你不用奚落我。我自會有福氣。這回不得你保得住。我下回不得麼橫豎。我有我的死鬼老子庇佑。我這回落了後。被人搶了去。下回我老早請。

他老人家給我一個信。趕他票子還未到。我便和他先丟個定。怕他敢賣給人家。哼。到那時你這老鬼也只得向我翻白眼。人都不要順風走足了。有你現在和我些微計較的。日子便有將來和我叩頭如搗蒜的日子。說着氣生生的睡在一邊。老夫妻倆半日沒有說話。在這寂靜的當兒忽然門外人聲鼎沸。隱隱的還有鼓樂之聲。老頭兒聽得頗為入耳。誰知越聽越近。忽然小王由外邊到家。氣

急敗壞的說道。太爺太太不好外邊一大羣的人齊齊的直向我家門內擠進。我要攔也攔不住。只聽他說快快進去恭喜你家老爺得了小的也不曉得的什麼老頭兒聽得這話。心中想到難道有人已替我買了這一千六百六十六號的彩票麼。一邊想一邊說道。請他們進來。請他們進來。一面指着老婆子道。你這老鬼今天認得我麼。哼。也有你爬住我錢筒搖的日子了。當下嚇得老婆子目

瞪口呆。一語不發。小王歡喜得什麼似的。一邊走着。一邊喊着道。請進來。請進來。外邊人。暴雷也似的應了一聲。那鼓樂聲格外來得。宏亮一面打着吹着。一面早有個人向前說。道。恭喜貴府老爺得了頭彩。這聲音傳入內。道。恭喜貴府老爺得了頭彩。這聲音傳入內。

中迸出一句。哎呀。再聽那人說道。你家買的十條當中有五條是六千六百八十八號所。以只得五萬元的頭彩。老頭兒不聽這話。由可聽了這話。忽然雙腳一蹬。兩目反插口吐白沫。不省人事。老婆子起先雖然吃那一嚇。但是心中不無喜氣洋洋。誰知聽那人說的。不是什麼一千六百六十六號的得了頭彩。轉是個六千六百八十八號的有了希望。登時便拖了小王也不曉是和他拼命還是和。

他……正要動手動腳。猛然見了老頭兒。這樣情形早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跑出房門。哭喪着說道：你們請快出去罷。我家現在死了人了。你們不是來報喜信？簡直是來報死信的！說着跳着把那些鼓樂人等將滿腔高興。早不知跑向那裏去了。轉是小王一面請他們安息。一面跑近床邊。一定睛只見老頭兒已是微微氣喘。頭只搖着似乎教他出去了。還斷斷續續的說道：你現在不是我。

家的人了。你……你……你……唉。這一口氣出來再想聽他些微聲息。可是再也沒有法。想老婆見他真正死了。拖着小王只是儘哭。那外邊的人隱隱的似乎說道：你們得彩。我們照例要提出幾成來的。怎裏這樣沒福？五萬元都。不能承受。說着連呼晦氣。紛紛走了這裏。老婆子末了說道：我的兒。你的親爺死了。我家沒有親人。你……你看怎樣說哩？你……

五塊錢的命

各人各快活

凝
香

在夕陽已下晚風吹拂的時候有一個富翁擁着美妾坐着汽車命汽車夫開足機器在馬路上上團團轉的兜風他們倆想着真「快活」忽有一羣小孩子燃放着百子玩內中亂響把車子裏兩個人弄的手足無措這一羣小孩子見了多拍手拍腳的嚷着「快活」一時汽車停了汽車夫跑下來奉了他主人的命令兇霸霸的想來打小孩子四面一看這一羣小孩子早已逃得精光大吉旁觀的人心裏本來妬忌他們兩個人的見他們坐着汽車兜風相喂相倚的恨不得作弄他們一番見有一羣小孩子去作弄他們着實多拍著手喊着「快活」「快活」趁了他們的心願等到汽車夫惡狠狠的下來他們着實替小孩子捏一把汗及至轉眼一看這一羣小孩子已經逃得無影無蹤汽車夫白張大着眼向四下裏尋找於是大家

■新人物

徐卓呆

賈綿耀從北京回來了。

回來經理其事了。

他是北京某大學的學生。他沒有畢業肄業。得只有兩年現在回來了。不打算再去唃。他是半途中止的。並非他不愛求學。只因他哥哥新近去世家裏在產業一方面的事情沒有人管理。恐怕被人家弄得太糟。只得自己。

髮。把他肚子裏一部新文化的熟語。典。攀來加了幾個虛字連一接二的亂搬出來。那些人聽了他的議論也和對旁的新文化朋友一樣總覺得他一味在那裏要說得人家不懂他的話。然而雖同是一種不很懂又覺得這位賈先生與確他人有不同之點就是他的議論像開放自來水管似的竟只管連着不會斷頭他的新文化熟語是嵌得密密層層不使他有一言半語用一個平常。

的字眼。他差不多有一句話裏頭不用新文化熟語嵌在裏面好像是一種大耻辱儘管不適當不適用他也要加進去的加得生硬的字愈多說話愈不像中國話人家自然愈聽不懂愈聽不懂便愈佩服他他們那些聽者的佩服他實則解剖起來並非佩服他的學問知識乃是佩服他肚子裏能夠裝滿着我們聽不懂的話他能說出來我們聽不懂怎麼好不佩服呢他自己與那些人往來。

交際也並不是當真要與他們交朋友也不過借着他們宣傳宣傳他的能力使社會上曉得有這麼一個新人物罷了這一班人居然被他利用從此賣綿纏的三個字竟很有。人曉得了再加他做了幾篇外國文法的文章直譯式的學說「燒直」式的詩歌投入各種報紙雜誌編輯先生也究竟說不出他的東西通不通自己也不澈底只好登他出來編輯先生常對人說在這混沌時代也只

得大家糊塗塗我們當編輯的人亦然倘使我以為他這篇稿子不行排斥他不登萬一他將來在別處刊出來批評家都稱讚他好說我沒有眼光叫我那裏受得住呢總之也不能說我的眼光辨別不出文字的好歹實在現在的東西太沒有好歹可以給人辨別了這位賈先生也是利用着大家不澈底他自己把自己的大名大登起廣告來了所以他在大學的學生中資格雖淺他在外面

的聲望倒比已卒業的還強得多他的著作對於婦女問題婚姻問題勞工問題等更來得多一般的讀者誰不曉得這位賈先生是在他自己也實在覺得是榮耀極了所以他提倡這幾個問題的呢並且讀者裏頭也有中了賈綿纏的毒打算要實行他那議論的

市。民。公。報。的。總。主。筆。且。兼。任。文。化。學。校。校。長。
在他自己也實在覺得是榮耀極了所以他對於整理家中財產倒還是小事他全副精神都貫注在可以做他進身之階的報館學校上面。

咧所以婦女和青年和勞動家等都當他神聖看待的現在賈綿纏回到家鄉來家鄉的人也有少數是向來崇拜他的因此便由他那參議院議員的岳父保舉他在本地去當

的一種惡俗。你既是我的母親，不應當如此。頑固必須從速再離他母親一聽。當他是發了瘋了。他又說你別奇怪孤孀守寡是十九世紀式的色彩。現在沒有他的勢力了。這種不自然之生活我不忍叫你去實踐。女子凡配偶者一死伊對於丈夫的貞操已完盡可自由改嫁。從性的問題上着想就是不嫁也保不定你不發生與其他男性結成什麼關係。危險得很還是索性正式嫁了罷況且你

又沒有什麼要你撫養的小孩子。你落得去尋一個男性然後求你的幸福啊。你若不嫁那與自殺何異我也不能養你這分利之人。了。他母親聽了這一席話氣得幾乎要吐出血來。伊說你這畜生當初你父親去世你還祇有六歲。我把你們幾個孩子撫養成人。雖是總算薄薄有些家產。要一個弱女子擋住這一家人家。你要曉得實在不是容易的事。啊現在你長大成人替你念了幾年書。你非

但不知禮義竟說出這種罪過的話來。你還算是個人麼。常言道萬惡淫爲首。百善孝爲先。……綿纏搶着說道：你別說下去了。我是提倡非孝主義的健將。你既說孝。我倒先要問你爲什麼要孝他母親。道孝爲人之根本。別說是撫養你們的苦處。那是家家情形不同。或者也有爹娘不費絲毫心力把兒女可。以養大的。但是那十月懷胎。把你們袋在肚子裏。頭不知要吃多少苦頭。從這一層看來。

已經做子女者不能不孝了。賈綿纏聽了。哈哈大笑。說道：腐敗。腐敗。虧你活了數字很多。的年紀。不怕羞。恥。竟說得出來。你要提到這一個問題。我不妨問你一個先決問題。現在的世界。判斷罪惡的成立。與否。是注重動機。的那麼。你二人當初養我出來。是有了要養我這兒子的目的。然後努力進行的呢。還是當初不過夫妻倆自求快樂。在無意中生出我來的呢。從前者講起來。或者雖無孝之必。

要那理論還能成立。但是我看世上父母的所以做父母恐怕總逃不出後者的範圍罷。所以做父母的叫兒女們要孝順實在是不能。可能勸你還是別提罷。你說什麼萬惡淫爲。首先你的頭腦也太舊了。我叫你改嫁你就拏。這句話來抵止我。你真不明白心理學。淫是一種肉體上自然之要求。并且又是愛的結合。果實在是很神聖的事。你怎麼說是萬惡之首。你又說什麼你丈夫死了怎樣支持這

家。人家。你自以爲是。能力很大了麼。其實這全是中國家庭制度的不完全遺產制度的惡習。深印在你們脊髓神經中。所以有這種思想了。現在我是主張小家庭制度的。只有一夫一妻。你這種老廢物實在無保留之必要。我爲提倡廢物利用起見一定要你很敏捷的再醞我現在下哀的美敦書限你在二十四點鐘內迅速去覓得你的情人與他去結婚。你今天趕快就到公園裏去找一個男

性。我祝你早入幸福之途。祝你再嘗戀愛之味。今天我有事要出去，不能和你多談。要領已經一齊向你說過了。明天我來賀你們結婚。罷。一到明天你就是有夫階級了。你別擔心着沒有相當的對手。在老齡的男性中，包心着沒有性慾上的過激派的。你須知我的改革家庭。勸母親再醮實在是替母子關係上建立一個新紀元。你年紀雖老，你的愛情尙能重新萌芽。你趕緊在老太太婆界內做一個創

作的改嫁。那當真你是寡婦社會上一顆明星。別在灰色的生活中度日罷。說完，賈綿纏就拏了一根斯的克出去了。他母親大哭起來。幸虧來了一位伊的嫂子，把伊勸了一番。後來曉得綿纏中毒太深，恐怕只管要向他母親纏不清索性接伊回去住幾天，再說罷。賈綿纏家庭改造的第二步便對他夫人道：我要與你離婚了。他夫人一聽宛如晴天裏一個霹靂也摸不着頭腦。他說道：當初我和

你是素不相識的全憑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把我們這兩個陌路人結為夫婦。我母親只曉得你是個女學生。也不管你這人與我能不能發生愛情關係。便強作主張用家庭的專制壓力將我們結成無愛情的夫婦。無生命的婚姻。我那時為環境所迫。宛如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無法可施。只得枉憑這惡劣社會不良家庭搬弄。我竟沒有防禦的能。力。抵抗的勇氣。如今我覺悟了。到了黎明了。

我實在覺得強逼的婚姻竟是罪惡。沒有成立的要素。沒有持久的精神要補救。這缺陷。只有離婚或自殺。離婚便是身體的解放。又能不能發生愛情關係。便強作主張用家庭的專制壓力將我們結成無愛情的夫婦。無生命的婚姻。我那時為環境所迫。宛如耶穌。於是。你我一分離。我也可以去實行我那公妻的主張。你也可以去滿足你的慾望……

賈綿齋說了一大篇。還要說將下去。剛剛說到這裏。他夫人已經不放他。再說。即忙說道。

你既是說與我做夫妻是沒有愛情的。那麼你在新婚的時候朝朝夜夜牀前枕上。你向我說了不少的肉麻話。差不多要把心肝都挖出來給我看了。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此刻要把這句話來問你。你說得官面些自然回答我說沒有證據。你若不顧廉恥些可以說以前的話盡是假的。不過哄騙哄騙你這無知女子。你只管用這兩種話來回答啊。但是這兩種回答法恐怕與你這人格問題有些關係罷。綿纏道：「不對，不對！我怎麼會用這兩種卑劣的話來回答你？我在當初新婚之際，確是你覺得表面上感情很圓滿。其實這一半是我初次與異性接近，無非一種研究異性的手段罷了。那裏有什麼真的愛情？」他夫人道：「那麼你沒有真愛情？把那種假言假語來哄騙我。初出閨門的女子，我倒被你一騙，把你全副真愛情拋在你身上了。難道女子的愛情不是神聖之物？可以白拗去的麼？」我實

在。是。愛。你。的。啊。除。你。之。外。我。不。知。愛。第。二。物。
綿。纏。說。不。然。你。走。入。了。歧。路。了。無。論。你。怎。樣。
愛。我。我。不。愛。你。你。就。是。片。面。的。愛。情。片。面。的。
愛。情。這。戀。愛。就。不。能。成。立。須。知。戀。愛。是。雙。方。
的。不。是。片。面。的。即。使。你。強。要。說。我。與。你。戀。愛。
已。經。成。立。怎。麼。可。以。離。婚。那。也。不。妨。從。前。我。
是。盲。從。我。那。時。年。紀。還。輕。被。你。這。異。性。一。誘。
惑。或。者。我。當。真。發。生。了。愛。情。也。未。可。知。不。過。
我。現。在。用。合。理。的。來。討。論。覺。得。我。們。這。種。無。

意。識。的。婚。姻。萬。不。會。雙。方。結。成。戀。愛。關。係。此
刻。我。這。麼。一。覺。悟。竟。看。得。我。的。腦。海。中。沒。
一。絲。愛。你。的。精。神。我。的。血。液。中。沒。有。一。點。真。
愛。你。的。熱。力。所。以。算。他。從。前。愛。過。你。如。今。這。
覺。悟。的。賈。綿。纏。是。不。愛。你。了。他。夫。人。冷。笑。道。
這。倒。奇。了。我。聽。得。人。家。說。愛。情。的。所。以。神。聖。
因。為。他。一。生。只。能。夠。發。生。一。次。你。對。我。既。經。
發。生。過。愛。情。了。那。麼。我。也。不。問。你。現。在。怎。樣。
你。發。生。這。人。生。只。有。一。次。的。愛。情。時。確。是。二。

人。互。相。愛。着。啊。你。若。是。再。要。說。沒。有。證。據。那。
我。就。給。你。一。個。證。據。我。們。二。人。所。生。的。孩。子。
不。是。二。人。愛。情。之。結。晶。麼。綿。纏。笑。道。你。又。錯。
了。這。是。肉。慾。的。結。果。那。裏。是。純。潔。的。愛。情。你。

連。愛。情。的。範。圍。都。沒。弄。清。楚。怎。麼。配。與。我。討。
論。我。也。沒。有。空。閑。的。時。間。來。和。你。多。說。這。裏。
也。沒。有。餘。多。的。空。屋。容。得。下。你。這。家。庭。中。之。
廢。物。愛。情。上。之。惡。魔。還。是。你。快。快。與。我。離。了。
你。去。細。細。研。究。研。究。愛。情。這。件。東。西。你。若。再。
關。係。此。人。姓。柏。名。叫。效。蓮。他。母。家。也。姓。賈。本。

不。得。要。領。我。就。要。請。律。師。向。法。庭。提。起。離。婚。
訴。訟。咧。他。夫。人。見。不。能。用。道。理。去。與。他。講。也。
沒。別。法。即。忙。收。拾。收。拾。往。母。家。一。走。給。他。一。
個。沒。有。下。落。

是綿纏的從堂太姑母雖長了兩輩年紀。倒比綿纏小三歲。他嫁到柏家不到一年半已經做了孤孀。在這新潮流極盛的時候。伊自然不受拘束。不知不覺便與綿纏的交情一天深一天。他們只知純潔的戀愛。也不問什麼血統。不血統。他們倆差不多像愛情高到沸騰點以上了。也不管輿論如何。過幾天還想要正式結婚。做一個破天荒打破舊習慣的新式創格結婚。給民衆看看喲。

賈綿纏奪新頭腦去辦新事業。可謂着順手。管理家中財產本來很容易。那母親改嫁夫人離婚也沒人與他反抗。報館學校兩面又把他的人格抬到半空中去。他又新近得到了這位愛神的代表柏效蓮女士。賈綿纏真被幸福包圍着咧。

十三是他們那班歐化朋友。強認爲中國人也適用的一個不吉之數。豈料本月十三日真是賈綿纏一生最不幸的日子啊。這一天

他同時接到四封信。第一封是律師的律師。代表他母親說他母親嫁來的時候有助紳費二萬現在要改嫁一定要將此款限一星期交出又說你父親在商業上失敗後財產已完現在你家的全部財產都是你母親的了好得你是不贊成遺產制度的一定很樂從龍第二封是他岳父的岳父保舉他做館主筆學校校長現在見他無緣無故要與自己女兒離婚便把他兩個名譽的位置一

齊辭掉並且要宣佈他的人格咧第三信是他家裏本來開一家很大的大旅館現在這旅館中全體人員讀了他那種勞工問題的論說便寫信給他打算同盟罷工要求將旅館中改為八時間勞動制咧你想旅館中一天只勞動八時間那裏還有客人肯上門呢到了第四封信是柏效蓮女士與他絕交要跟了賈獾綿讀了這四封信長嘆一聲道上帝遇

■ 夫妻小說迷

程瞻廬

吾輩向小說中覓生活嬉笑怒罵之詞奔赴腕底對於種種社會不憚筆針而墨砭明知形容過甚開罪必多而矢在弦上不得不發墨在筆端不得不滴知我罪我誰復計慮及之惟對於一般愛閱小說諸君則奉承之惟恐不至頌揚之惟恐不周不曰諸君皆明眼

人下文云云度早爲諸君所窺破卽曰著者隨意胡謔支離誕謾不值諸君一笑尙望格外原諒此等論調皆含有兢兢小心不敢輕慢主顧之意又其甚者對於閱者諸君尊而敬之曰看官遇有插入自己議論時不敢稱吾又不敢稱著者不曰小子云云卽曰下走

云。云。不。曰。區。區。云。云。卽。曰。在。下。云。云。恰。似。前。
清。徵。秩。之。對。於。親。鄰。上。司。語。語。自。稱。卑。職。又。
似。未。學。後。進。之。對。於。詞。曹。前。輩。句。句。自。道。晚。
生。雖。都。是。些。假。意。兒。而。小。說。家。之。奉。承。愛。閱。
諸。君。頌。揚。愛。閱。諸。君。則。已。成。爲。一。種。相。沿。之。
慣。例。卽。有。少。數。老。氣。橫。秋。之。著。作。家。提。筆。之。

詞。恰。似。先。生。對。於。弟。子。之。語。倘。出。於。頭。等。老。
資。格。老。牌。子。之。小。說。家。人。亦。震。於。盛。名。不。敢。
挑。剔。而。在。吾。輩。爲。之。閱。者。必。以。爲。架。子。太。足。
往。往。閱。不。終。篇。而。卽。隨。手。拋。棄。者。小。說。家。之。
招。攬。主。顧。蓋。如。是。其。難。也。此。篇。標。題。曰。夫。妻。
小。說。迷。望。文。生。訓。似。係。奚。落。愛。閱。小。說。者。之。
詞。不。出。於。奉。承。不。出。於。頌。揚。而。惟。出。於。奚。落。
旨。如。何。云。云。我。書。之。章。法。如。何。云。云。此。等。論。
調。不。似。小。說。似。講。義。不。似。著。者。對。於。閱。者。之。
卽。已。老。大。不。喜。又。誰。肯。瀏。覽。其。內。容。者。雖。然。

諸君毋誤會。此篇云云雖係奚落一般小說。而於君等則水米無干。秋毫無犯。萬不敢插入一二嘲笑之詞。君等不信我言。儘可閱至終篇自見明白。倘有半言相侵。不妨向我理論。我當央託管城子爲代表。當衆脫帽在硯臺上磕頭三百個。以贖我罪。

癖愛小說者分二類。一愛閱小說者。閱者諸君是也。二愛聽小說者。書場中之老聽客是也。本篇所述之小說。迷屬於第二類著者。卽小説迷。小説迷著者。治小說家言。對於癖愛小說之人。靡不引爲知己。視爲恩主。稍稍聞趙先生夫婦。名則殊心儀。其人不知此。一對小說迷。迷於目乎。迷於耳乎。愛閱小說者乎。

愛聽小說者乎亦既稱之曰小說迷矣則彼等必浸淫於小說中其批評小說也必精辨別小說也必確著者先後所著之小說可百數十萬言經趙先生夫婦之目染耳濡者度必不少吾深願一謁其人試叩其對於拙作感情笑若設或洞見癥結而發爲藥石之言則裨益於吾之著作者滋非淺也吾志既決乃躬造趙先生夫婦之門而請與相見趙先生年可三十許狀甚粗獷似不類研究

文學者相見之下吾曰君卽著名小說迷之趙先生否趙先生以手抵几大聲言曰俺行不更姓坐不更名姓趙名又雲綽號小說迷的便是又載手指吾曰來將通個名來吾爾時幾欲失笑此來非營門掄戰何遽作此疆場相見之詞因以卡片授之曰僕係研究小說者聞君與僕同好特來就教願假一席之談以補十年之學趙先生聞吾語向吾注視不已旋作痛笑聲曰哈哈可數秒鐘又曰哈

哈。如是者三旋又向吾拱手曰。不知先生駕到。有失迎迓。今天那裏來的好風吹得先生到此真叫做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於聞名。先生請上坐者。末將甲冑在身不能拜見。只行個常禮罷。此種不倫不類之套語。大堪捧腹。吾忍笑入座。第曰。君熟於說部。隨口說來。語語都有根據。趙先生以手虛擰其理想的長鬚。含笑答曰。先生說那裏話。下官文不能安邦。武不能定國。何德何能。敢勞先生謬。

讀素仰先生大名。如雷灌耳。此番親臨敵寨。必有甚麼秘密機謀。前來賜教。下官願屏退從人。和先生商議軍國大計。旋又左右顧曰。左右們爾等須迴避者。實則趙先生左右並無侍僕。彼祇虛張聲勢。演此獨脚戲耳。吾曰。先生之於小說。不但熟極而流抑。且有色有色聲。維妙維肖。趙先生曰。豈敢。豈敢。先生倘把別事動問。下官不敢誇下海口。自道件件般般都理會得。惟有古往今來的小說。俺這

裏目窮五車。胸羅萬卷。憑着三寸不爛之舌。端的可以舌戰羣儒。說得東吳許多謀士個個面如土色。先生怎樣問俺便怎樣答。包管口若懸河。滔滔不竭。先生倘不相信俺願立下生死狀。撮土爲香。折箭爲誓。如有半字虛

一考便知端的。吾曰：然則將有以試君矣。趙先生蹶然而起曰：小將得令。語次兩手分掠冠簪。作挽弄雉尾狀。吾亟曰：君且坐。勿頻作串戲狀。令人不安。趙先生乃歸座。且曰：倣此官行此禮。不得不然。

爲任憑先生把俺推出轅門。斬訖報來。俺這裏死而無怨。吾笑曰：何至於此。君乃言之過甚。趙先生奮然曰：大丈夫視死如歸。有何懼哉。先生且莫疑慮。但把許多疑難題目考我。既來之則安之。彼以熟於說部。自命吾不妨。

吾竊念趙先生之小說迷。可謂迷到極點。惜

所迷者都係陳腐惡劣之小說。度彼於近人著作。當必不甚了了。吾甚悔此一行也。旋念

先。叩。以。小。說。之。支。派。看。彼。若。何。置。答。因。曰。君。
既。酷。愛。小。說。則。鑒。別。小。說。之。眼。光。當。必。銳。利。
無。比。聆。君。談。論。似。係。服。膺。浪。漫。派。小。說。者。確。
否。趙。先。生。聞。浪。漫。派。三。字。茫。然。不。知。所。對。旋。
曰。下。官。和。先。生。往。日。無。仇。今。日。無。怨。你。便。要。
盤。駁。下。官。也。該。用。着。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兩。

下。裏。在。門。旗。下。打。話。不。該。把。這。江。湖。切。口。前。
來。作。弄。下。官。吾。亟。申。辯。曰。安。敢。侮。弄。足。下。且。
浪。漫。派。三。字。亦。非。江。湖。切。口。君。幸。毋。誤。會。趙。
先生。乃。置。浪。漫。派。三。字。於。口。喃。喃。誦。之。可。十。
數。徧。忽。大。笑。曰。先生。袖。裏。陰。陽。果。然。被。我。參。
透。先生。所。說。的。小。說。我。很。不。喜。聽。的。可。是。我。
的。夫。人。卻。愛。聽。這。種。小。說。先。生。如。不。見。信。可。
請。夫。人。出。來。相。見。便。知。端。的。語。次。又。左。右。顧。

曰。左。右。們。快。到。內。堂。門。外。敲。動。雲。板。傳。語。裏。
面。春。香。夏。香。秋。香。冬。香。四。丫。環。伺。候。夫。人。來。
到。花。廳。見。客。旋。又。笑。語。吾。曰。先。生。暫。請。寬。坐。
夫。人。閨。教。森。嚴。尋。常。細。故。不。肯。輕。出。中。門。非。

得下官自去相請夫人那肯出見吾曰僕之

回露天書真不愧一等好脚色也

來意本欲暢領賢伉儷大教得能相見殊爲

未幾趙先生重入客廳向吾一揖至地曰啓

萬幸維時趙先生已離座入內一手拽其長

上先生夫人梳洗甫罷脂粉未匀聽說先生

衫且行且語曰提起脚攏裙報入中軍帳報

到來真是萬千之幸他正傳喚梅香替他更

報報與女元帥知道外面有一位學究先

衣打扮少頃和先生在客廳相見吾又勸之

生特來拜謁女元帥說有……以下云云不

就座曰勿作此種串戲態度吾試問君尊

復可辨蓋趙先生已入內室矣吾獨坐客廳

夫人旣酷嗜浪漫派小說君所嗜者又係何

掩口匿笑竊思此半癡半癲之小說迷倘置

派得毋寫實派乎趙先生聞言錯愕厲聲向

身於城隍廟場左醒木而右破扇當衆說幾

吾曰先生和你無怨無仇怎麼出口傷人你

掩口匿笑竊思此半癡半癲之小說迷倘置

既讀孔聖之書應達周公之禮你不聞古人
道得好叫做惡語傷人六月寒麼唉豈有此
理啊豈有此理語時駢兩指向吾指點狀若
甚憤者吾亟剖辯曰君誤矣吾言君所嗜之
小說是否寫實派耳趙先生鼓其腮噓其脣
作憤極噴髯狀旋又以手摩腹曰噫噫噫氣
死我也我讀偏了許多名家小說聽偏了許
多古今奇書也有是神仙派也有是義俠派
也有是忠孝派從來不曾聽得有甚麼小賊

派便是梁山泊上一百單八條好漢似乎有
些盜賊行逕然而到了後來一樣也受大宋
天子的招安個個腰圍金帶人人頭戴烏紗
真叫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說不盡的榮華
享不盡的富貴誰是一輩子做盜賊的先生
卻說我只愛小賊派的小說噫噫這是那
裏說起真叫做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也
語訖又連連作噴髯狀吾笑曰君肝火太盛
聽未親切便動憤怒我何曾言小賊派我祇

言寫實派耳。因爲疏解寫實派之意義。趙先生乃始豁然。俄而有若歌若謠之聲冉冉而至。趙先生笑語吾曰女元帥出來會客了。先生快和他相見。他是個三絡梳頭的英雄。兩截穿衣的豪傑。先生莫把他看做等閑之輩。出言吐語須要格外子細者。

維時歌謠聲中而酷愛浪漫派小說之趙師母。至矣師母年齡與趙先生相若。而濃粧豔抹裝腔作態爲純粹的舊社會婦女衣窄狹。

之衫曳褲襟之裙與沈泊塵所繪之時裝美。人無異大約此等裝束十年前當行出色。而今已罕見。尤可異者裙下雙翹約束如春筍。步至門口。趙超不卽進而惟轉動其眼波向客。注視恰如西廂所云「門外簾前未將小腳兒挪我先目送秋波」也者。吾乃離座而出。言葉須要格外子細者。

詢曰來者其趙師母乎。師母笑而不答。扭捏其頸而唱盲詞調曰今日先生來到此奴家。有失出門迎。多多簡慢。賢賓客莫笑奴家禮。

意輕座上香茶無半盞。筵間水酒少。三巡且唱。且行。且頻頻搖擺其手。轉動其目。若表演花鼓戲者。吾至是乃大失望。度彼腹中祇貯得幾卷庸濫惡劣之盲詞。乃亦以小說迷自命。抑何可笑。趙先生見妻至。起而讓坐。師母一笑。曰。相公陪着先生坐。說說談談。講正經。重換香茶。休慢客。先生難得到來。臨奴家。只在旁邊坐。不敢將身近貴賓。男女嫌疑。須辨別。瓜田李下。事非輕。吾曰。師母出口成章。不讓子。

建七步飛卿八父寶足令人起敬。師母曰。上覆貴賓言幾句。這般謬讚。不該應奴家終是女流輩學不深。而識不精。怎及先生才學。廣十年窗下讀經文。秋風桂子春風杏。一定泥金寫姓名。吾曰。科舉廢止已久。願師母勿復作此語。師母笑曰。先生莫把科名薄。一舉成名天下聞。錦繡文章非小可。名魁虎榜也。該應當時落難方公子。金殿傳臚第一名。勢利姑娘心內懼。翠娥小姐喜歡心。吾曰。師母。

熟於彈詞。僕已領教。不識彈詞以外。可曾瀏覽。他種說部。否。師母搔首弄姿。沈吟片晌。乃曰。奴家雖是女流。輩唱本書兒。看得精雙金錠。接雙珠鳳玉連環。接玉蜻蜓三笑姻緣。唐伯虎馬跳圍牆。張桂英王孫公子千金女。後花園裏訂終身。時衰公子遭冤屈。退佳人遇劫星。女扮男裝。魁虎榜代天巡。按是紅裙勢利丈人。心很辣。貪賊官吏。愛金銀法場劫去。賢公子空閨哭煞美佳人。悲歎離合無窮。

事奉旨團圓許做親。般般情節聞來熟。惟有彈詞是妙文。略將大概供君曉。先生自去細思尋。吾曰。彈詞情節不過爾爾。僕所亟欲奉詢者。師母對於其他小說作何感想。師母方欲作答。趙先生攬言曰。小說名目雖多。只有文武兩派。文派的小說。夫人早已講過。武派的小說。夫人不喜聽。俺這裏卻越聽越有趣。味鬧武場。鬧得五花八門。打擂檻打得落花流水。遇見九天玄女娘娘。傳授三卷天書。結

拜三十六個小豪傑。不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生。但願同年同月同日同時死。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打倒奸相的兒子。救出落難的佳人。江湖落魄隱姓埋名幹了許多驚天動地的事業。後來登壇拜將挂印封侯。統領十萬雄兵浩浩蕩蕩殺上番邦。嚇得狼主爺爺連連叫苦。叵耐妖魔助逆。排下迷魂大陣。官軍那邊損失了多少人馬。虧得黎山老母身坐靈山。慕地裏心血來潮。曉得下界生民有劫。

派遣兩位大弟子。同到紅塵解免災難兩陣。圓處大顯法寶。畢竟邪不勝正。妖魔失敗。鞭敲金鑼響。人唱凱歌還。從此番邦狼主。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聖天子。大封功臣。欽哉謝恩。山呼萬歲。從來武派的小說。都脫不了這許多關節。先生以爲何如。吾曰賢伉儷議論精確。莫贅一詞。但不識師母對於浪漫派小說作何批評。師母聞言向吾施一妙睞。旋曰。有言上告嘉賓。曉稟賓子細聽。因此事說來。

多曲折容奴一一訴其情。萬望嘉賓休。性急容奴。休息兩三分。吾曰。師母儘可從容言之。不敢相促。師母於是搔頭摸耳。思索者可數分鐘。

既而師母乃發揮其浪漫派主義矣。其言曰。自從盤古分天地。三王五帝整乾坤。天地既分。男女別。男女之間總有情。幾許才郎思小妹。廢餐忘寢悶沈沈。小妹有時思才子。夢魂常見俏郎君。才郎思妹天般遠。小妹思郎海。

樣深才郎思妹身消瘦。小妹思郎意慘辛。即此便成郎妹派。才郎小妹訂同心。描寫才郎和小妹這般小說最歡迎。先生意下如何。樣何妨。一一說原因。吾不禁大笑曰。賢伉儷對於小說別有會心。一則以寫實派爲小販派。一則以浪漫派爲郎妹派。想入非非得未曾有。僕聞命矣。雖有他說。弗敢請已。請從此辭。趙先生夫婦亦不強留。趙先生曰。本欲請先生水酒三杯。聊盡地主之誼。只爲說書社裏。

正說到武松醉打蔣門神。拳起處打倒南山白額虎脚起處踢翻北海蒼髯龍。俺這裏要去趕書場不能久陪先生須要原諒者趙師母曰本欲今朝留貴客三杯水酒敬先生無如要到茶寮去唱書社裏聽奇文唱來全部珍珠塔馬調先生魏鈺卿姑姪相逢情節巧簡板漁箇唱道情奴家難伴先生坐先生切莫怒生嗔語時夫婦同送吾出門吾乃悵悵而返。

此一對小說迷非小說迷也書場中之老嫗一部無怪乎文不對題愈說愈遠也雖然因此一番糾纏而作成我一篇滑稽小說資料小說迷小說迷吾真感汝不淺也欣欣且不遑尙何悵悵之有

甲語乙曰昨日余至某處見有人放火焚燒三人警察在旁反熟視若無睹者三乙詫曰真耶甲曰然然吾確見彼焚燒三紙人也

張友鶴

◎吳諺譜談

吟秋

千人百眼 千人應有二千眼。豈九百九十人盡屬沒眼者耶。

三脚兩步 三脚則三步。兩步則兩脚。不知如何算法也。

七手八隻脚 八隻脚顯係四個人而僅有七隻手。則其中必有一隻手者矣。

吹鼓打喇叭 打鼓吹喇叭而偏曰吹鼓打喇叭。奇極。

七穿八洞 有七處穿則必無八個洞不通。

瓶鑊三響 瓶與鑊明明兩響。何得稱爲三響。

蠟燭頭 人呼點剩之蠟燭曰蠟頭。實則自頭點起所剩者實尾耳。

朝攤夜捲 俗稱人之無常舖者曰朝攤夜捲。實則夜捲朝捲也。

□雙料的戲迷家

馬二先生

凡在戲園中看戲的人們沒有不認識胡亞侯的。是一個三十來歲長頸大嘴無日不到戲園的看客。他每日或是每夜到戲園都有一定的時刻與一定的地位一般的看客。到了戲園中都必先向台前左角正座中張望若是看不見有一個昂頭伸頸的人便

相語說『今天來的忒早了。胡亞侯還不曾到呢』因此大家都承認胡亞侯到戲園是看戲的標準時刻忽然有一晚上胡亞侯不曾到戲園那戲園中的前台後台老板茶房們都很詫異看客們也都說是『怪事』次日有一位與他最是親切的說出原因是

在那一日的白天喊好喊的太出力了。覺得喉中有些乾燥，便買了兩枚甜瓜解渴。回家後又用開水泡冷飯吃了兩碗，吃得一頭大汗。正在拚命用扇子搗着，打算再到戲園裏去，却不知一陣眼前發黑，立脚不住哇的一聲嘔吐起來。他的老婆連忙將他攏住，問他是怎樣了。他還祇說不要緊，這是什麼時候了。戲園中已差不多第三齣完了。說着仍舊要走回耐他脚下無力支持不住他的老婆。

婆摸摸他額上及手尖，均是涼陰陰的。知道是發痧死勸活勸的，纔把他扶到床上去睡下。他一邊哼着，口中還說：「可惜可惜，今晚小香水的算糧不能去聽了！」大家當下聽了這番話，方都放了心。異口同聲說：「哦，這就怪不得了。」

他受衆人這樣濃烈的歡迎，也並非容易得到的資格。因為他能把不論什麼戲的戲詞背誦得爛熟，如流水一般。無論那一個伶人

的家世淵源生平概略他也能信口說出彷彿背誦他自己的履歷一般無論那一個名伶到了或是那一齣新排的戲要開演了他

於前三天必然已經知道了。一般人們都說「他所說的比報紙上所登的戲目還要準確」

他自己說「這種神通也並非一日修練得到的。」他每到一個戲班裏不拘大小什麼角色他都拼命的和他們聯絡一同吃喝或

是門牌玩鳥若是伶人們有什麼事煩他時見是認識的伶人登台了便破開他的喉嚨少說也要喊上百十聲好假使喉嚨已喊啞了他便舉起兩隻手來拍掌恭代要是坤角

登台他就更加的忙了喊好須用又尖又脆的嗓音下台之後他還邀張邀李結社立黨或是做詩登報或是打牌抽頭他嘗說「她們雖然不懂文字也並不少錢用但是我盡

我心總不可少此一舉的。因此一般捧坤角的都奉他爲領袖說『他是一個廣大教主。』

他的老婆有時勸他說『你也是三十來歲的人了自家孩子好幾個什麼都不管成日

忽然一個著名的坤角叫做掌中珠到了胡裏祇是和學生們說什麼譚派梅派的難道你當學堂裏的教習是專管教戲的嗎』他笑答說『然而不然這箇你却不懂東西洋的大學裏沒有不講戲劇的須知道戲劇是

文學中的結晶品你祇看我們刊的這些明珠集海棠集劉郎集杜郎集便可知道這都是些不朽的事業啊』他的老婆雖然心中仍是不服但却不懂他說的是些什麼也祇索罷了。

亞侯當然照例帶着些同志的朋友和學生們前去捧場巨耐那個掌中珠同死人一樣任他喊好喊得轟雷般響拍掌拍得震動屋

瓦。皆。飛。她。在。台。上。却。始。終。不。理。會。似。的。正。眼。
也。不。向。台。前。左。角。上。的。正。座。中。瞧。一。瞧。亞。侯。
想。道。「兀。的。不。是。作。怪。嗎。」留。神。細。察。時。果。
見。右。邊。包。廂。中。有。一。位。看。客。約。摸。有。廿。多。歲。
相。貌。堂。堂。衣。服。楚。楚。手。中。還。提。着。一。根。司。的。
克。敢。是。和。台。上。的。掌。中。珠。有。些。眉。來。眼。去。的。
光。景。他。登。時。心。中。明。白。了。以。爲。這。箇。少。年。必。
然。與。掌。中。珠。有。些。瓜。葛。從。這。一。晚。起。胡。亞。侯。
便。認。定。那。箇。少。年。是。敵。人。當。晚。籌。思。一。夜。

對敵的行動在這一晚戲園中的看客們也覺得異常熱鬧起來。第三日他們雙方的情概都忍不住了。不知是那一方的那一位罵出來了一唱百和。登時反沸盈天的鬧將起來。胡亞侯想着「擒賊擒王」的話舉起一拳。立刻紛擾的情形愈加的擴大了。結果是由園主和警察們前來向各方面彈壓勸息。

胡亞侯因為挨了一拳兀自不肯歇氣。禁不起園主和警察們平日裏都與他相熟。向他再三的招賠。園主又密語說：「那位少年不是別人便是張司令的姪少爺。這位打你的却是總稽查處的孔副官。大家都是面子上的人。何苦呢？算了罷！」亞侯聽了做聲不得。

祇好忍了。

俗語說「鵠蚌相爭漁翁得利」胡亞侯與那位張司令的姪少爺爭鬥之後勝利的結果。不在他們兩方却反把掌中珠的聲價抬高了一般看戲的人們都紛紛傳說「張司令的姪少爺因為看中了掌中珠和那有名的戲迷胡亞侯吃醋相打幾乎把一座戲園拆壞了你道這掌中珠的魔力大不大」亞侯聽了這些話心中好不得意想道「要不

是我挨了這一拳怎能便鬨動了全城的人士換得掌中珠的鼎鼎大名譽呢這總算是我胡亞侯捧角的力量了」從此之後雖然掌中珠還不會認識台下那一位長頸大嘴。日夜喊好的胡亞侯但是胡亞侯却認定了掌中珠是他所捧的一箇目的物依然成日成夜裏在戲園中台前左角正座中昂着頭伸長了頸子大聲喊好拚命拍掌他這種捧角的方式已經普遍的傳染到現在的社會

上了叫做亞侯式的捧角法。讀者諸君祇要到各處不論那一爿戲園中必然可以看見。那台前正座中有一班伸着頸子瞪着雙眼張着嘴狂呼怪叫的喊好或是舉起兩隻不怕痛的手拼命亂拍的看客們那便都是再轉的亞侯式捧角家。

師出文題曰婚姻論一生繳白卷。師怒曰汝何一字不作生。曰我未結婚焉能作婚姻之論。師默然。
寄夢

紀曉嵐係前清乾隆時人爲翰林院編修放蕩不羈有才名嘗於夏時在館中袒腹而臥適乾隆帝親臨彼恐見責語同輩曰老頭子來了急避去。帝聞而召之來詢其故曉嵐匍匐而對曰老子天下之大老也頭者元首也子者天子也帝喜而釋之。

□先生之髮

江紅蕉

離開這裏不遠有一個村莊叫做桑海村。因爲這桑海村的人家都是種桑育蠶到了二三月裏桑柘遍野一望皆青所以叫做桑海。村上住戶一共有五百多戶好算得是最大的村落了自從那年派了學務委員下去調查了以後才知道這五百多住戶裏却有一百四十餘個學齡兒童勸學所也覺得沒一只小學堂不足以鋪張門面立刻提出了議案交與學務委員會議決通過又籌劃了一筆經費派了一個姓牛的牛先生去開辦校舍是權把本村的土地堂借用其餘的桌椅黑板之類省不得的便在城裏買了下去。

一方面去請了一位助教。一方面又到本村。

有個講究且聽在下道來。

上遊說要叫子弟來入學開學的時候只有三個學生。後來逐漸發達。村裏人也覺得這位牛先生非常圓通。俗不拘禮。常常到小茶館裏吃茶。講山海經。或者替人家寫寫粗信。以及春聯之類。牛先生便乘機進言。倒狠爲村人所信任。所以不到三年。那學堂的生徒如今已有四十三個半了。且慢別種東西。都有一個半個學生。那裏有半個的呢。原來也。

其實說起來。學生真不過四十三個。因爲其中有個學生家裏養一條黃狗。馴和非常。從小便與小主人玩耍慣的。那年忽然不狠見得到小主人之面。非常疑慮。一天早晨只斷隨着小主人。兀是不離。待到小主人到學堂。他也一路追隨而來。到了學堂。小主人到操場。他也在操場賽跑。一會小主人進教室。他也進教室。坐在小主人桌旁地下。垂耳戢尾。

不作聲響。也像學生一般默默的聽講那些

生的名詞。

學生們也覺的這條狗狠解人意散了課總逗着他玩。擲了東西叫他去衝回來或者與他比賽奔跑。人狗的感情却狠融洽。又給他題了一個姓出來稱他做黃先生。黃先生也嗚嗚的叫着好似答應的一般。牛先生因為黃先生的主人是本村的鄉董所以另眼相看格外優待。他蹲在教室裏也并不驅逐所以除了四十三個學生之外却有這半個學生不聘請助教。連本來的校役也辭去不僱。這

四十塊錢方始完全到腰。他有些迷信，揀了一個黃道吉日行了開學禮。今天是開課了。他狠熱心，天還沒亮，足就從床上一骨碌起，身弄一盆冷水洗過了臉，在床邊的桌子上，一只鑄洋鐵罐內拿出兩個麻餅充一充飢。這是昨天在城裏特地買得來，以備不時之需的。因為省得買點心，權且拿來吃了。吃過了以後，便提了一柄雞毛帚，到課堂裏，劈劈拍拍的一陣子，敲拂拭夜來鼠子爬上的。

灰塵地上是昨夜已經掃過所以不用再掃。他又把桌椅排排整整四面觀察了一陣覺得清潔整肅毫無瑕點了才把袋裏吃剩的一枝大英牌香烟掏了出來燃火坐了吸着一邊細細的思量可有什麼應該預備的事。情如教材訓話之類却又昨天早已預備完全足敷一日之用不用再預備了不過今天是第一天上課做教員的威儀却要注意的否則學生們要沒怕懼四十幾個孩子囉唣。

起來。倒不容易制服的。想到這裏便把香烟。
用兩隻指頭捏熄了。仍舊藏在袋裏走進去。
把一面小鏡子照了一照領上的鈕子沒扣。
上順手便扣了起來。大襟拉一拉。又把眉毛撫了幾撫。扮了幾回嘴。臉自覺儀態方正。
道貌儼然。忽見頭髮有些蓬亂。便尋出一只。

念髮之代價勤儉持事。
能做常下去。那歷髮的代價就積不起來。不能償還別人。馬先生又想我做教員應當顧笑。並且教令不行。師資墮地。我的教員就不

能做常下去。那歷髮的代價就積不起來。不能
道貌儼然。忽見頭髮有些蓬亂。便尋出一只。
小木梳慢慢梳了幾梳。頭路分得狠清。他梳的時候非常留神。一根髮總沒梳下來。他想到操場上去。忽然瞧見一只黃狗在那裏賽跑。他想這狗一定是鄰居們的。否則就是野

狗了。學堂裏是沒養着狗的。移交冊子上也并沒黃狗一條的字樣。那狗又肥又大毛水一標純粹決不是野狗。一定是鄰居們的了。可是操場上有了一條狗。委直不成樣子。撤了。狗矢一定要掃這掃的責任可不。是我馬先的身背上事麼。他想到這裏便要上去驅逐。可是時鐘上却又鏗鏗的打了九下。馬先生只得捨掉了黃狗跑進課堂把一只小鐵鈴。鐺啷。鐺啷的搖着那些學生便在操場排了。

隊伍由上學期的級長督率着魚貫般的進課堂而來。各人依着位次坐定。級長又喊着一二三。學生便立起來向馬先生行了一個鞠躬禮。馬先生便照了點名冊。張三。李四。點了一遍。居然一個也沒缺。馬先生心裏狠。歡喜重又向學生們一個個瞧了一遍。那課堂門相近的一個學生叫李綱。便是本村鄉董之子。但馬先生並不知道。只覺李綱比較別的學生們生來皮膚白淨些。五官也端整。

些。并且衣服也整潔些。真似玉枝臨風鶴立。
雞羣差不多馬先生便涉了一會遐想課堂
裏。靜悄悄一無聲息忽然在李綱桌子底下
起了兩個響聲。馬先生奇怪極了。他想喳聲
怎的出在桌子底下呢。留神一瞧却又見了
一條黃尾。正在那裏搖動不已。馬先生有些
近視。還以爲李綱拿的雞毛。玩着便正色
道。李綱。你拿着雞毛。做什麼。李綱道。我沒
玩。雞毛。啊。馬先生道。我明明瞧見你玩着。

跌在桌下的。還敢抵賴。李綱道。委直沒有。
先生不信。請來搜查。馬先生道。搜給你瞧。你
還嘴硬不成。說着怒冲冲的走過來。俯下身。
子去。却不知道是隻黃狗。便是同學們呼他做
黃先生的。黃先生見是個生人。並且來勢汹
汹。以為是打他。他爲防護起見。便嗚嗚的叫
起來了。却把馬先生嚇了一跳。縮手不及。倒
退了兩步。全堂的學生不禁哈哈的笑將起
來。馬先生老羞成怒。一面吆喝着學生。道。不

准笑。這個沒什麼可笑啊。課堂裏要整肅。要莊嚴。一面却問道。這條黃狗是誰的。怎的狗跟了人進來呢。李綱道。狗是學生的。馬先生操着破毛竹管的聲音道。為什麼帶他進來。你不曉得校規麼。李綱道。學生在校已讀了兩年了。狠懂校規。在牛先生手裏並沒犯過規。則馬先生格外的怒道。那麼為什麼把黃狗帶到課堂裏來。李綱道。狗的腳生在他肚下。他自己跟進來的。並非學生帶進來的。譬如。

先生養了狗。他自己跟了來。先生也奈何他不得。啊。況且校規上也沒注明不准狗做旁聽生啊。馬先生道。你人雖小。說話却狠凶。可知挺撞師長便是犯規。則李綱道。牛先生在這裏。他也狠喜歡這狗的。馬先生。你怎的。不愛這個先生。要是喜歡我便送與先生。馬先生道。胡說。如今姑念你初犯。饒你一次。快把他驅逐出去。我們要上課了。

李綱究竟敵不過馬先生的威權。只得快快。

的。把黃先生吆喝出去可是黃先生仍依戀着小主人不肯從命李綱沒法只得抱了他。出去把門碎的關上那黃先生却在門外鳴嗚的亂叫又把前爪抓着門兀自吵着要進來學生們又忍不住笑了馬先生又發着一陣子怒嚇得學生個個噤若寒蟬不敢作聲誰知門又開了走進來的仍是個學生大約只有八歲模樣挾着書包進來向馬先生鞠了一個躬不防黃先生又乘虛而入馬先生

倒呆了他想剛才點名明明一個不缺怎的忽又來了一個學生難道是今天初上學的麼再不然一定是遲到的了馬先生便問這小學生道你叫什麼名字小學生道我叫張國寶馬先生道你怎的來得這遲你一定是今天新來的麼張國寶道我是老學生不是新學生馬先生道怎的點名簿上沒你名字呢張國寶道大約先生抄寫的時候漏掉的了馬先生想不到小小一個孩子說話狠兇

不禁臉上紅了一紅却又怒道胡說快些關門。一會兒又說道怎不就關門快些趕他出去。張國寶究竟年幼以爲先生要趕他出去呀的一聲哭道我不過遲到了幾分鐘並沒脫課怎的先生要把我斥退呢從前牛先生在這裏狠喜歡我沒一天不是遲到的就是缺了一點鐘課他也不扣分數的我回去告訴爹爹馬先生又惱又氣仍喝道不准哭你自己把狗放了進來不知道趕他出去倒自

己哭麼說着馬先生便自己走下講台來趕黃先生却不先開了門那黃先生又老實不肯走馬先生便提起腳來亂跌客氣委直不肯走馬先生便提起腳來亂跌黃先生本想奪門而出不料課堂門關得狠緊他便在課堂裏亂竄馬先生在後面追着追得急了馬先生有些頭眩沒留神地上不知那一個學生吐一堆濃痰馬先生剛剛踏在上面一滑頓時馬仰人翻學生哄堂大笑那黃先生以爲是大難臨頭格外害怕使挾

命的竄着便把預備給值日生拂拭桌椅的一鉛桶冷水撞翻潑得黃先生滿身是水課堂裏頓時洪水汎濫學生又哄堂大笑馬先生從水汪裏爬起來依舊怒喝着一時人狗之聲和着鉛桶倒翻的聲音雜然並作馬先生跌下去的時候兩手捧住了頭髮所以跌下去臉上鼻子上狠吃苦待後爬起來臉上沾着泥水好像鬼魅一般馬先生連忙在袋裏掏出一塊手巾一面小鏡子照着細

細拂拭乾淨可是那條手巾却髒得不成模樣他又掏出一只小木梳把頭髮梳了幾梳引得學生們個個奇怪男先生身上怎的帶着女人用的東西呢

那黃先生撞翻了鉛桶格外的着急在課堂裏嗚嗚亂叫馬先生重整旗鼓又與黃先生交戰黃先生依舊敗退一路的逃着猛不防一首撞在鉛桶裏面頓覺面前一黑不辨路徑馬先生想這才該死了剛想刺上去用盡

平生之力踢一脚谁知馬先生的脚刚提起來黃先生忽然換了一個方向反守為攻橫衝直撞的過來那只鉛桶恰巧撞在馬先生的膝蓋上其痛無比可是又不好喊痛只得在學生面前裝好漢那些學生們反暗暗笑道人却不如一狗這時李綱早已把門開直黃先生既然得勝便一溜烟的出門去了馬先生痛定思痛又受痛楚又是慚愧又是玷污了衣服手巾都爲了這只狗便遷怒到李

綱身上去把他臭罵了一頓說要記三大過還要告訴他老子李綱想狠好你若不愛在桑海村做教員也罷否則就請免開尊口爲是那些同學雖都是孩子可是這種心理說也奇怪都是如此其中有幾個嘴快的故意和馬先生講話說給他聽馬先生才知道黃先生的主人便在這村上的小皇帝鄉董先生早知如此那裏敢開罪於黃先生呢俗語說打狗要看主人面如今闖下這大禍自己

飯。碗。怕。就。要。搖。動。了。還。是。下。午。散。了。課。就。自。
到。李。家。道。歉。去。罷。這。時。鐘。上。已。鏗。鏗。的。敲。了。
十。下。不。能。再。上。課。第。二。課。第。三。課。總。算。上。了。
一。課。唱。歌。一。課。體。操。便。放。飯。了。馬。先。生。在。上。
課。的。時。候。總。暗。暗。對。了。黑。板。掏。出。鏡。子。照。照。
梳。梳。馬。先。生。的。髮。真。可。算。得。寶。貴。無。比。愛。髮。
若。命。了。

馬。先。生。趕。狗。趕。得。乏。了。懶。到。飯。店。裏。吃。飯。
又。把。洋。鐵。罐。裏。的。麻。餅。用。茶。喝。着。一。氣。吃了。

四。個。他。想。學。生。們。去。吃。飯。至。少。要。有。半。個。鐘。
頭。自。己。又。因。早。起。之。故。非。常。疲。倦。落。得。乘。此。
打。一。個。中。覺。振。作。精。神。下。半。天。可。以。好。好。上。
課。他。打。定。主。意。便。躺。在。床。上。伸。直。腿。舒。服。了。
一。陣。子。剛。有。些。迷。朦。朦。要。想。睡。着。忽。然。想。
及。萬。一。睡。熟。學。生。來。了。豈。不。笑。話。今。天。還。是。
第。一。天。上。課。應。當。格。外。勤。懇。才。是。想。到。這。裏。

頓便走到課堂裏去坐下休息。誰知竟伏在桌子上睡熟了。鼾聲如雷。黑甜如蜜。學生們一個個吃了飯來。他也沒有知道學生們竊私議道。先生趕狗太辛苦。並且三世沒睡過。所以在這裏打中覺呢。一個學生道。怕是

生道。也許是的。這時李綱剛吃了飯來。他見課堂門口黑壓壓擠滿了人。不知又出了何事。連忙奔上去看。問是什麼事。大家見他奔來。便向他搖手叫他不要聲張。李綱道。苦道。是什麼原來是打中覺。真是朽木不可彫也。大家不明白這個意思。便問他怎生解說。李

綱道。從前孔夫子有個學生叫做宰予。他生性狠懶。喜歡打中覺。後來被孔夫子知道了。罵了他一頓。說他是段爛木頭。不能做東西。

了朽木就是爛木頭其實就是罵他「不成個東西」罷了此典出在論語上面李綱說是「宰予打中覺孔老夫子罵道你這不成到這裏大家又問他怎叫做論語李綱道我也是從爹爹那裏聽得來的不狠知道底細也沒得「朽木不可彫也」的文法我讀了大約是一本書的名目大家聽了又說道書本之中只有國文歷史地理修身算學等書沒有這論語的你一定是在騙我們李綱道我並非欺騙你們真有這本書的有一個聰明學生又說道我們讀的國文都是白話譬如

你剛才所出的話照我們的國文做起來就是「宰予打中覺孔老夫子罵道你這不成器的東西啊」我想一定是這個樣子從來也沒得「朽木不可彫也」的文法我讀了三年國文也沒見過一個「也」字如此用法的我們用起「也」字來總放在一句的上面或者中間譬如說「先生不可打中覺也不可趕狗」或者說「先生既要趕狗却也要不許學生帶狗進來」我們的「也」

便。是。這。樣。用。法。的。李。綱。道。那。個。用。在。句。末。的。
「也。」字。是。文。言。用。白。話。解。釋。起。來。就。是。「
啊。」字。從。前。古。人。讀。的。都。是。文。言。你。們。沒。讀。
過。所。以。不。懂。大。家。又。道。你。不。是。古。人。怎。懂。得。
呢。李。綱。道。我。爹。爹。都。懂。得。他。講。給。我。聽。的。那
聰。明。的。學。生。又。道。怪。不。得。你。侃。侃。而。談。我。還。
當。你。是。仙。人。咧。李。綱。道。我。們。走。罷。鬧。醒。了。他。
又。要。發。脾。氣。一。個。學。生。道。你。們。瞧。啊。先。生。
的。頭。髮。怎。生。得。這。般。美。麗。不。是。又。黑。又。亮。麼。

一。個。學。生。道。這。個。先。生。說。不。定。女。扮。男。裝。的。
呢。一。個。學。生。道。胡。說。你。不。瞧。他。頭。髮。狠。短。挑。
着。西。式。髮。麼。女。的。頭。髮。都。是。狠。長。的。啊。那。個。
學。生。又。道。你。又。獸。了。如。今。上。海。女。人。剪。了。頭。
髮。也。與。男。人。一。樣。狠。多。狠。多。咧。大。家。又。道。我。
們。沒。到。過。上。海。却。沒。見。過。不。知。你。是。虛。話。還。
是。實。話。說。不。定。你。見。的。是。尼。姑。咧。李。綱。道。走。
罷。有。話。到。操。場。上。去。說。罷。大。家。才。一。哄。而。散。
到。操。場。上。去。踢。球。了。課。堂。中。馬。先。生。依。舊。軒。

聲如雷

他們踢球狠起勁猛不防操場的半牆是亂磚砌着的忽然豁朗朗的坍了半截大家奔避得快都沒壓着誰知有一個怪物從牆外高阜上跳了進來大家倒吃了一驚定神一看原來還是黃先生大家想起前情不禁又哈哈大笑了一陣黃先生搖頭擺尾也隨着學生們追了一陣子球忽然不見了大家也不在意忽然把球一脚跌到了課堂裏去大

家才面面相覷不敢去拿獨有張國寶自告奮勇要去拾球有人勸他道你不要去罷先生恨你呢你去拾球他恰巧醒回來你就不能造化輕則罵一頓重則關夜學你何苦呢張國寶道我怕他做甚說着便躡手躡腳輕輕的走了進去大家都狠替他擔憂誰知不一會兒張國寶果然捧了球出來臉上嚇得紅漲如肺兩個小眼睛也睜得滾圓顫顫的說道不好了不……不好了大家見他捧了

球出來都以爲是凱旋而歸却見他如此便圍攏來問他什麼事不好了張國寶又氣喘吁吁的指着課堂道先生……先生的頭……不見了大家都嚇得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李綱又問道可是真的麼好端端睡在那裏怎的被人謀害了呢張國寶定了一回神才說道我嚇昏了沒說清楚並非先生的頭不見乃先生的頭髮沒有了李綱道喫這個更奇了怎的頭髮沒得了呢難道火燒去了。

麼張國寶道是呢所以我嚇昏了我進去拾球的時候倒沒留神待了拾在手裏出來留神向先生一瞧誰知先生依舊睡熟在那裏頭上的髮却一根也沒有了只見光禿禿的頭又白又亮好像一個白泥罐兒的底向了天一般的你們想嚇不嚇人呢大家都是驚奇非常道我們去瞧個分明說着大家又一擁到課堂屏息走在門口探頭張腦的瞧了一陣果然見馬先生頭頂上牛山濯濯一毛。

不拔。再一看，却在桌子脚邊，有一個毛茸茸的東西。仔細一瞧，原來就是馬先生的頭髮。大家才恍然大悟：馬先生是沒有頭髮的禿禿。他又黑又亮的頭髮，是戴着西洋人做的假髮套。所以他非常寶貴。一刻兒便梳梳掠掠，趕狗跌交的時候。情願臉上吃苦，兩手捧着頭，不放。就是防髮套跌下來呢。如今一定是要睡熟了跌下來的。所以在這桌子腳旁。正在這時，黃先生也忽然光降了。大家也沒

留神，竟被他擠了進去。瞧見了假髮，便蹲在嘴裏。回轉身來，如飛的奔出課堂。大家才見了，便在後面趕上。到得操場，黃先生蹲在牆角裏，玩弄這個。被他橫玩豎玩，嘴裏咬咬，腳裏爪爪。壳上的髮已脫落了一半，真不成個東西了。大家又拍手笑道：「馬先生的髮可惜。」大家又趕上去，要搶。誰知狗性狠靈，機警非常。又一溜烟逃了一個學生。道不行不行。照這樣趕他一世，也追不着的。還是讓李綱一。

個人上去或者不逃呢？李綱道是啊，還是讓我一個人上去捉他罷？說着就躡手躡足抄黃先生的後路上去。誰知只差兩步路，又被黃先生覺得明知小主人此遭必爲這毛物而來。他便起身來飛也似的跑到房牆的旁邊，向前一聳，便跳到牆外的高阜上去了。李綱道：「好得馬先生自己貪睡，掉下這東西，被黃先生衝去的，不干我們的事。由他去罷，大家才不更追黃先生回到課堂裏去。」

誰知馬先生已醒了，頭上已戴着一隻銅盆帽。這帽寬大，非常連耳朵、眉毛都一起戴進在裏面。原來馬先生的帽子本不嫌大，却因黃先生見學生們進來，又羞又恨，怒沖沖的問道：「誰到課堂裏來過的？」大家都不作聲。馬先生又憤憤道：「你們不說一定是串通了，把我的假髮藏在什麼地方？究竟誰做的惡劇？快自認出來，可以饒這一遭，否則我一定不答應。」大家又不

作聲。馬先生格外怒道：你們不說麼全堂記大過。張國寶這才開口道：先生睡熟了假髮掉在地下。黃先生拾去了。馬先生道：誰是黃

點鐘已敲過，急急忙忙便在桌子上提起鎗來。豁郎豁郎的搖着嘴裏喊道：上課了快些排班去罷。

先生張國寶道：就是早晨。這只黃狗。馬先生一聽氣得臉都發青。氣咻咻的說道：這狗是李綱的。李綱是我爹爹養的。馬先生一聽立刻塞住了嘴，不敢再說。下去。李綱又道：三點半鐘我爹爹要來參觀。馬先生道：真的麼？李綱道：怎麼不真？馬先生一瞧鐘上三

這是年假始業的一回事……到了春假始業。馬先生不知怎的不來教授了……又是牛先生與那助教來了……黃先生依舊隨着他小主人聽講……桑海村小學校的學生又添了十個。一共有五十三個半。

城中某富家偶然和鄉下人家結了一份親戚。一日接鄉婦上門，鄉婦辭却不得應。開席，鄉婦就座，惟於席間各種菜蔬半多不識。主婦殷勤敬客，鄉婦局促不安，深恐弄錯。自己吃法被旁客譏笑，忽然想得一個安善法子，就是注意旁客吃菜的樣子，作爲用。鄉婦果然沒有弄錯。少頃有一客取箸，挾一橄榄，被牙筷一滑，跌在醬油碟內。乃由大笑起來。這一笑，益發弄出一個大笑話來。因為這個東西一定是要如此吃法，特地曾咽下。起了一枚，浸入醬油碟內。然後取食，適巧有一客正吃線粉，見其情景，忍不住，忽然從他的鼻子裏串出來了。

仲堅

滑稽之王

王蘊章

唐人詩云。人世難逢開口笑。吾人自嘆呱墮地以來。百憂繚其中。萬愁役其外。一年之中。開口而笑者能有幾日。西人言笑能祛百病。故其所謂影戲如卓別。隣如羅克。類多以滑稽著名。以引人笑。據爲職志。值茲長日。如年暑氣甚惡。吾輩旅食海濱。既無千竹萬荷。深

處高臥納涼。更無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之韻事。西園飛蓋車。走騎輪十丈。軟紅扇遮。元規計惟手。世界書局之快活旬刊一冊。作消夏之良伴。書名快活。自能令人讀之忻然。而笑。况爲滑稽號之特刊。尤必引人大笑。不已。以笑祛暑。更以笑却病。快活之功效。如是。

不必再觀卓別麟羅克等影戲覓消愁行樂。人翁如東方滑稽之雄人乃共上此尊號。如之方也僕性工愁善病已不善笑又安能引人發笑今值快活滑稽號之特刊乃亦勉強效顰拾幼時所聞之笑史博讀者諸君之軒渠一笑倘諸君轉相傳述或能取得多數之同情笑吾笑以及人之笑則轟堂一笑人我皆春咄爾炎魔當亦退避三舍不敢擾諸君之笑鋒也。

人翁如東方滑稽之雄人乃共上此尊號。如近世伶界中之譚鑫培由貝勒而晉登王位。此望文生義之推測固不能謂爲無據特吾所揭橥之王字語妙雙關其意猶不止此蓋此主人翁姓王生平雅擅滑稽玩世不恭每朋儕敍處四座高談雄辨或駕其奐轂之車或瀉其懸河之口翁獨悄然隅坐不置可否徐徐出一諧語則座中之頤盡解有忍俊不禁冠纓仰絕噴茶滿襟者故人談及之者輒

吾文以滑稽之王標起讀者必謂書中之主。

曰。此滑稽王也。既志其欽佩之忱。兼標其姓氏。族望。王之爲王。亦殊可自豪哉。王名禮甲。爲吾鄉鄉貢。進士生有夙稟。非特其滑稽絕世。也爲詩文援筆立就。方諸古人。無愧作者所著賦稿尤傳誦。一時蘭雪堂賦四卷。載縣志。藝文目中。惜紅羊之役。稿遭兵燹。散失無蹟。今吾鄉之傳王者。輒視王爲淳于齊贊。一流文藝詩賦。皆爲滑稽所掩。人言方朔奇奇事。蓋歸方朔。甚有市井俚語。閭巷猥聞。悉以

屬諸王者。粉榆文獻流轉失實。厚諱古人。抑何唐突。余於王爲同宗遠族。特摘取其事之。稍翔實者記載數則。於下世有續。吾宗丹麓先生之快說者。大可捃摭成籍。或爲唱經堂主人所見。亦可掀髯一笑。曰不亦快哉也。里中有丁氏女者。織素華年盛。鬢豐容豔。名噪遠近。顧生世不譖。凡許嫁者三人。悉未及成禮。而天標梅愆。好事蹉跎。舊時風俗。以望門寡者爲至不吉利。謂白虎坐命。視東坡。

之磨蝎臨空者更爲凶。酷丁女坐此佳耦終虛然又不耐。綠窗寂守舊時社會不如今日之盛倡。社交公開婚姻可以自由。禮教大防峻於秦獄。女既如出繙紅杏春色難關。又不敢公然與禮教爲敵。則暗引蜂媒私招蝶侶。所謂不嫁已嫁畢者。女殆近之特人性習爲欺詐。凡中有所怯者外必示人以坦然無慮。空疏之士喜語文章。寒畯之門特衣羅縠。心勞日拙。萬冶一爐。丁女懼受人之指摘。每對一笑爲黃河清。今日之夕子道經女門。能以。

生人顏如桃李凜如冰霜。然至夕陽西下之時。輒後著意塗脂含情點黛。竟體香薰。入時衣襲玉立門前。儻人題品輕薄之子偶加調笑。輒被痛詈。因公上徽號曰胭脂虎。相戒非敢公然與禮教爲敵。則暗引蜂媒私招蝶侶。其入幕之賓母輕捋虎鬚爲也。一日王與諸友醵飲酒樓座中有好事者漫語王曰。若以耳若丁女者。醜聲四布而善自矜持。人比其滑稽。著然特在我輩。朝夕聚處之人中稱雄。耳若丁女者。醜聲四布而善自矜持。人比其滑稽。著然特在我輩。朝夕聚處之人中稱雄。

一語引美人笑更以一語引美人怒者則吾
儕。蓋戴子爲吾黨渠魁滑稽大王之稱乃永
永屬子吾儕成長爲不侵不叛之臣子試圖
之王曰唯日之夕矣吾儕盍歸乎行時讓我
獨先君等遙尾於後試觀吾果能不負此諾

應我娘乃在彼笑耶女聞言怒甚破口肆罵
幾欲以纖足蹴王王乃狂笑而起女雖遙作
申申之誓而王乃因此一誓九錫之尊盟堅
帶礪昔人謂劉四罵人人終不恨王之於女
亦有同情焉

否衆咸如旨別酒家樓逕趨女所女適當門
而立夕陽屋角搔首弄姿一犬蹲坐女旁王
出不意屈一足跪犬前而呼曰爹女覩狀疑
爲有風疾者瓠犀微露啞齒嫣然王曰爹不

邱邊姓事同一酒邊裙角大殺風景之事。惟口興戒。况在筵席之間。何必爲此無謂之爭。王一日宴於友人處。因最後至。未及與同坐。遍問氏族里居。座中有一吳江人。不知王爲第二泉邊人也。談次偶及無常。一到性命難保。之諺語。吳江人因極稱此語。之有見地。無鱗介之族。聞此特旨。咸欲奪此上賞。雞鳴戒。爲無錫。常爲常州歷指。多人以爲之證。王唯。而已。既而主人以猜拳行酒。令轟飲爲樂。王以不勝酒力辭。願述一笑。談贖罪。主人可。

其請王乃曰。東海龍君壽誕先期。布告海族。凡趨賀最先第一人至水晶宮內者。坐以首位。賞以黃金千鎰。絞綃百端。明月珠。雙珊瑚。樹一他錦繡金玉。稱是中有至寶。二爲却塵犀。一爲避溫木。海底奇珍。非人世間所有。鱗介之族。聞此特旨。咸欲奪此上賞。雞鳴戒。日奔馳。鯨波蠶浪中。一龜得訊。亦僕僕首途。途中見蟹將蝦兵縱橫馳驟。分水之犀。登陸之魚。張鬚爲風。吐沫成雨。咸自龜旁摩肩而。

遇。且其。非。笑。之。曰。元。緒。公。厚。重。少。文。似。此。安。
步。當。車。包。管。穩。坐。龍。宮。第。一。把。交。椅。也。龜。知。
其。揶。揄。亦。不。敢。與。較。望。他。人。之。捷。足。輒。怨。恨。
不。已。正。在。進。退。惟。谷。之。際。忽。有。小。白。魚。成。羣。
結。隊。而。過。見。龜。笑。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雖。
然。龍。宮。遙。遠。爲。程。匪。邇。如。公。碌。碌。毋。乃。勞。乎。
龜。福。至。心。靈。忽。以。詭。語。語。小。白。魚。曰。入。觀。盛。
典。也。上。壽。曠。數。也。今。茲。大。會。別。有。特。旨。公。等。
亦。聞。之。乎。小。白。魚。曰。但。得。傳。檄。實。未。聞。所。謂。

特。旨。者。龜。曰。幸。遇。而。公。不。至。誤。事。龍。王。以。前。
此。稱。壽。入。觀。諸。臣。均。輕。佻。不。習。朝。儀。有。失。觀。
瞻。以。吾。爲。四。靈。之。一。水。族。中。除。龍。王。以。外。惟。
吾。獨。尊。此。次。首。坐。特。留。以。畀。我。使。後。來。居。上。
君。等。如。能。昇。吾。前。往。俾。不。落。人。後。者。則。尤。足。
邀。異。等。之。賞。我。戶。其。名。君。受。其。實。天。顏。咫。尺。
對。越。龍。光。吾。當。爲。諸。君。卓。異。明。保。更。以。龍。宮。

往委墳齒莽莫爲先容糾儀者據實劾奏。九重一怒公等無噍類矣。言時鄭重莊嚴似確有其事者。小白魚竟信而不疑使龜蹲踞其上電掣風馳霎時而至既入龍宮巍然上坐龍王詫曰卿平素忍辱負重臃腫不靈者番先至實出意外。龜乃山呼舞踏俯伏啓奏曰小的是吳江來的吳音魚吳同音江音譜缸王語未畢四座咸爲噴飯回顧座上忽少一人則吳江客已悄然遁矣。

王旣以滑稽雄里中與有一面緣者相見必鸚使述一笑話王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甚以爲苦嘗於大除夕之深夜摒擋年事已告完畢獨至市樓啜茗購茗果少許回家守歲行至僻巷忽有一人自後攫其手携之茗果吃吃笑不已王回身注視則友人某甲是也其人自頂至踵無一雅骨然最好附庸風雅日徵逐於里中大人先生門下王固久卑視之頃間又出不意則襲用莊子南華秋水篇

語曰。嚇爾。欲云何者。某甲曰。非述一諧語。今宵不讓公。甯家度歲。且語且抑置王於壁上。失其自由。王乃曰。笑話儘多。但請公母作此。應試先以一本本地風光告汝。我頃過一樣。匠裝潢店。見店中四壁琳琅。咸裱人家喜神。有紅袍紗帽。作漢官威儀者。是謂明代服制。知其子孫必爲喬木世家。克守先德者。有錯采鑲金五光十色。四周綴以團花之綾觸手。如新者。知其子孫必富而好禮。爲先人故。不

憚精心結撰。如此此類喜神。咸已裝潢。初竟。大約其後人敦促竣事。今晚攜歸。紅燭雙行。香花供養。以致其敬禮。故神亦欣欣有喜色。似幸得賢子孫。不致有若敖餒而之歎者。獨有一軸畫已破碎。像作平常服裝。雙淚承睫。隱隱可觀。余怪而趨前問之。神曰。今夕歲除。矣。試觀他人均有賢子孫來此頂禮迎歸。盡心供奉。獨吾子孫不肖。今日尙抑我於壁。不使我回家度歲。吾又安得不黯然欲絕乎。王

方欲更語友人已將茗果擲還揚長竟去王徐徐拾其茗果遙呼之曰笑話尙多君倘欲聽者當爲君傾筐倒篋出之也

王之滑稽大都類此雖謔而近虐似非大雅所爲特尙未見他人紀載事倘可信曩時科舉最重王顧不屑於此鄉人傳其軼事甚多限於篇幅俟再蒐集以供讀者王又工屬對河間紀文達公最精此事相傳高宗一日語紀曰論語色難二字寃對頗難紀應聲曰容王矮子其友人章君膚色最黑兩人嘗互作

易高宗曰旣稱容易何不對之紀徐曰臣卽以容易對色難耳高宗大爲嘆服又高宗登金山高閣取紙書額曰真有趣紀在旁跪奏曰有字佳甚盍賜臣乎高宗驟悟曰賜汝很好卽以真趣二字懸於閣上蓋著一有字便成語體於文不稱特在今日新文化流行之際紀真不值新文學家一罵耳王之機警雅與紀近余別有文紀之王體最矮人咸呼爲王矮子其友人章君膚色最黑兩人嘗互作

矮人詞黑漢詩以相嘲笑矮人詞有矮子三寸高過陰溝插雞毛後園白菜認做小芭蕉等句黑漢詩之警句爲汗流如墨汁屁出似蜜烟已見他書茲不贅錄王臨歿時自作輓聯云活在人間稱矮子死歸天上作長庚其嵌奇磊落可想而知也

某兒讀書口齒不清讀商務印書館國文教科書第一冊「早起月落日出」爲棄子脫落拾唾教師聞之不覺失笑際雲

湖州人某甲初到杭州有一天出去游玩走到鯉魚鋪前停步遠眺並看湖州人說遊玩曰白相（譜音）店夥入內看鯉魚店的東西店夥誤爲要買鯉魚問道你要買什麼甲答以白相湖州人說遊玩曰白相（譜音）甲道請呀取白鯉與之（譜音）店夥又誤爲湖州人說不要曰請（譜音）店夥又誤爲此鯉可當尊意麼甲大聲答道我出來要子的並不是要買白鯉金仲堅

●詩謔

學伍

笑謔之道似乎有傷忠厚然茶餘酒後良朋相對偶一爲之誠足令人發噱者曩聞有
甲乙二人以詩戲謔甲背如駝乙患近視甲謂乙曰吾今與子寫真幸毋怒隨口占云
笑君兩眼太稀奇子立身邊問是誰屋漏日光拿蛋子月移花影拾柴枝因看畫壁磨
傷鼻爲鎖書廂觸斷眉更有一番真可笑吹燈燒爛口唇皮乙大憤曰吾亦與君寫真
口占云人生殘疾是前緣嘴在胸前耳在肩仰面豈能觀白日側身方可望青天眠如
心字無三點坐似彎弓少一弦最苦百年歸老後棺材須要製研船甲聞之可羞可惱
然細按二詩對仗異常工穩爲詠物寫生者不可多得之作也

五月初三夜

孫季康

三天前的張杏生還是活潑潑地在松江城兒般的叫太開心了理應食此惡報老天有

裏的一家書坊裏辦事昨天瞧見他却已雙

手抱住了膝蓋坐在一張三腳櫈上吁吁的

喊痛廚下的妻子還在提着怪鳥般的喉嚨
嚷着「沒良心的東西只顧自己在外逍遙
不曉得家裏的妻兒餓得像貓兒般的跳狗

張杏生是個土頭土惱的少年家裏有一個
妻子兩個兒子平日裏穿了一件老布袍子
克勤克儉的在店裏做事吃飯酒也不喝一
口香烟也不吸一枝連朋友到來也捨不得

五月初三夜

一

匯。一碗茶的鈔所以當着生活程度這樣高的時候他每月只靠四塊錢的死俸還夠贍養他的三口子兒不過他有一種怪癖從小七八歲時候就歡喜引着吭子扯着一只小胡琴瞎七搭八的唱那幾句「三娘教子」和「空城計」等的老戲每逢春頭上各處鄉下裏做的草台戲凡在百里之內的他總要興高采烈的跟着人家去瞧來回來之後便要合着幾個小朋友搭起了矮櫈敲着小鑼。

鼓把各人的小面孔上塗得花花綠綠的把他進了這書坊店後便不能再像從前般的剛才所看的戲學得倒也怪像的。

他快樂了五年之後他有了妻子要担负養妻育子的責任更不得償他的宿願了他沒有法想每天只好執了一本小小戲考空閑來偷看一會可是終不能過他的癮有一天飯後他聽得街路上一羣人紛紛傳說說中國伶界巨擘梅蘭芳將于五月初三日在天蟾

舞臺獻藝。并且你約我。我約你的說同去飽。個眼福。他聽了心裏癢得什麼似的。他想梅郎。我一向曉得是現在數一數二的名伶。我原來是愛戲的人。可是十五歲到今被那金錢的勢力壓住了一次也沒有隨過我的心。況且梅郎肯到上海來獻藝是很不容易的。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我也得去領略領略。不過那張門票決不是幾角錢可以辦到的。至少也須一二塊錢這樣說來那就不得了。

了。我苦苦的做了半月的奴隸。豈不要消在這三四點鐘之內。而且看罷戲也不能即回。松江便是借一個小棧房住一夜也須幾角錢。再加上火車錢和飯菜錢差不多要四塊錢了。那麼家裏一妻二子的一個月的活命錢被我一忽兒消光那便怎樣交代……不逞這千載一時的機會我也得去領略領略去看不去看一定不去看

他坐在高櫈上低着頭默默的出了一會神。忽然自言自語道兒女債真也還不清做了。

五。六。年的。牛。馬。連。一。齣。戲。也。瞧。不。起。照。這。樣。
的。做。下。去。做。死。了。也。對。不。住。自。己。同。是。一。個。
人。待。他。自。己。去。尋。四。塊。錢。養。一。月。兒。子。也。不。
算。冤。枉。梅。郎。五。月。初。三。登。臺。好。在。店。裏。月。底。
要。發。薪。俸。我。不。如。就。拿。這。筆。錢。去。瞧。一。夜。罷。

家。裏。的。事。情。隨。他。去。做。雖。然。良。心。上。有。些。兒。
遇。意。不。去。也。不。枉。苦。苦。的。活。這。一。生。了。……
去。看。去。看。一。定。去。看。
張。杏。生。的。進。取。決。定。了。他。便。眼。巴。巴。的。盼。望。

月。底。快。到。難。得。望。到。了。店。主。照。例。給。了。他。四。
塊。錢。他。便。笑。嘻。嘻。的。藏。在。袋。裏。穿。了。一。件。竹。
布。長。衫。興。匆。匆。的。便。要。去。搭。火。車。忽。然。綠。衣。
使。送。來。一。封。信。他。拆。開。一。看。原。來。是。他。的。妻。
子。寄。來。的。內。中。的情。節。大。概。說。「月。底。又。到。
了。四。塊。錢。望。即。寄。下。」等。話。他。這。種。信。原。已。
成。了。老。例。了。每。到。月。底。他。妻。子。總。有。這。一。封。
儘。錢。信。他。也。總。是。月。底。發。薪。水。初。一。便。寄。去。
從。沒。失。過。一。次。期。而。且。也。從。沒。少。過。一。個。錢。

到得那時他那裏還肯循這老例把這信向字籠裏一塞道哼……哼你還在做夢麼不客氣這四塊錢老夫要去快活快活了。

初三日午後張杏生跑到車站買了一張三等車票一徑到上海他難得乘火車的坐在火車裏的一副土氣再也形容不出到了上海吃過晚飯難得找到了天蟾舞臺便問賣票的道你們這裏起碼的門票什麼價錢那賣票的見他一派子土氣便欺他道這裏

起碼三元你可要買嗎他聽了三塊錢的一句話頓時急得噤住了口他想我共帶四塊錢剛才的火車錢和飯錢已經化掉了七八角如今再去了三塊錢所餘二三角錢怎夠用呢阿呀不得了那賣票的看他猶豫不決便催着道你要買麼我們這裏游客擁擠得很沒有地方給你呆立要買快買不買快些走開那時一羣人的幾百只眼睛都釘在他面上他實在拗不下這個臺只好硬着頭皮

摸出三塊錢來買一張門票進去其實那天的價錢包廂花樓等固然很大三層樓也只須三角夠了可憐他上了這個大當以後的苦處便在這裏發生了。

張杏生坐在包廂裏全神貫注見那梅蘭芳真似天仙化人一只臉兒俊俏得連雀癩都沒有一點做工的活潑唱音的清脆確是沒有人能出其右了那般公館裏的大小姐和姨太太們都是華裝盛服秋波送情明眼人。

瞧上去便曉得醉翁之意沒一個在乎酒上喝彩的聲音固多出自男子之口那掌聲雷動的來源却都半出自白嫩之手然而以梅郎的品行和閱歷那肯打一個回電只作不見不聞張杏生也附和着喝了幾聲彩那一夜總算大償宿願了。

一點鐘到了戲館也散了張杏生只得嫖洋地走出摸摸袋裏只剩三個角兒心想這一角錢弄堂裏的小房間還夠住一夜但是

明天的吃賬不要算。且也回不得家鄉了。橫豐上海地方夜裏當日裏索性不去借棧房。馬路裏宕到天亮。趁早車回去在妻子跟前撒一個謊。只說店裏失竊四塊錢也被偷兒。帶了去那就沒事了。他想定了主意便慢吞吞地向北踱去。踱到偷鷄橋相近見一羣打扮得很華麗的女子都是打着強蘇白拼命的和一羣男子扭扯他以為他們是打架連忙走過去瞧熱鬧那般女子瞧着他當他是。

鄉下財神說一聲「大少來瞧」便把他前後推的扯了便走。那時他才曉得他們都是做生意的心思想我連棧房都住不起那裏有錢來供給你們他心裏雖是這樣想但那百節百骨已酥得不能自主而且被他們前後夾攻便是掙脫也沒用後來走進了一間黑漆漆的屋裏他只是通紅着臉兒坐在一頭他們和他搭訕他也不敢回一句話坐了一會他立起身來說聲「我要去了明天會」

罷。」那知被他們一把抓住說你既已進來便要在這裏住一夜才可以出去。那時他急得幾乎哭出來囁嚅着好一會才說道「不瞞你們說我身邊只有三角錢那夠作夜度之資我一定要去。」他們聽了便老實不客氣把他解開衣衫搜括可憐這三角火車錢又被他們奪了去了。

他出來之後心裏懊恨得不得但木已成舟也無可挽回了。他想大馬路是一定沒有

這種東西的。于是便向跑馬廳那裏走。走到新世界門前見兩部的大門都已閉了。他便抬着頭看了北部再看南部。那時已有二點多鐘。跑馬廳一帶絕無行人了。不過不時看見一兩部看戲回去的汽車經過。他正在瞧得出神。當兒那曉得背後有一個身長丈八的紅頭先生荷着鐵槍走過來。他一眼瞧見嚇得冷汗直淋。提起腿子徑向泥城橋一邊竄去。那巡捕原來不要捉他如今見他逃。

避。倒疑他是偷兒了。連忙舉起飛毛腿。拚命的追去。一會兒便抓住了。拖到捕房裏。嘗了。一夜。鐵窗風味。明天審訊。看他是老實人。不像做賊的。便把他釋放出來。他掩着面走出。捕房默默的垂了幾點淚兒。肚子裏的五臟神。又是一些兒不體人。意不住的咕：咕怪。叫只得忍着餓。沿着鐵道走回松江。不料昨夜在跑馬廳逃命的時候。泥城橋相近。正在修作道路。他因為路徑不熟。一個不小心踏

下了一條新鑿的小濠內。一只左脚的筋兒。早已跌曲了。那個巡捕先生也在這個機會。抓住他的。他左脚已經有些不便。現在還要走這七高八底的石子路。偶不經意便撲地的倒在鐵道裏。幸虧那時沒有火車來。否則包。你做那鐵輪下的新鬼。但是死雖沒有死。那右脚的膝蓋上却已擦去了很大的一塊皮。血淋淋的。把所穿的白布袴兒。頓時添出了一灘紅色。那時他兩足都有了病。也不能。

再走了便在沿河一棵楊樹下坐着嗚嗚咽。咽的哭了一陣直到夕照衡山的時候仍舊病得站不起他想昨夜因為住不起棧房嘗了這一夜鐵窗風味今天可又要在這裏露宿。一夜了這裏荒山野地四望沒有一座田舍明天再不能走豈不要做餓莩嗎……唉早知如此悔不當初了大約我不顧良心聽妻子在家裏挨餓所以天公罰我這樣的麼。

一隻小小的鄉下船頭上擺滿了麻袋。大約是在上海賣米回來的兩個赤足男子手撐着櫓兒唱着山歌慢慢的由東駛來。會兒已到了楊樹下了前面的男子喊道「喂張先生……張杏生你從那兒來坐在這裏做什麼」

張杏生聽得有人喊他真是出乎意外心裏別別的亂跳急忙回轉頭來原來是他家鄉的鄰人他這時候曉得救命星來了快活得

哈哈一笑。然而樂極生悲。兩點無情淚。又隨着他的笑垂了下來。那時兩個鄰人已經跳上岸來。問明了原由。安慰了他一番。才問道：「你今天到松江店裏去呢？還是回青浦家裏去？」若是到青浦再巧。也沒有我們可以送你。到府上張杏生想到松江是沒有這只老臉。還是到家裏去頂多吃妻子的幾聲冤罵。便答道：「回青浦謝謝二位盛意。」

張杏生到了家裏先足足的吃了一夜冤罵。

那「沒良心的東西。只顧自己在外逍遙。不曉得妻兒餓得像狗兒般的叫貓兒般的跳。太開心了。理應食此惡報。老天有限。索性給我爛掉他」的幾句。還是初五早上罵的。

一賣橄欖者高聲呼曰：「橄欖一個錢。一個」弄中諸人爭購之。惜多爛者羣起責之。賣橄欖者泰然答曰：「我明明喊說揀（讀如橄）爛一個錢一個。」

新論語

老桐

或曰。夫而時打之。不亦說乎。有妻自河東來。不亦樂乎。跪牀前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儒夫曰。其爲夫也。懼內而不滾燈者鮮矣。既不滾燈。而背板櫈者。未之有也。爲夫務懼。懼內而富生。（俗有懼內家豪富歟。妻一世貧之諺。）泥首者。其爲懼之本歟。夫曰。搥腰敲腿鮮矣。打。儒夫曰。吾日三省吾身。受批頰而不痛乎。自跪牀前而不酸乎。磚不頑乎。夫曰。道閨房之利。扭耳而跪咬肉而抓腮。發令以吼。

□ 鷄毛信

王后哲

張明泰酒店的樓上靠東首一張桌子上面了。他雖有這些兒酒肴擺在面前，但也無意擺着四碟子小菜、一壺紹酒和杯筷之類。一個三十幾歲的男人坐在旁邊，身上穿了一件灰色象皮呢的夾袍子，胸膛前後和袖子上已經有了許多的污跡，臉上又黑又瘦，那種憔悴的樣子，一望而知是個不得意的人。

他去吃一雙烏溜溜的眼睛，只向那酒杯望着，癡癡地出神，動也不動。別的桌上有許多喝酒的人，在那兒猜拳行令，衆聲喧譁，他也是充耳不聞。不多一會工夫，只聽見樓梯上面登登價響了一陣，走上一個人來，東瓜式的。

面孔一張大口張得像隻飯碗差不多瘋瘋顛顛指手畫腳那一副神情真叫人見了發笑他立住了脚朝四下裏一望見所有的桌子完全被人佔去他便說道這家酒店可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只怕水太多啊掉轉身子正待下去那邊堂倌已笑着迎了上來向他說道客家且慢走靠東首一張桌子祇有一個人坐在那兒你也是一个人何妨和他坐到一塊兒去或者還可

以攀談攀談不致吃悶酒呢那東瓜臉的人聽了說道你這話倒也有理便朝那裏坐下堂倌也照樣送上四碟菜一壺酒他拿到手便斟滿一杯大喝大嚼那先時坐在的一個人仍是不言不動好似老僧入定一般還不時雙眉緊蹙微微地吁歎和剛才來的人那種狂放的樣子却好成了一個反比例停了半晌那東瓜臉的人酒菜快要吃完了定睛一瞧看見對面那人的酒菜動還沒有動心

下不免垂涎便向他說道我看你這人垂頭喪氣悶悶地枯坐一定是有什麼心事但是酒能解愁却爲何還是臨杯不快呢那人見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說道我果然有極大的不快意事本想藉此杯酒排解排解誰知人有心事酒已無靈非但不能解愁反足增愁所以到此時節真覺吃嚥不了那東瓜臉的人道心裏有事這可難怪但是你既叫了這些酒和菜放在這兒不吃豈不是狠可惜

嗎那人道叫是叫來了吃可吃不下閣下如果不嫌棄就請代勞罷那東瓜臉的人是正中下懷求之不得便老實不客氣接了過來如風捲殘雲一般頃刻已經吃盡吃完之後才向那人稱謝道承蒙惠賜五臟俱感但還不知閣下尊姓大名貴鄉何處那人答道我姓劉名鳳臣家住蘇州東鄉的古塘村來到這上海地方本是做煙紙生意的閣下貴姓我也不知道敢請賜教那東瓜臉的人說道你

問我嗎。我姓陳。名喚馨。但是別人因我這雙面孔生得好似東瓜樣的故多稱我爲東瓜。我也是總用這兩字出名。真姓名倒差不多。要埋沒掉了我剛才聽閣下說有不快意的事。可能再詳細的說給我聽。聽歷鳳臣道這事很爲難說出來。也沒有益處反而徒增你的感慨。還是讓我擺在肚裏一個人盤算罷。東瓜道如沒有什麼祕密就請說出或者有我可以盡力的地方也可。竭我棉薄。

呢。鳳臣見他意很誠懇。難再辭却便說道。我這幾年來運氣可算壞到極頂了。在去年秋天妻子忽然亡故。那時我還在此地家裏寄出信來給我。并叫我帶喪費回去。我因一時不湊手想起有一個同鄉姓李名振松。在這兒開布莊手下很是活動。便到他那裏相商。借了二百塊錢。說定每月三分起息。今年四月初一如數歸還。我總望在生意上面想些法子。欠東債西。那裏曉得到了今年店裏因。

營業虧本停止交易。我便失了職業。直到現在已經兩三個月還沒尋着棲枝。流落在上海全靠借債度日。但祇有兩天便到四月初一的期限。振松那邊已經來催過好幾次。說是到期不還錢。無論如何一定不能放過我。雖想到別處去設法來償這筆債。然而目下不在生意上人微言輕。如何有人肯將這許多款子來借給我。就是東拼西湊。至少也得一個多星期才可以先籌若干去擋塞。如今

站住腳。一天兩日便要債還。豈不叫人急煞。嗎東瓜聽了急向鳳臣問道。李振松和你是同鄉。可有沒有別的瓜葛。你們從前的感情是怎樣呢。鳳臣道我和振松住在一條巷子裏。從小就在一起玩。要感情却是很好。後來因為他在上海發了財。有些兒看不起我。我也不願去敷衍他。所以就漸漸地生疏下來了。東瓜道他的家屬現在住在什麼地方。家裏有些什麼人。你還知道麼。鳳臣道這到晚

得。的。振。松。一。個。人。在。此。地。做。生。意。因。爲。上。海。
的。開。銷。大。所。以。他。的。母。親。妻。子。和。他。兄。弟。振。
聲。都。仍。住。在。鄉。下。的。東。瓜。點。了。點。頭。又。道。由。
此。地。到。你。們。古。塘。村。要。走。多。少。時。候。就。可。以。
到。呢。鳳。臣。道。這。是。很。快。只。要。乘。火。車。到。蘇。州。

鄉。鄰。的。份。上。能。設。替。你。緩。頰。也。未。可。知。的。鳳。
臣。着。急。道。到。他。家。裏。去。嗎。這。可。更。不。行。了。振。
松。的。妻。子。誰。不。曉。得。他。是。個。潑。辣。貨。而。且。我。
借。振。松。的。錢。還。是。瞞。着。他。妻。子。的。今。番。再。去。
告。訴。他。非。但。不。能。稍。緩。恐。怕。還。要。格。外。催。索。
得。利。害。所。以。我。剛。才。和。你。說。這。事。很。爲。難。說。
說。笑。了。東。瓜。道。你。也。不。要。發。急。他。的。妻。子。潑。

辣。我是不知道的。這個法子既不可行。不妨再打別的主意。若是儘在肚裏憂悶。不但有傷身體。於事仍然無濟的。鳳臣道閣下的偉論實在是佩服得很。我也是急昏了。請你不要見怪。說到這裏。又叫堂倌添了幾碟兒菜。和一壺酒。請東瓜再吃。東瓜也毫不推辭。引盡。更酌。把那些東西又吃完了。忽然哈哈大笑。將一樓的人都驚動了一齊朝他望。他却顧也不顧。俯前仰後。笑個不休。經了好幾分。

鐘時候。方才停止。向鳳臣說道。我已替你想出一個法子來了。你到四月初一這日上午。九十點鐘。仍到這裏來。我準定帶二百塊洋錢來。先給你。還他。你可不要擔憂了。鳳臣見他這般形態。料是酒已過量。便說道。閣下酒也喝得不少了。可要回去休息罷。東瓜接口道。你這話兒難道當我吃醉了嗎。老實說。再喝幾斤。也不會醉的。我說替你想了法子。委實是真的。并不是醉話。請你不必疑心。鳳臣

道閣下熱心誠意我是極爲信仰豈敢生疑。不過時候果然不早了我們也得回去至於所約的事到那日我一定來奉候就是東瓜笑道可以可以說完了站起身來在衣袋裏掏出一塊洋錢朝桌上一拋一溜煙似的跑下去了鳳臣見他這樣心裏十分稱奇但因他說話似很誠實便也不敢再生疑惑向櫃上給了酒資慢慢地回寓去了。

四月初一那一天早晨八九點鐘的時候李振松已在店裏起來了想起今天是鳳臣還錢的日期一定要趁早去追索萬不能放他過身但是早飯沒吃肚子還餓着便叫人買些點心來吃了再去自己就持着一支水煙袋坐在椅子上一頭吸煙一頭盤算到鳳臣那裏要錢應說的話語忽見一個學徒慌慌地跑了進來嘴裏嚷道李先生這是古塘寄來的一封快信已經燒了角上面還插着一根雞毛呢請你趕快拆開來看罷振松

聽了臉上的顏色立刻就變了連忙接過來。

果見上面寫了許多千萬火速的字樣還有無數的密圈心想家信這樣寄一定是出了人命連拆也來不及撕了開來只見裏面一張白紙寥寥的寫了幾句道。

大哥手足嫂嫂於今晨八時得急痧身故現在尙未成殮母親云須待哥回來一面方能入棺故望火速返里并將喪務應用物件酌量帶下爲盼餘面罄千萬千萬

胞弟振聲上三月三十日

振松見妻子忽然死亡真像青天之下來了一個霹靂直急得兩脚亂跳號啕大哭還是旁邊的人都來勸道事已如此急也沒有用處倒是趕快回去現在天已熱了死人的尸首還擋着當心再出意外振松聽人這樣說才收了眼淚定一定神便去收拾行囊又想起家裏叫他把辦喪應用的東西帶些回去但是時間忽促別樣都來不及白布這貨

店裏倒是現成的。而且有喪的人家所用極多。便命人取了幾十匹打成一個大包預備。帶回。然而銀錢一層尤其要緊。鳳臣那一邊正好趁家裏死了人。需用巨款。板下臉來向他要。他要遂又把諸事一齊擱起。先趕到鳳臣那裏。跑進門去。鳳臣已經不在了。祇有一個同居的。說道。劉先生。今天清早扒起來就出去了。聽說是去想方法還一個人款子的。振松知道他是爲着自己的事去奔走。便在那裏。

待了有半個時辰。還不見他回來。心裏異常着急。又恐鳳臣到自己店裏去。反然弄得兩下不碰頭。於是又趕到店裏。仍不見他。到來氣得和什麼似的。究竟死了人的事體。大看氣得和什麼似的。究竟死了人的事體。大看時候已經過午。萬不能再有耽誤。祇得痛心疾首。將這事權爲擱下。一方面恨鳳臣躲債不還。一方面還恨妻子死得太不湊巧。真。是萬忿填胸。攜了行李等件。先乘火車到了蘇州。又雇一隻小船。去到古塘村。一個人坐

在船裏無言無語。心裏想着這時家裏既然死了人真不知道要亂到什麼樣子了。別的都不打緊。這麼一來不是又要多用掉好幾百塊錢嗎？一時又想起倘使妻子不死今天不回家這時候鳳臣那二百塊錢也要到手。若不然我定準要拖他到巡捕房裏吃官司。

挑着隨行倉倉皇皇地跑到家門口見兩扇大門緊緊的關着。心中想道怎麼死了人還不把門開來便拳腳交加星零孔籠一陣亂鑿裏面走出個人來把門開了振松一見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妻子。這一嚇非同小可。怎麼青天白日竟有僵尸出現。掉轉身子拔脚就飛也似的跑了嘴裏只嚷着救命呀。打倒能如人之意。一帆風順不經多時已將振松送到古塘。他卽忙上岸。雇人將行李等件。

便趕着追了上去也隨他嚷道救命呀捉瘋子呀振松見他妻子追得利害便跑得格外利害他妻子見振松跑得利害在後也追得格外利害兩人的喊聲也都聲嘶力竭村子上衆人見他們倆這種樣子不知究竟爲了什麼事兒便有許多人將他們倆一齊攬住前來問詢振松已跑得紅頭漲臉氣喘喘地指着他的妻子道他已經死了的人怎麼又會跑出來豈不叫人嚇煞他妻子也指着振松

道我何嘗死了他一見我的面就嚷我是死人這不是他瘋了嗎衆人聽了都說道人既沒有死可就不要怕瘋子放在外面也要關禍的我們快想法把他禁起來罷振松着急道誰瘋了你們看我這樣像瘋子嗎他妻子道很好很好你既沒有瘋爲什麼跑到家門口就平空的說我死了這難道是要咒我死你好另外去重娶嗎說着走上來就一把揪住振松的衣領和他拼命振松道我說你死

自然有憑據。你却無原無故說我瘋了。引得這一村子人都來恥笑。這還了得。也就不問。三七二十一。按住他妻子就打。幸虧在旁邊看的人多。立刻將他們倆拖開。但是振松的妻子已被打了幾下。再加受了冤氣。便滾在地下哭得不肯起來。振松見了這樣。就在懷裏將那封鷄毛信拿出來給衆人看。道這不是報他的死信嗎？我胆落心驚的跑回家來。已經是有苦說不出。他還這樣和我胡鬧呢。

衆人看了。笑得連腰都直不起來。知道事出誤會。便勸他們倆不要再鬥氣。快回家去。振松的妻子到這時候已知底細。扒起身來。拖着振松就走。又向他說道：這信既是振聲兄弟。出面寫的。還得問他一個明白。振松道：這是當然。這口惡氣我總是要出一下子的。兩個人便一壁說一壁走。才進家門。已看見振聲和媽媽都迎上前來。振松不由火起三脚兩步。走到振聲面前。對準他臉上就是一個巴。

掌倒把他媽唬了一跳。振聲冷不防吃一下。傢伙便喊道：「哥哥，你怎麼樣了？」老遠地才到家裏。弟兄之禮還沒見過。又未交上三言兩語。便這們惡狠地動手動腳。難道是吃了老虎肉了嗎？振松道：「你還要嘴強？」你自己做的事體還不知道嗎？說着向他嘴巴上又打了一下。振聲見他來勢凶猛。而且不曉得自己犯了什麼大罪。引他氣得這種樣子。便退到旁邊。不敢做聲。還是他媽媽將振松遮住。

閻究竟爲什麼事有話。不妨先說。振松氣忿。忿地道：「他吃了飯沒有事做。打封快信給我。說是他嫂嫂死了。害得我急到這步田地。你老人家看是該打。不該打。」振松還沒說完。振聲已在旁跳起來。道：「誰寫給你說是嫂嫂死的？」我爛手也沒有寫。振松道：「你還想賴嗎？現在有信在這兒。看你可還賴得？」掉說着便從懷裏把那封報死信拿了出來。向振聲面前一擲。振聲接到手裏。從頭到尾細細地看了。

一遍就不緊不慢的向振松說道你接到這封信真個難怪你發急但是你也該仔細看這信的筆跡可是不是我寫的或者你在上海時候看過了信未明家中的真象還當是死了人我沒有工夫請別人代寫的然而你到家之後既已曉得平安無事爲什麼不問問清楚便這樣飛揚舞躁亂打亂罵呢哥哥責罰兄弟本不算一回事但是叫我受這無妄之災可也吃不了明天倒要把族中的

長輩請齊敍敍這番道理振聲說完了這一席話振松已經目瞪口呆一句話也回答不出深悔自己出手過於鹵莽停了半晌才向振聲招陪道這都是我的不是但也并非有意大約總是個什麼人玩出這把戲來謔弄我們的這問題也很小又何必興師動衆呢他們媽媽也道算了算了自己的弟兄可真犯不着呢如今事已大家明白不要再多說了快去息息罷

天色晚了。村莊裏面一家家都炊煙四起。李振松和着他母親妻子兄弟圍在一張桌子。上吃晚飯。大家談起日間的事體。覺得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振聲道：「這椿事一定是和你有難過的人想出來的法子。拿你開開玩笑。」

爲到這兒來寄一封信嗎？振松的妻子道：「這椿事真是包公再世才能訪問得清楚呢！他們一家人你一言我一句。紛紛議論忽然大門外邊走進一個郵差送了一封信來。振松不待晚飯吃完就攔下來把那信拆開看道：『振松先生大鑒。今日台端返里知必有一番口角與趣事。此特僕之牛刀小試。然亦先生之有以自取也。貴友劉君鳳臣所欠。尊款既非得已久不能償。亦以賦閒客居。』

曉鬼。至於說到上海方面那麼這封信却明。由古塘寄去的。難道他要拿我開心還特。

力有不逮而先生必窮爲追索限期償還
未免迫人過甚且先生家業素豐與劉君
誼屬同鄉交關總角今於其窮困之時不
恩有以援助而反逼迫有加此尤非君子
之道僕與劉君遇於市樓交僅一面見其
窘狀深憐路末途窮頗欲爲之向先生請
願暫緩時日祇以素昧生平恐滋疑竇况
聞先生齎客成性亦未必能如僕所請然
而見義勇爲我輩責無旁貸故特專來古

塘以鷄毛附信騙先生返里俾劉君得有
數日之佈置不似前茲之亟亟也僕更有
進者此事雖惡作劇過勞先生跋涉然
人旣未死貴伉儷正好趁此機會盡數日
之歡以慰驚恐所謂旣來之則安之可勿
懸懸於劉君之欠款俟先生來滬之後當
由僕担保促伊奉上也 東瓜白

振松看完之後不覺又憤又惱道原來爲了
這件事却掉這們個大鎗花引得我全家紛

亂鬧出許多笑話。真是萬惡不捨振聲也將信接過來一看益發理直氣壯道阿彌陀佛有了這封信那鷄毛信的真象已是水落石出可不再要冤枉別入亂打亂噪了振松聽了暗地自是慚愧振松的妻子聞得他借錢等。教師令小學生將園中之腐草拔去。藉以練習勤勞某生獨不動教師問故答曰昨上修身課時沈先生對吾等云人人須有公德心譬如公共草木不可攀折公共之器具不可毀壞并謂吾等如能實行將來修身分數可列甲等今若拔草將不能得甲等矣。

張友鶴

款子籌畫妥善歸償他了。

□ 不打不成相識

趙赤羽

朱斗山自從賦了悼亡之後孤零零一個人。坐守空房好不納悶。他想前兒娘子在世的時候有說有笑慣的。現在他忽的拋着我去。了形單影隻受盡了淒涼滋味。雖有隔壁錢。

易弔上之後租了一間小房子。一對兒甜甜。寡婦新近同我往來。但是他又老又醜。又是不方便偷偷摸摸終不是個結局。他躺在一就到自己房裏揀了幾件衣裳。帶了一百多。

塊洋錫統共裝在一只小皮箱裏。自己又穿着了一下。那時正是五月天氣。他身穿一件鐵色舊春紗矮領闊袖單袍子。外套一件大襟銅鈕扣鐵線紗馬褂。這馬褂還是他府上三代家傳之寶。腳踏一雙圓口厚底綵鞋。光着頭搖搖擺擺一直往火車站而去。上了火車。約摸晚上五點鐘光景就到了上海。他大踏步從四等車裏走出來。那時有許多馬車。黃包車兜搭他生意弄得他一個應接不暇。

不知到底叫了那一步車的好。他抬頭一看。迎面黑壓壓蹲着像一隻水牛般的東西。底下還有四個大輪。一個人坐在上面。揚着個皮球。嗚嗚的叫。他雖然從沒有到過上海。但是也在畫張上看見過幾回。就曉得這個是一輛汽車。他眼睜睜瞧那汽車。好像看西洋鏡似的。那揚皮球的汽車夫對傍立着的一個人說道。老三。你看面前來的不是一個豬頭。三麼老三說。果然是豬頭。三來了朱斗山。

心裏兀自詫異道：我是第一次到上海那兩個人怎地認得我？異口同聲說朱斗山來了。朱斗山來了畢竟上海人名不虛傳原來他們都是未卜先知的劉伯溫他們既然曉得我名字我也些做個人情就叫他的汽車坐罷他提高了嗓子喊道汽車汽車那汽車夫到呆了一呆不想那人竟會坐起汽車來連忙走下來說道先生你要到甚麼地方朱斗山說道隨便罷只要開到一處容易弔勝子

的旅館裏罷了那汽車夫笑了一笑說那麼你就請坐我一定送你到一個鬧熱的旅館便當弔勝子就是了斗山道好極好極汽車夫轉了轉車盤那汽車早已風馳電掣的望前走朱斗山坐在車上好不寫意兩隻耳朵只聽見些呼呼的風聲一件深居簡出的鐵線紗馬褂也屑屑索索的響起來一路想道幸虧沒有帶帽子不然也早已吹到九霄雲外去了霎時汽車停了汽車夫說這兒

就是四馬路。你從那條街裏走進去，就是新蘇臺旅館。你抬起頭來瞧罷，這就是青蓮閣。你從旅館裏走出來，正好在這青蓮閣裏弔膀子。沒有弔不上的朱斗山，固然看見那青蓮閣的樓梯上，來來往往川流不息，走着許多的男男女女。這一樂，樂得他一張嘴，像個開口木魚，再也合不攏來。就慷慨激昂，從一只藍搭布肚兜裏摸出兩只廣東省造十分頭的新角子來，授給那汽車夫。汽車夫不由

大怒，擎這兩只銀角，望地上一丟道：「你真是豬頭！」那有火車站到此地給四角錢的道理？朱斗山連忙搖手道：「請老哥且慢動怒。既然你老哥認得我，朱斗山車錢就由你說。」說要幾錢？我就給你幾錢？連筋也不皺一皺。那車夫道：「既然如此，你就給我六塊錢。五塊九角九分都不成功。」朱斗山暗想道：「我當他就是要添些最多也。不過添了一半，怎麼他一定要六塊錢？」真話，人聽聞呢！自己又

一想既然有言在先也萬難反悔只好如數給了車資連呼晦氣走到新蘇臺裏開了一間房間吃過晚飯自己想道今晚就該去弔膀子了於是從旅館裏出來一脚走到青蓮閣樓上樓上的老撾看見這樣一個人走上來自然是個好戶頭那一個不爭先恐後的拖他朱斗山看見這許多人擁攏上來倒吃了嚇野鷄老撾你一拉我一扯把他兩隻手平分了開來每一隻手上總有五六隻手

兩面像小學堂裏拔河也似死命的拔差不多要像商鞅的五牛分屍了朱斗山那時真急了殺猪般似的叫喊起來他們才放了手他好像越獄的犯人拼命的跑下樓來回到棧房已弄了一身臭汗坐在床上黃牛也似的喘氣茶房問他爲甚這樣狼狽他就拿適間的事說了一遍茶房哈哈大笑道朱先生你差了弔膀子並不是到青蓮閣上弔的青蓮閣的女子都是野鷄你就是不弔他膀子

他膀子也會來弔。你既然你要弔膀子，我倒可以指點你一條路徑。朱斗山連忙說道：一定要討教。一定要討教。那茶房道：你要弔膀子還是到遊戲場裏去？什麼大世界、新世界、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的屋頂花園都可以。你看見中意的女子就和他攀談攀談上了。什麼事體多辦得到？我想你鄉下出來行頭也不對。就是你這副生鐵也似的尊容也須修飾修飾才行。你明天不妨到永安公司裏着門打開雪花膏蓋子，重重的挖了一堆塗

買一筒撲面粉，一瓶雪花膏回來，塗擦塗擦。裝扮好了，然後出去弔膀子，包管你馬到成功。朱斗山立起來道：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現在芽塞頓開了，不過行頭可以不必換。我寬袍大袖倒是個官僚派，面孔上塗些雪花膏，自是當務之急。我明天一定辦去。一宿無話。到了次日，朱斗山果然到永安公司裏，買一瓶雪花膏，一筒撲面粉，回到棧裏，關着門打開雪花膏蓋子，重重的挖了一堆塗

在面上那雪花膏怪黏的塗到面上幾乎敷擦不開十分難過他又拿着摸面粉展開瓶口上的細眼抬着頭把筒裏的粉紛紛揚揚的洒下了許多大約有分把厚薄就用手一摺厚厚的書着一層像麵坊裏打成的餽餅皮子似的他敷好了拿起鏡子一照喎！真真一白無際連眉毛都陷在裏頭了他細細的用指甲把粉皮撥了開去漸漸的露出兩道板刷也似的濃眉自己拿着鏡子左一照

右一照好不得意道哈哈不想我朱斗山一個黑面判官一霎時就變了一個白面觀音真所謂冥冥中有神呵護的了其實朱斗山現在雖然不是一個黑面判官却還夠不到菩薩的資格官還是個官不過黑面的判官變了戲臺上開場的白面加官了看官們請想想朱斗山買的分明是雪花膏摸面粉那裏會扮出這人勿像人鬼勿像鬼的樣子呢唉！原來朱斗山買的都是贊鼎他要買雪

花膏。他看見永安公司文房部裏一瓶西洋漿糊外飾狠美觀。又看瓶裏的東西狠白膩。就買了回來。又到女子植權公司裏買了一瓶爽身粉。他也當是撲面粉。一起帶回棧裏。

急沒有留心。一直跑上屋頂在人多的地方。兩隻眼睛從白縫裏張開骨溜骨溜的望。要想物色一個絕世美人。做他小房子裏的人。物物色了半日。好容易看見一個女學生打扮的女子。在那裏看文明戲天緣湊巧那女學生傍邊還空着一個座位。朱斗山暗道好。純皮子來了。閒話少說。當晚朱斗山打扮齊整走出棧房。一路望屋頂花園而去。走路的小心逃出了一個殭尸來。幸虧朱斗山走得

人見他莫不好笑。說道。那個人家出棺材。不在那空位子上。兩隻眼死釘在那女學生身上。越看越愛恨不得。一口吞他下去。那女學

生。正。看。得。起。勁。覺。着。脚。上。有。人。踢。他。回。頭。一。
看。忽。看。見。朱。斗。山。扮。着。鬼。臉。擠。眉。煞。眼。的。看。
他。兀。自。嚇。得。一。顆。芳。心。勃。勃。地。亂。跳。朱。斗。山。
又。在。下。面。不。住。的。踢。他。頓。時。加。了。他。一。個。白。
眼。朱。斗。山。暗。暗。想。道。他。分。明。見。我。恨。哩。但。我。

連。踢。了。幾。踢。那。女。學。生。看。他。這。副。模。樣。又。好。
氣。又。好。笑。只。好。犧。牲。着。新。戲。走。了。朱。斗。山。看。
他。走。時。把。他。剩。下。來。貼。過。櫻。唇。的。一。隻。茶。杯。
用。舌。頭。四。面。舐。了。下。唾。嘴。說。道。畢。竟。還。
有些。口。脂。香。呢。舐。過。之。後。連。忙。又。跟。了。出。來。
對。那。女。學。生。說。道。姑。娘。我。是。誠。心。從。鄉。下。
來。弔。勝。子。的。現。在。我。看。你。的。膀。子。狠。好。我。
定。要。弔。你。的。了。你。不。要。裝。聾。做。啞。我。與。你。
快。攀。談。攀。談。上。了。什。麼。事。體。都。辦。得。到。呢。
那。

女學生不由得大怒順手一個嘴巴又連打了兩下打得朱斗山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盤牙也打落了兩個嘴裏流着許多鮮血面上貼着的一張餛飩皮子也拍得粉碎一片片飛下來了他畢竟有些道力雖然打得發昏已送到爪哇國裏去了斗山道你也是個膀胱第十一的時候還自積極進行的籌劃道子麼那麼我一定要弔的那女人道既承見常言說得好不打不成相識可見打了才能相識這也是男女社交應有的階級所以他並不抱怨還想找他說話那知那女學生早心朱斗山連連點頭道好好好我們就去那

已杳如黃鶴不知去向朱斗山嘆了一口氣道今朝未免交臂失之可惜可惜當時有一個做仙人跳的女子看得明白故意走到朱斗山面前笑了一笑這一笑把斗山的痛早

女人笑嘻嘻領到他家裏走到樓上一間閨閣中陳設得十分精緻一時送茶送水好不殷勤然後並坐着講些情話正在講得入港忽然一個男子怒沖沖走上樓來那女人道不好我的哥哥來了那男子不由分說把朱斗山又是兩個嘴巴斗山舉着手向他聲明道這面打得夠了既然承你貴手高抬援着不打不成相識的通例打我賤面不妨再打那一面才好兩面平均那男子喝道不許你說話快將衣裳脫下來放你出去不然立刻把你送官朱斗山聽到送官兩字早已嚇得魂飛天外戰戰兢兢把一件三代家傳的鐵線紗馬褂脫了下來一件袍子也被那男子剝下了又搜去了三十塊的現洋那男子才喝道給我滾開朱斗山說聲得令慌忙走到樓梯傍邊不提防又被那男子從背後一脚踢下樓去要曉得朱斗山踢下樓來性命如何待在下選了一個黃道吉日再詳詳細細細

講給看官們聽罷。

日本人雇人招買仁丹。前用軍樂後隨彩旗數十燦爛奪目。遊行街市。某鄉人初見之。疑爲迎親急奔。避見者問其故。答曰恐衝撞花粉煞云。

癡僧

一二

● 枇杷誤琵琶

序 英

有餽枇杷於沈石田者。誤書作琵琶。沈報以短簡語殊解頤。曰承惠琵琶。開盒視之。聽之無聲。食之無味。乃知司馬揮淚於江干。明妃寫怨於塞上。皆爲一啖之需耳。觸後覓之。當於楊柳曉風梧桐夜雨之際也。

□眼淚製造廠

姚民哀

吾妻曉香瞧見第九期快活海鷗客話小說裏頭西神殘客的評語有「火車輪埠是眼淚製造所」一句話她就同我討論起眼淚問題來了她說火車站和輪船碼頭雖然是眼淚產生區域但是祇好算眼淚分銷處不能說他製造廠我到訪問她了照你的意見

的。自從交通便利之後。從上海到北京費不了多少工夫。吃了多少辛苦。今天九点钟。上海動身。明天晚上十点钟。就到了北京了。一回來。一回去。一毫沒有勞苦。那些陳年宿話。簡直可以不用。更不必煩勞。眼淚鼻涕。了。譬如。你和我倆。自從結婚之後。到現在十年。這十年裏頭。你「北京」「奉天」「濟南」。送行的時候。掉過淚來。可見車站和輪船碼頭。多少工夫。吃了多少辛苦。

頭的眼淚銷路。很微細的。除掉了十九世紀。舊式家庭人物。在那車站和輪船碼頭路略點綴些外。二十世紀產生的人物。簡直不肯。把眼淚在車站和輪船碼頭上瞎用。就是舊家庭人物。在這種地方。揮淚也。和土販差不。多。土販是鬼鬼祟祟的上下。恐怕被人查穿。用眼淚送行的人。是嗚嗚咽咽。把手帕拭着。恐怕被人羞說。從沒有號啕大哭的送人。動身。如从根本上着想。你這樣送行。那動身的。

人在路上放心得下麼。因此上我把這一項眼淚列在私貨裏頭和土販比較不能算他。人情上需要品。你說對不對。

我聽見了這種怪話。忍不住笑道：你既然不承認火車輪船旁邊的眼淚是正當的。我到又想着了。「醫院」「監獄」「會館」三處地方。凡是到醫院裏望病。監獄裏探問。送殯到會館門口。或是逢節日到會館裏焚化黃阡。大多數人要流淚的。你說那一處是應

好比東洋貨中看不中用了。至於監獄裏的
眼淚却同「聽戲陪淚」「看書陪淚」多
是一條路的心不傷斷不會掉淚不過也有
分別的譬如犯奸案盜案收禁起來的人一
者來親戚朋友自家人不大情願去探望。
即使偶然探望本人還一毫不懺悔探望方
面是有智識的可憐他死神在頭上兜圈子
他還想不着不免掉起淚來除非親人而具
有高尚智識的不會流出眼淚來一種本人

已經覺悟見面就說懺悔話或是冤枉被捕
的那是不一定有智識的親人纔流淚就是
朋友或是心慈的陌生人聽見了也許要出
眼淚的但是你所說的多是眼淚經理家不
是製造廠我說「死人」「遭回祿」「夫
妻爭口」那種眼淚可是製造廠了曉得嘆
到被她楞住了再也說不出「眼淚」製造

廠的原理來

曉香道勤如不是要討小了麼他家裏有了這樣一個羅刹鬼神胆敢像張勳復辟似的娶妻這纔是眼淚製造廠前天小香同你談起非續娶不可的理由並且托你做媒否則家裏小孩子沒管束自己出去不放心這也是眼淚製造廠你勸良臣不要加入發起人他偏不聽今天報上登出那個交易所不是良臣名字在裏頭麼這也是眼淚製造廠分別起商標來勤如是妻妾爲記小香是兒女

爲記良臣是朋友爲記其餘小廠屬於女性方面譬如放六七歲小孩子在馬路上逛不管理丈夫有病無病廝混着或是不計收入濫吃浪費添着丈夫負担冥冥中髮霉在那裏動議開眼淚製造廠了屬於男性方面軋朋友不分青紅皂白胡調不量量自己身體一個人討兩個妻子或是自己知道吃醋心重偏偏歡喜多相交女朋友這都是想做眼淚製造廠的股東雖然社會上天天發生却不

算是大廠家。因爲將來製成了眼淚。不過一時用着罷了。

我聽到這裏。止不住大笑起來。道看你不岀到是研究社會心理學的專門家。把眼淚的原料多分割明白了。但是還有熱心國事的。大家有時流的淚。是那種廠裏製造的呢。曉香道我武斷一句。這種眼淚結婚上轎時候。流的眼淚。在一個廠裏的出。

品吧。

有個朋友說道古文中那篇蘭亭集序。由夫人之相與俯仰句。讀起。倘使那夫人。的夫字。讀作平聲。算做夫人的解法。一路讀下去。那麼就別有形容了。諸君試想想必覺好笑。但是王右軍。丸原有知能不叫起冤屈來麼。

月笙

□ 黃大

謝 獄

黃大是縣立第十六高小所蓄的犬的大名。貫耳周先生心裏雖然很不願意人家叫他。現在忽然做了該校教員周先生的雅號。起初還只有幾個說笑慣的同事們說着後來連學生們都知道他叫「黃大周先生」了。一傳十。十傳百。一天天的傳出去。一地方都知道這「黃大周先生」的大名異口如雷。帶說帶笑的黃大長黃大短黃大怎樣想到。

廚下去偷肉喫。有時還眼巴巴的向着黃大嘴裏把周先生叫得鑽天價響。却是令人難堪。也算得周先生的不幸了。但是這不幸還是從幸中得來。周先生得着這雅號却有一段。豔史頗足。令人發噱。諸君聽着。待在下慢慢的講來。

周先生本來是個塾師。在三家村上開了一爿。子曰。鋪青氈。一席。頑童七八。一天到晚。像獄卒般的守着。只聽得「子曰……詩云……」的聲浪。和向晚的烏鵲一般的亂噪。如此一個年頭。不過幾十塊錢的進賬。然而周先生已是喜得眉花眼笑。除了他自己必需的用途以外。到了年終。還得替他家中的黃臉婆製一套新衣。歡欢喜喜的過年。到也別有風趣。但是周先生在他的老本行以外。還有一件特別事情。却是他的第二生命。便是舊小說中時常說的「私訂終身後花園。團圓結果中狀元」主義了。平生崇拜這個。

主義腦海中便印着許多舊時形容婦女的話頭。什麼「沉魚落雁」「閉月羞花」；都讀得爛熟。比毛詩中的「彼美人兮」和「期我乎桑中」……等章還要解得透澈。一些有時還躍躍欲試的想獻獻他的偷香妙手。可是情人不遇。有志未遂。花晨月夕。顧影自憐。感慨身世。頗涉遐想。而平生尤豔羨西廂中的紅娘和三笑中的秋香。常常自怨自艾的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

該是周先生命裏要交好運這一年三家村的附近一個鎮上辦了一所高小便是這縣立第十六高小了。校長楊先生因為學生不足便想到要取締私塾。無奈這些冥頑不靈的家屬偏不信學校反說周先生如何熱心。如何嚴厲。即使取締了私塾學生也未必肯到學校裏來。便想了一個方法。把周先生請到學校裏來當教員。一方面請周先生去向各家屬說法。勸他們送子弟進學校。周先生聽

說學校裏要請他去當教員一喜非同小可。

此時得來可以見得他成績的一班了。

彷彿前清遺老一日升任了民國官僚。他說得天花亂墜一個個都肯送子弟入學。從此以後周先生便得意洋洋的擺出「洋先生」的架子來了。可是他在學校裏擔任了一年。教員除了用十七世紀的教授法教兒童讀死書以外別的成績可說一些也沒。有。但是他課外作業（譜學）的成績却大有可觀。就是這「黃大」二字的雅號也在。

楊校長的家距離學校有二十多里。往來頗感不便。可巧這校舍的西面還有幾間空屋。便把眷屬遷移到校裏來住。因此除了原有。的校役外更添雇了一個女傭。帶着做家裏的雜務。帶着理會校中的膳食。這女傭是怎樣一個人呢？原來是黃包車夫興化老二的。令愛叫做綠姑的蓬頭天足。到有些時髦女學生的風範而且玉體還要比練習過體操。

的女學生們發達些，穿着一身大清式的毛青布衫，大搖大擺的走來。一種神氣彷彿在什麼地方的滑稽畫裏見過的。但是周先生見了不由的心花怒放，神魂顛倒，疑心是紅娘再世，秋香復活，恨不得即刻向青衣裙下連磕幾十個大頭。無奈衆目昭彰，不好意思。只得慢慢的先用「美目盼兮」的工夫，得寸進寸，得尺進尺，也是周先生的手段高妙。不久竟目成了有一次裝着向廚下去打水。

洗手可巧遇見綠姑，便說了許多欽慕的話。綠姑還是半推半就的打着興化調說：「阿唷，嗚……先生……不要被旁人聽見了，要難爲情！」周先生還是做出他的癡相來，引綠姑笑。綠姑看了忍不住便把血盆般的嘴，嬉了一嬉。周先生以爲這便是愛他的表示了。喜歡得什麼似的，連骨頭都發了酥。一天天的下去，上課也沒有定心了。每晨一早起，來也不用校役費神，便拿着面盆、手巾、牙刷。

漱日孟香肥皂等親自走到廚房裏去漱洗。還說校役不當心打到盥漱室裏去的水多半是冷的不如親自到廚房裏熱騰騰的洗得適意（適意是適意其實並非水熱了適意）並且習勞也是吾人所應該的新人物。還講究「勞動神聖」呢校役聽了到也歡喜落得省事還說周先生一些不搭架子連面水都不勞我們打其實還沒有懂得周先生的用意咧上午還不到十二點鐘周先生

便自念自語的道「早上的粥太薄了……吃下去不多時就餓的……不知道飯煮好沒有……」嘴裏說着兩隻腿便不由自主的走到廚房裏去了看着綠姑煮飯燒菜嘴裏還不住噠哩咕嚕的瞎三話四一時飯哩一時菜哩一時又說到綠姑身上來了綠姑聽得這樣那樣的說知道他是個有心人便也嬉皮笑臉的隨口「飯哩……菜哩……你哩……我哩……」的答應他這樣的每

次相遇祇少也要十分鐘的光景周先生纔走出廚房到了晚炊時又是這樣有時一隻黃色而肥大的狗垂涎欲滴的走到厨下睜開了一雙烏溜溜的狗眼看着周先生周先生回頭時目光和狗眼適成直線心裏便覺得非常害怕似乎他的祕密被狗眼窺破了。一般便暗暗的罵道「可惡的畜生……還不出去……」其實這不知不覺的狗不過依不忍去到了黃昏周先生還有二種功課。想偷食吃罷了何曾窺破周先生的一肚皮。

鬼主義也是周先生心虛所以當他情敵看待假使狗能說話一定要嚷着「冤枉！冤枉！」了唉！可憐！夕陽西下時綠姑手提着便桶一步一步的經過校園向廁所裏走。可巧這時候已散學了周先生便興高彩烈的大踏步走到廁所側面張着嘴立在下面風似乎木樨風味比蘭麝還香得多所以依依不去了黃昏周先生還有二種功課。一種是打熱水洗腳一種是溫茶都是直

達廚房躬親勞役的如此每天祇少有七八次到廚房裏去可是事在人爲有志竟成該是周先生天禧星照命火候既到事無不成一番苦心竟卜得個「承蒙不棄恭候光臨」的懿旨周先生喜極欲狂敢不惟命是聽心不在焉的完了功課等不到天晚已是心頭躍躍欲試好容易等到月上柳梢時機會到了不可失之交臂便乘着高興一溜烟的跑出教員臥室預備教授夜課去了。

楊校長眷屬的住室在校舍西面從周先生的臥室向西走過一條長廊便是廚房廚房以西是校長太太的臥室綠姑的臥室還在向西一間廂屋裏周先生要從自己臥室裏走到綠姑那邊去一定要經過校長太太的房外這重難關到是很不容易過的周先生在日裏雖然曾經走過但是暗中摸索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這天晚上周先生纔走過廊下廚房外的路上不知橫着什麼把周先生

帶倒了一骨碌跌在地。可是這一來聲音很大。早驚動了房裏校長太太的好夢。以爲是樑上君子惠臨了。便隔着房喚綠姑道：「綠姑！什麼聲音響？不要是賊伯伯來光顧嗎？」快些起來看一下。綠姑知道是周先生來了。嘴裏答應心裏暗暗叫苦。急匆匆的走出房來。早看見一個黑影向廊下退却。明知是周先生。但又不好說明。一時情急。智生便隔房回答校長太太道：「太太！我

道是誰？却原來是「黃大」。他又想到厨下去偷食吃了。接着還高聲罵了一陣：「惡狗！可惡的狗！可惡的偷食狗！」周先生跌倒了。心裏非常着急。又聽得校長太太這樣的喚。早把滿腔慾火嚇得烟消雲散了。爬了起來。一雙腿只是瑟瑟的打顫。再也不敢前進。早預備向後轉開步走。後來聽綠姑叫：「黃大」。心裏纔定了一些。一路走一路還想道：「好聰明的綠姑呀！危急之際竟

能。想。出。這。樣。的。幾。句。話。來。和。我。開。脫。正。是。不。
僅。有。色。而。且。有。才。我。便。做。了。「黃。大。」也。甘。
心。了。……一。心。裏。想。脚。下。走。不。提。防。對。面。有。
人。走。來。黑。暗。中。撞。了。個。滿。懷。那人。吃。了一。驚。
急。問。是。誰。周。先。生。心。裏。一。急。一。時。說。不。出。話。
來。呆。了一。呆。只。記。得。方。才。意。中。人。賜。給。他。的。
雅。號。(黃。大)便。回。答。那人。道。「黃……黃。

……大……」那人。聽。得。這。樣。說。不。禁。笑。了。
一。聲。周。先。生。自。知。說。錯。了。仔。細。一。看。却。是。同。
一。個。話。柄。便。利。用。廣。告。鋪。到。處。「如。此。如。此。
一。的。傳。播。不。上。幾。個。月。這「黃。大。周。先。生。」

事。談。先。生。覺。得。非。常。難。爲。情。便。低。着。頭。一。言。
不。發。走。進。自。己。臥。室。裏。去。了。原。來。談。先。生。也。
是。個。中。一。分。子。不。過。手。段。較。周。先。生。靈。敏。些。
罷。了。這。天。下。午。看。着。周。先。生。的。神。氣。不。對。便。
猜。中。了。一。半。所。以。起。了。酸。化。作。用。在。暗。中。盛。
視。着。周。先。生。便。是。這。廚。房。門。前。地。上。橫。着。的。
東。西。也。是。談。先。生。預。爲。布。置。這。一。來。到。給。他。

的大名竟傳遍一地方只是周先生聽得人們這樣的叫臉上終是現出桃花色心頭還不住的逼……迫……逼……迫……的跡嘴裏只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唉！周先生也算得個「情場失意人」了。

貧士某貌不揚。戀一女學生。向之乞婚。女拒而不允。某憤甚。信口歌一歪詩曰。
「對鏡徒嘆奈何天。兩手空空實無錢。
欲享閨中美人福。必須財貌兩雙全。」

●鄉紳竹枝詞

寄

●鄉紳竹枝詞
寄夢

曩於友人處得見鄉紳竹枝詞四首云睡起聞敲十句鐘芙蓉一管破朦朧早航送到新聞紙先撕些兒搭烟筒公事私事太紛紛到處運動最殷勤自治會與教育會選舉得中倍歡欣禁烟人是嗜烟人放火由儂莫點燈罰款橐中今已滿拱宸橋畔會多情情話三聲心花開麻雀還須個儂陪十二圈完歸去也四人轎子兩人抬楠寫鄉紳情景維妙維肖

●鬧脾氣先生傳

張學伍

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人見其鬧脾氣因以爲號焉量如淺杯一滿則溢好自誇凌燦一切倘有人面折指摘便握拳瞋目怒而弗食姓嗜公煙鄙吝不愿自購常就其朋舊求乞有所得輒伏枕大吹醜態畢露行險徼倖無惡不爲衝冠之氣鬱怒之容勃如也常交便佞之友共肆陰謀刻薄成家以此自終贊曰昔人有言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味其言茲若人之流乎使氣吹煙以快其志煙霞之徒歟輕猾之徒歟

● 頭蚊蟆降壇

吳訥之

神鬼之事連孔二先生尙且不肯多說。在下更何敢妄議。是非不過在今日科學昌明時。代研究這靈魂學的人委實不少。斷不能說這事竟有也不能說。這事絕無像克得路轉角。那一座高大洋房內裏設着乩壇。給人問病呀。求子呀。倒狠靈驗過幾次。不過有一次。

因會內經濟不足。那個會長王五却串通他會裏的人和那張青雲先生開着頑笑。雖說敲了一筆大大的竹槓。倒是一件狠滑稽。狠有趣味的事。讓在下慢慢寫來。

張青雲雖說作海上寓公。閉門謝客。但他歷任湖南知事。囊橐狼豐。聽人說他不但刮地。

皮的手段狠高而且鏟地皮的手段尤辣所以這次王五的眼光射在他身上也拿出又狠又辣的手段來敵他一下總算是替湖南的百姓吐一吐怨氣

這天張青雲隨着王五等人在壇下行那三跪九叩首的禮有人將那個風馬雲車的請神符燒了又有兩個人扶着那支乩筆頃刻間沙盤裏簌簌作响寫出幾個大字吾乃本施城隍頃刻玉帝降臨爾等諸宜肅敬衆人

見玉帝臨壇真個連呼吸都低微下來獨張青雲心裏格外忐忑的亂跳暗想不好玉帝若將我湖南的劣迹批判出來不是硬在人前自行出醜嗎在這當兒那個沙盤裏又寫

出來道吾乃四值功曹玉帝已排駕出南天門肅敬無譁爾等跪接這時衆人忙跪地上

張青雲上下牙齒真個有些打戰起來說也奇怪門外那幾棵梧桐樹忽的被風刮得簌簌作响似乎有些像萬馬奔騰一般將桌上

一對燭光吹得搖曳不定。這時沙盤內又寫道爾等免跪吾乃玉帝是也。有何事可問衆人才一齊站起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面面相覷。內中雖有幾個外人。要問事的。這時連氣都不敢出。還敢問嗎？王五將張青雲的袖子扯了扯。低低說道：「你有事可跪下去問一問。」玉帝青雲聽他這話。只急得紅筋暴露。他心裏正懷着鬼胎。怕玉帝揭出他湖南的劣迹。對王五急道：「我……我本沒……」

沒有事問你叫我來……來參觀的。這時上面又寫道：「何處哭聲？」衆人見這話疑神一聽。是有個婦人哀哭着王五。這時忙出外查了。查復回到壇前跪下道：「啓奏玉帝。這哭聲係隔壁一個老婦人。因痛他多年老女僕。在今早暴疾身亡。才驚動帝駕。望玉帝赦其無知。罷王五說畢。又站在旁邊。那沙盤內又寫出六個大字。賜他丹砂一粒。說也奇怪。在晶筆下竟露出一粒金丹。光潤異常。王五代那婦

人。叩。謝。這。才。沙。盤。內。寫。了。一。個。退。字。衆。人。知。
道。玉。帝。已。退。才。大。家。舒。了。舒。氣。張。青。雲。還。不。
住。揩。着。額。角。上。的。汗。珠。子。剪。直。和。獄。犯。遇。赦。
一。般。王。五。一。面。着。人。將。這。丹。砂。送。去。一。面。望。

罪。孽。罷。着。張。青。雲。捐。資。兩。萬。其。餘。也。要。量。力。
資。助。張。青。雲。見。純。陽。祖。師。叫。自。己。出。資。立。廟。
不。由。大。喫。一。驚。正。要。默。禱。預。備。討。情。那。曉。得。
那。支。要。命。的。亂。筆。又。判。道。

不。接。善。緣。是。爲。大。癡。虧。心。暗。室。

汝。豈。不。知。

作。善。降。祥。

作。惡。招。殃。

刮。來。地。皮。

墳。汝。宦。囊。

險。既。將。玉。帝。請。來。爲。何。又。不。問。事。玉。帝。已。將。

守。南。天。門。使。者。梟。首。示。衆。怒。其。無。故。亂。報。爾。

等。又。添。一。重。罪。孽。此。事。惟。有。立。廟。祭。祀。懺。悔。

這。八。句。似。通。非。通。的。判。語。居。然。嚇。得。張。青。雲。

面無人色。暗暗叫苦。我若不承認。怕祖師還要寫出我的曖昧來。咬住牙齒答應下來。在這時候。那隔壁老婦人領着一個身穿殫衣的老僕走來。大家不由嚇了一跳。這婦人和女僕也不暇同人說話。走到壇前。躊躇如搗蒜似的嘴裏還念道。承菩薩恩典。賜了丹砂。我這老僕又二世爲人了。旁邊那些人才知道。是玉帝的丹砂。將這老僕救活轉。恨着那時。不向玉帝求一求。你埋怨着我。我嗔怪着。

你有的說。家母的舊病復發。不能下床。有的說。老妻連日嘔吐。不能行動。我們遇到這機會。不向玉帝求靈丹。轉讓這老僕。討這便宜。我們真個脂油濺住心了。王五聽他們埋怨着。暗暗好笑。倒是張青雲聽這話。怔了一怔。對王五說道。祖師既叫我捐助二萬金。敢不遵命。但二小兒近日忽發着神經病。終日咄咄。書空。還請你在祖師面前替我求一劑仙方。來醫治他這病。王五道。可以。可以。但今日。

已。不。早。了。等。下。一。期。開。飛。鸞。再。說。罷。你。的。款。
子。請。你。早。點。匯。來。好。讓。我。們。僱。工。起。造。
那。些。問。事。的。人。和。張。青。雲。走。後。這。會。裏。的。人。
個。個。豎。着。大。拇。指。頭。對。王。五。笑。道。你。老。神。機。
妙。算。委。實。叫。人。打。心。坎。兒。上。佩。服。真。個。弄。得。
張。老。頭。子。死。心。場。地。的。相。信。明。日。還。愁。他。二。
萬。金。不。送。來。嗎。這。個。法。子。真。虧。你。想。出。來。說。
說。道。王。先。生。你。昨。晚。怕。我。哭。得。不。慘。痛。我。今。

日。想。着。我。家。死。鬼。先。生。真。個。說。不。出。心。裏。一。
種。難。受。其。實。他。倒。死。了。六。七。年。我。還。想。他。嗎。
不。過。我。今。日。是。真。哭。不。是。乾。嚎。你。不。相。信。你。
看。我。這。眼。眶。子。到。這。時。還。紅。着。呢。王。五。見。他。
看。我。這。眼。眶。子。到。這。時。還。紅。着。呢。王。五。見。他。
們。得。意。着。高。談。起。來。忙。笑。道。你。們。說。話。放。低。
些。須。防。屬。垣。有。耳。窗。外。有。人。他。的。款。子。還。不。
曾。送。來。呢。內。中。有。一。個。人。說。道。哥。呀。你。的。心。
怕。是。水。晶。般。做。的。怎。麼。這。樣。玲。瓏。剔。透。你。下。
一。期。答。應。他。開。飛。鸞。沙。這。飛。鸞。品。筆。是。不。用。

人扶住的那時候怎能隨心應手。王五道。那時候自有辦法。哥哥不是在你們面前吹牛。像這種事到處可以隨機應變。

張青雲不曾過了兩天。將這兩萬元的票子送去。催着王五開飛鶯沙。王五接了票子。答應日期。這天將乩筆移在樓上那一支乩筆繫在空中。無人扶着。竟會寫出字來。甚麼人瞧見。還敢道一聲不信。在下能替他發得毒誓。真正不是真的。大家又行過禮。站在一旁。

靜等乩筆判下。說也真個奇怪。那沒人扶的一支乩筆繫在空中。真個在沙盤裏流動起來。嚇得兩旁邊的人個個橋舌不下。不過那沙盤裏的字。人不能認識。清楚寫出來和蚯蚓一般。既不是回文。也不是滿字。大家暗暗納罕。王五在這時候跪下道。請神人指示明。白後叫那兩個素扶乩筆的人仍上來扶着。這時盤內才現出清清楚楚的字。盤內寫的是吾乃本坊土地是也。適才是耶穌臨壇叫

吾充臨時翻譯大家才知道先前寫的是臘丁文字張青雲這時又跪下默禱一番那沙盤內土地老爺翻譯出來的彷彿是聖經上的一首讚美詩

不自由兮毋甯死 上帝福汝
親權壓制兮 不合時宜
要轉危兮變爲安 懷愛自由
文明結婚兮 汝可無憂

五先生的大筆他探聽張青雲兒子的病是因為戀愛着一個女學生受他老子壓迫不能自由所以神經上受了激刺終日喃喃語這原是心病張青雲見這判語明明叫他拋棄親權免來干涉他不住長長嘆了一口氣道既然上帝吩咐下來敢不遵命我要再來強替他訂婚姻委實真不合時宜了他回家對他兒子講了許他自由結婚他兒子的病真個一天好似一天了這裏王五見張青哈哈這一首不倫不類的判語權是那位王

雲走後才將那支筆放下來又叫人將樓上那塊頂板搬開取出一個極大的癩蝦蟆原來這支筆的繩子是由頂板上洞裏扣在癩蝦蟆腿上外將東西罩住他所以癩大爺在頂板上跳來跳去那支筆也就在盤裏和畫蝴蝶衆人真個笑得要跌倒指着王五笑道我們真佩服你虧你想得出來還要說是耶龢臨壇土地翻譯何不爽爽快快就說癩蝦蟆癩大哥臨壇罷了王五也笑道游戲三

昧不這樣來騙他哼哼那張老頭刮地皮來的錢就這樣容易捐上二萬金嗎俗語說得好他的錢來路不明我們敲得正好

●負債詩

序

英

昔有老翁生平多負欠嘗吟詠以解嘲詩曰「思量欠債最難過國債如何不怕多我債却無田產抵想來國債有山河」談諧中寓諷諷不識財政當局讀之作何感想

范菊高

● 一個多職業底人

一天十字街頭的旅館裏來了一位旅客。別人問他道：「朋友！你有什麼貴業？」他說：「我是造山開河的！」「呀！可是工人嗎？」「不！我還能植樹種花呢！」「是花匠嗎？」「不！我能起屋闢地的！」「明白了！你是一個泥水匠。」「也不是！我能夠做人。」「難道你是挑糖人擔的嗎？請你做一個『老鼠偷油』和『蚌壳精』讓我們賞識賞識。」「不！不！我能夠興雲佈霧的！」「啊……原來你是個妖道……」「不對。不對。我能夠做使人見了肉麻骨酥的美人兒。使人見了心驚肉跳的惡魔鬼……」「哎。唷！可怕呀！我們撞見了狐仙了快些逃呀！快些逃呀！……」「喂！朋友！不要慌。我明明是人怎說是狐仙呢？……可笑……告訴你們罷……我是唐伯虎的徒孫咧……」「唉！失敬了失敬了原來是位畫師……」

■ 豆腐阿二

沈井蛙

快發財彩票店門前掛上一塊黑牌寫着四個白粉大字道財臨旺地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是頭彩一二三四五號却將這幾個字用紅顏色大大的圈了一個圈兒店裏櫃台上點起兩枝大蠟燭另有一只小香爐爐裏的煙一條一條地升起來店主用手理檀香

一壁笑說道這一次頭彩號碼倒也奇怪得很開彩已經有三天了還沒人來領錢這個得主台衝究竟是誰一個夥計說還是全張售出的呢這人運氣倒好剛在這個當兒打從外面跳進一個人來滿頭淌着黃豆般大的汗珠兒年紀約摸有三十多歲穿一件玄

色斜紋布短衫。左肩膀上補着老大一塊藍布。有碗口大小褲管高高捲起。赤着脚。脚上沾了好些泥漿。皮膚就像金華火腿一般的黃裏。帶黑跳進門來。便連珠價喊道。喂。這一回頭彩可是第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號麼。

店主向他上下打量一番。給他一個不瞅不睬。還是旁邊來對號的客人們告訴了他。那人纔喜得拍手謝過。一聲就跑。店主冷的說道。像這樣窮鬼也是得頭彩的人麼。

那窮鬼一口氣跑到朝天街王小二豆腐店裏。向壁上拿下一件破長衫。在袋裏摸出一大張花花綠綠的紙來。瞧了又笑笑了又瞧。自言自語道。這不是頭彩第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號麼。反來覆去念個不住。面上青了一塊紅。一塊不知他心裏是喜是憂。旁邊走上一個磨豆腐的老頭笑道。阿三我對你說的可對不對。阿三大模大樣的坐了下來。說。窮鬼快去替我倒盞茶來磨豆腐。老張瞧阿三。

神。色。已。料。到。八。九。分。果。然。去。倒。一。盞。茶。恭。
恭。敬。敬。捧。到。阿。三。面。前。阿。三。好。不。得。意。笑。道。
現。在。天。已。晚。了。明。早。你。隨。我。去。扛。銀。子。少。不。
得。有。錢。賞。你。老。張。聽。有。賞。錢。早。已。笑。得。眼。睛。
沒。縫。阿。三。拿。着。彩。票。心。裏。想。道。今。夜。將。他。放。
在。那。裏。纔。得。穩。當。又。恐。怕。毛。賊。來。偷。急。得。甚。
麼。似。的。虧。他。想。得。到。竟。把。一。條。長。線。繩。好。彩。
票。吊。在。樑。上。自。己。躺。在。硬。板。上。面。巧。巧。那。彩。
票。從。樑。上。掛。下。來。離。他。眼。睛。只。隔。一。尺。多。遠。

阿。三。就。目。不。轉。睛。的。望。着。守。到。天。明。弄。得。一。
夜。沒。有。合。眼。好。容。易。天。已。亮。了一。骨。碌。爬。起。
來。拖。了。老。張。就。走。大。家。坐。了。車。子。到。快。發。財。
彩。票。店。門。前。停。下。付。過。車。錢。忙。將。那。彩。票。望。
櫃。上。一。拋。店。主。人。拿。來。一。看。又。向。阿。三。打。量。
不。覺。伸。長。了。舌。頭。半。晌。縮。不。進。去。好。一。回。才。
大。笑。道。財。臨。旺。地。大。彩。常。來。足。見。先。生。洪。福。
齊。天。不。但。是。小。號。之。榮。幸。也。還。沒。有。請。教。先。
生。貴。姓。台。甫。阿。三。記。着。昨。天。的。氣。狠。狠。的。向。

店主人瞪了一眼道我就是豆腐店裏阿三。什麼龜姓鳥姓總個不清快把錢來店主人笑道好極好極我們就到公司裏領錢去罷說着三個人一逕就到公司裏公司裏的辦事人員更不待慢捧出一疊鈔票整整有二萬元給快發財店主人打了一個九五折扣。阿三淨得一萬九千元就用手帕裹了提起便走老張說沒有銀子扛我替你拿鈔票罷橫豎賞錢是短少不得的說時就要接包阿

三死命奪住不肯放手出了門公司裏放了許多鞭炮爆仗劈劈拍拍的響便有一大羣叫化子約有四十多個人不約而同都跟在阿三背後口口聲聲喊道老爺財氣好運道好今年發二萬開年發二十萬大洋寶滾進來老爺開開金龍手年紀活到九十九一唱百和喊得驚天動地阿三喝了一聲一羣叫化子立刻打了一個圈子把他圍在中間剔起眉毛大家有動手的樣子阿三這一嚇

非同小可。忙到錢莊店兌了一百個袁世凱。隨手散給他們抽出十元賞給老張。老張謝天謝地說阿三哥真個爽快。二人回到豆腐店。大家坐下。忽地有三個人進來。都向阿三道賀。打躬作揖。十分客氣。一個說是慈善救已會會員。一個是中飽團幹事。一個是肥利社社長。要求阿三捐助。阿三沒法。就捐了三百元。這纔沒事。那時候來瞧熱鬧的人擠得水洩不通。阿三道老張你替我去請隔壁啓

蒙學堂裏的楊老先生來。還去到狀元館定十桌酒菜。速去速來。又回頭對瞧熱鬧的衆人道我們都是自己朋友。也不須客氣。就一同到館子裏喝一杯去罷。大家說不消如此。又要你老人家破鈔。嘴裏這樣講。却都立着不動。終沒有離開的。阿三道諸位隨我去罷。剛說時。楊老先生恰巧到來。將手拱到鼻際。道恭喜恭喜。你老如今是發財了。可憐老朽。一介寒儒。馬齒徒長。舌耕爲活。苦楚難言。不

知。幾。時。有。福。方。可。不。坐。冷。板。櫈。也。說。時。長。長。
的。嘆。一。聲。阿。三。一。把。把。他。拉。住。一。窩。蜂。向。
狀。元。館。去。了。

大。家。一。齊。坐。下。來。喝。酒。的。喝。酒。猜。拳。的。猜。拳。
鬧。得。不。亦。樂。乎。吃。到。一。半。阿。三。立。起。來。道。楊。
老。先。生。兄。弟。是。發。了。財。了。覺。得。這。阿。三。兩。個。
字。很。不。好。聽。請。你。替。我。起。一。個。表。字。要。雅。緻。
些。的。楊。老。先。生。搔。搔。頭。道。就。叫。財。與。罷。阿。三。
點。點。頭。似。乎。十。分。得。意。便。有。老。張。替。他。宣。布。

一。同。喝。酒。的。也。隨。着。叫。他。財。翁。財。翁。了。
王。小。二。是。阿。三。的。哥。子。平。時。待。他。兄。弟。十。分。
刻。薄。動。不。動。就。罵。却。沒。有。打。過。如。今。是。不。然。
了。他。見。阿。三。手。裏。有。錢。便。低。聲。下。氣。一。般。的。
隨。着。衆。人。財。翁。財。翁。的。叫。個。不。住。阿。三。在。店。
裏。生。意。也。不。肯。做。大。清。早。下。了。床。穿。了一。套。
新。做。的。衣。裳。踱。到。大。街。上。閒。逛。看。見。一。對。一。
對。的。男。女。打。扮。得。齊。齊。整。整。手。牽。手。兒。走。着。
都。是。有。說。有。笑。阿。三。好。不。眼。紅。就。思。量。娶。一。

個小老婆。忽忽的跑回來。他將這層意思約略說了。一二句就有許多人代他去辦。果然不上三天就娶了一個小戶人家女兒芳名叫花解語的。回來做小老婆。化費了二三千塊錢。加上別種用途。一總用去四千元開外。阿三平時抱着一個黃臉婆子。心裏已很滿足。如今見花解語生得千嬌百媚。鵝蛋臉兒。配。上桃花般的面皮。白裏透紅。水都搭得出。來。娶上一張櫻桃嘴兒。小得可愛。真個出落。

得十分漂亮。就和他打得火熱。三番五次想把他一口水吞下肚去。却將黃臉婆子撇在腦後。就在朝天街上買了一所高大房子。還去辦了許多紅木器具。字畫對條。擺共也化費七千多金。另外買下二個丫頭。伏侍花解語。男女僕人也有七八個人家。都說這時的阿三不是那時的阿三了。

阿三對門是一家李公館。李老爺和他小老婆。天天坐了汽車出去兜風。汽笛的聲嗚嗚。

嗚嗚送到阿三耳朵裏聽了十分有趣就拿出五千元照樣去買了一輛汽車用一個汽車夫名叫陸阿根自己拉着花解語並肩坐下一般的風馳電掣在街道上跑來跑去只喜得阿三咧開一張大嘴露出蜜蠟似的黃牙笑得合不起嘴來

陸阿根開着汽車剛從十字街轉灣迎面來了一個賣餛飩的挑着一副担子避讓不及被汽車兜頭一撞跌了一個鵝子翻身腦袋

上還涓涓的流出好些鮮血竟染成一個紅頭碗兒蓋兒油兒醬兒一古腦兒都打成粉碎油醬滿地流開這一聲響就有二三個巡警圍了攏來將汽車扣住把一千人衆帶到警署裏當場判定汽車夫駕駛不慎罰金五百元無力監禁三月陸阿根哭喪着臉問阿三那借阿三沒法也就允了過後他把阿根改做燒飯的又將汽車擋起再也不敢鳴鸚鳴的出風頭了

花解語在家裏時候素抱門戶開放主義終日惹花沾草引得蜂狂蝶浪他爹娘是天生的一對鴉片煙鬼只要有錢樂得眼閉眼閉去吞雲吐霧花解語最愛俊俏風流他如何耐煩伴着阿三這樣一個齷齪委瑣的醜漢還是看銀子面上才把一肚皮怨氣捺住幾次三番想去勾引些少年浪子可恨阿三一天到晚紮住着他沒得空閒謀遠不如就近他往常坐汽車時候看見車夫陸阿根身上

倒還乾淨又生得魁偉非常就有些眉來眼去了

這一天晚上花解語抽了一個空來找阿根恰巧阿根獨自一個人坐在柴間裏吃飯一眼看見花解語來了忙把飯碗放下歡迎進來

那時候阿三在樓上檢點銀錢數了一遍只存一千多元了這一嚇直把他嚇得魂飛天外大喊了一聲倒在地上阿根聽這一聲思

量逃走沒有留心將一盞火油燈潰翻燒着稻草。登時火勢蔓延。冒穿屋頂。照得滿天通紅。男女僕人們剛在門房裏打牌。九呼盧。喝雉。正好起勁。猛聽得必必剝剝的聲音。一回子牆坍壁倒。知道勢頭不好。就大家提了水桶救火。阿根偷空牽了花解語。從後門走出逃之夭夭了。

一時鄰舍人家都披了衣服出來瞧看熱鬧。袖着手兒遠遠地站定。你談我笑。說道阿三。一看却見窗格子裏幾十條火蛇探頭探腦。

發財不過一個月。怎麼敗得如此快。唉。悖而入者必悖。而出是一毫不錯的。所以一個人終要拿本事去掙錢才能成家立業。有的說阿三這樣一副面相窮骨顯露。那裏有福分去享受他呢。你一聲我一句議論紛紛。鬧得沸反盈天。待得救火車趕到已經燒去一半了。

價鑽將進來。煞是可怕。銀子攢在檯上也顧不得了。起身就逃。剛逃到門外。只聽轟然一聲。一所大房子登時化作一片焦土。火勢也漸漸熄了。看熱鬧的人也漸漸散了。阿三坐在地上抱頭大哭。

小老婆逃走了。汽車壞了。房子燒掉了。銀子用完了。剩的錢也不知去向了。身邊不名一錢了。阿三還是一個阿三。只得一步懶一步走到王小二豆腐店去。依他哥子。依舊天天。

穿。上。破。衣。裳。天。天。捱。他。哥。子。的。冷。嘲。熱。罵。黃臉婆子早已跟了他人。阿三到此弄得人財兩空。以後可就沒有人再叫他財翁財翁了。

某往糖食肆以二銅圓購寸金糖。移包就與之。某嫌其少。移固滑稽者曰。羹羹二銅圓得糖如許已便宜矣。君獨不顧名思義。糖爲寸金乎。

際雲

壹 腐 阿 三

一一一

鄉人第一次趁火車行李極多寫了行李票之後看見東西多被他們搬去一時不知所措忽然又聽得他們說你的行李已有一百多磅應當另加行李費若干鄉人聽得一個挪字（諳音）棄了行李就逃車站上的警察曉得他誤會的緣故當即追去想叫他回轉來和他說個明白鄉人看見警察追他發益着急逃得更快一面還大喊道你們要來擋我我情願不要我的東西快些逃性命要緊

金仲堅

□ 奪父奪翁錄

唐忍菴

凡讀女權雜誌者無不知王嫲英女士之名。最近出版之婚姻號女士發表其主張大致謂往昔機械式之婚姻實非合於人道舊時女子固無奮鬥之力至於今世萬不宜重見此惡刑加我女界之身我女界同胞亟應堅持定力勿爲虛榮或權利所渲染而失其自由與人格此論既揭不獨爲二萬萬女子揚眉吐氣男子之崇拜石榴裙下者亦不乏其人然女士實欲表示意思於張自立之前俾張自立知心既相屬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次日張自立亦作一文披露於其主任之自立報竭力贊美女士之說且曰女

界。應。爾。男。子。何。莫。不。然。世。有。爲。貨。幣。聲。色。所。
惑。而。毀。其。素。志。者。不。得。稱。之。爲。男。子。同。聲。相。
應。同。氣。相。求。儼。然。夫。婦。之。唱。隨。讀。報。與。雜。誌。
者。無。不。震。彼。二。人。之。名。謂。文。學。界。之。偉。人。張。
自。立。先。生。王。惲。英。女。士。洵。足。爲。溷。濁。世。界。之。
明。星。其。名。譽。之。隆。猶。郭。季。笙。之。於。經。濟。界。也。

年。願。爲。翁。之。子。若。媳。者。速。於。一。月。內。投。函。於。
翁。一。郭。季。笙。之。富。幾。敵。全。國。此。廣。告。披。露。後。
舉。國。之。人。咸。認。爲。千。載。難。遇。之。機。緣。一。時。識。
字。之。士。女。皆。絕。跡。於。交。易。所。獎。券。店。之。門。殆。
謂。苟。能。乞。文。字。之。靈。當。老。翁。之。選。則。立。成。鉅。
富。競。集。於。書。坊。求。購。尺。牘。而。書。坊。中。自。主。人。
以。逮。學。生。咸。思。作。老。翁。之。子。恐。他。人。奏。尺。牘。
無。子。無。期。功。之。族。無。骨。肉。之。親。爲。嗣。續。計。欲。
之。效。屏。絕。弗。售。著。作。家。亦。擋。譯。著。小。說。之。筆。
得。一。子。又。欲。得。一。女。即。以。配。子。爲。媳。國。內。毒。
專。從。事。於。書。翰。蓋。思。於。千。百。篇。中。擇。其。最。精。

美者投之老翁冀奪錦標老翁之家得信之多遂超過於郵局

當此舉國若狂之際張自立於其報尾作調疏之辭曰翁此舉乃大可試驗今日人心之趨向果國人尙具氣節者決不肯謂他人父然預料翁之子媳必多於飼寥寥數語頗極談諧之致然據日光精銳者之觀察全國之人除張自立王暢英外無不思爲翁之子若媳者初不因其調笑而沮意興

吾書今當述老翁之狀矣郭季笙者年在七十外生平未享家室之樂而老人自一歲迄

今舍丁父母之喪外無時不樂幼時飄泊南洋爲機廠工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餘時則熙熙然樂其天趣厥後經濟稍裕漸躋於富以逮暮年遂擁鉅產或謂翁裕於資而嗇於嗣翁宜自悔當年不娶之誤翁乃歷引鄰友悍妻逆子之事以自譬解轉覺無室家之累別有樂趣此次忽發奇想欲一覘金錢之

魔力創此破天荒之奇舉。一月以後書牘山積。翁乃逐一親自啓讀。皆具景仰與甘爲翁子。若媳之意。或附履歷縷縷述其平生事業。及所畢業之學校。或附照片男女二界中西之服妍醜之貌。目不暇給。最後老翁於此數十萬書牘中。選其言詞最懇切者。男女各一人。

男子之書曰。

我至尊重至親愛之父親膝下孺子蓄意。

爲我父親之子者久矣。輒無機會不敢啓齒。然此懷耿耿以爲孺子終當爲我父親之子。始不負此一生。顧孺子之慕父親。初非震於父親之富碩。卽父親爲寢人者。孺子亦甚甘之。請言其故。曩者父親在新加坡。救護一窮而無告之華人。仁者用心至堪。傾倒而且合於愛國之義。孺子卽於報端。撰一時評。竭贊父親之德。謂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此事距今已三年。度樂善如

父。親。者。恐。已。不。復。記。憶。蓋。父。親。之。腦。力。至。
強。健。其。所。記。憶。爲。家。國。大。事。凡。此。瑣。屑。之。
事。在。他。人。以。爲。積。德。我。父。親。若。亦。引。爲。積。
德。者。則。何。可。枚。舉。惟。此。卽。爲。堅。定。孺。子。甘。
爲。父。親。之。子。之。因。耳。孺。子。幼。卽。好。學。嗜。書。
若。渴。報。章。雜。志。匪。所。不。閱。輒。見。我。至。尊。重。
至。親。愛。之。父。親。之。玉。容。印。入。其。間。爲。萬。方。
者。自。問。學。力。未。敢。幾。父。親。之。萬。一。而。志。趣。

則。與。父。親。暗。相。融合。此。中。殆。有。天。緣。又。有。
一。事。孺。子。雖。非。父。親。所。生。頗。得。父。親。遺。傳。
之。性。孺。子。平。生。不。願。受。室。家。之。累。年。來。主。
任。報。務。不。得。不。虛。與。女。界。委。蛇。而。痛。苦。滋。
甚。外。界。咸。疑。孺。子。與。女。權。雜。志。編。輯。長。王。
嫺。英。女。士。有。白。首。之。約。此。皆。皮。相。之。談。王。
女。士。固。嘗。屢。欲。委。身。於。孺。子。孺。子。以。爲。人。
之。娶。婦。非。得。已。也。自。宜。慎。選。賢。淑。王。女。士。
大。言。不。慚。決。非。富。有。天。性。之。人。故。毅。然。謝。

絕。今幸得爲父親之子而父親更選一女爲孺子之妻。以父親閱歷數十年之日力所選者必非凡庸而深懼孺子之意。我至尊重至親愛之父親孺子感父親之恩乃不知何以爲報。更有聲明者孺子於父親

披露廣告之日曾作一趣評刊之報尾驟視之似爲反對父親之論調殊不知此即孺子之作用。蓋全國之衆惟孺子真心願爲父親之子被滔滔者無非惑於權利妄冀財產縱使投書於父親必不當意枉拋。心血亦至可憫。孺子欲藉一論之力阻止其進行實即爲彼儻計算以父親之明白事理詎不能深知灼見孺子之心乎。男自立百叩。

女子之書曰

媳婦郭王帽英謹百叩於我夫翁之前。媳婦爲女權雜誌之編輯長前雖撰一關於婚姻之議論。手民不慎訛字甚多致所刊

之論與媳婦之意適成相反深爲憾事媳婦幼時卽聞人言郭季笙老翁之慷慨腦膜上遂黏翁之名永志不忘迨年事稍長益知翁爲當世第一慈善家媳婦之視翁幾如西人之視上帝西人欲爲上帝之子女媳婦則誓願爲翁之女或媳苟得翁之愛憐者不啻此身驟躋於天堂抑又聞之凡人樂慈善好施與必延其壽且裕後昆翁以七十之年精神矍鑠猶如少壯豈非

明徵然媳婦雖於廣告披露之後投函於翁求爲翁媳婦胸中早蓄志願於十年以前今幸得此機會克償夙願縱他人譏媳婦依附富貴媳婦亦甘忍受決弗與辯而媳婦所亟欲剖白於翁之前者其一媳婦爲崇拜夫翁之人爲夫翁故犧牲名譽皆非所恤其二媳婦非堅持自由結婚之人曩之言論爲平民所誤不能作準翁爲人

媳婦靡所不承我最親愛之夫翁媳婦之路頓絕印幾何者卽報館與雜誌社中多幾幸福皆繫汝手若見斥者媳婦從此永無生趣惟有蹈海而死耳夫翁爲著名之慈善家詎忍見媳婦之因此而戕其生者

榜揭張自立王嫗英當選舉國大譁咸咎翁之失察似此言不顧行反覆無常之偷詎堪入選於是衆料翁快活之日盡矣而張自立與王嫗英相見彼此皆報結婚後翁詔以自立二人遂重理其自立報與女權雜誌然銷

款期以翁死之日一律清債衆亦竭誠惜與之顧自立報之用途祇足包裹番佛女權雜誌初售一元繼減半價十日之後減至一銅元仍無人購乃宣言贈書且附獎券旣勿出資且有得獎之望而舉國以得其書者爲奇恥大辱不足動心社中存書山積不得已悉付之火平心論之此中皆王嫗英女士得意

之。作惜世人之屏棄弗閱也。

未幾翁病甚殆二人色憂而心喜侍奉榻前翁呼曰孺子張自立亟應曰爹何以詔兒王幅英亦趨前曰翁何以詔媳婦翁徐吁曰我

有遺囑二人皆喜故作顰蹙之狀曰翁猶健翁死後張自立王幅英挾絕大之希望請律師啓箱讀遺囑曰「我死後遺產悉歸於慈善機關其數目之支配由孫思禮律師主持

請勿言此乃傷孺子之心翁微哂續曰趣請孫思禮律師頃之孫思禮至孫思禮者亦嘗授書於翁而翁不之取迨承翁召心殊恨恨然念以翁財產之富其酬資必厚亟應召往

得讀此遺囑語已氣息漸促遂逝逝時微聲其肩狀甚滑稽

善事業對此當無怨辭。一讀已律師驩然而
張自立王幅英相顧驚愕。此時債權競集二
人遂泣。外史氏曰二人固非慕權利者。其泣
胡爲殆以翁死之故爲子媳者所塵具之天
性耶。

某甲臨終時謂其妻曰噫我去矣我們
再會罷。妻泣曰君旣去焉有再會之日。
甲曰我之所謂再會者蓋願我二人來
世再作夫婦耳。

浮生

生

反。的。是。字。對。行。久。對。內。雁。老。
會。燒。」。的。天。字。光。類。中。天。學。
行。鵝。半。對。字。燒。陰。引。邊。究。
麼。已。隻。法。上。字。才。端。過。出。
是。燒。却。字。對。能。來。了。一。
不。鵝。也。對。飛。將。東。命。他。
能。地。公。邊。字。半。一。不。個。
行。上。正。字。鵝。字。尋。問。的。聯。
了。行。但。行。字。對。西。情。弟。首。
月。難。」。一。字。對。一。一。由。子。們。
道。了。串。對。雁。字。抄。就。把。來。
笙。半。唉。起。過。字。隻。費。了。一。對。行。
隻。成。來。字。地。字。了。一。對。行。
的。隻。便。各。字。對。好。本。上。飛。

□張飛來了

吳不笑

張大人本是一個赫赫威武的營長。這一天是一跨步走進大門。早有兩個龜奴直着噪子高叫了一聲見客。一霎間珠簾一掀。嬌嬌娜娜笑嘻嘻的走出三個如花似玉的妓女。抹角走至一家妓院門首。回顧當差的說道：「有一個叫做素梅的。叫道張大人好啊。又有一個叫做紅書的。喚道張大帥來了。還有一個叫做桂香的。呼道張飛駕臨了。」張大人嬉皮笑脸的說道：「你先回去。我要進去會客哩。」那當差的不敢怠慢。連連應了幾個是返身去了。張大人於

皮癩臉的笑道都叫得好聽於是拉拉扭扭的走進繡房坐下來吃茶紅書問道張大人你今天唱過關公走麥城的戲了嗎張大人答道我素來不會唱戲怎麼會綁關公呢紅書笑道既沒綁關公怎又打着一副大紅臉呢張大人順手拿了一柄玻璃鏡照了一照笑答道這是我今天多吃了一杯酒竟醉得這般模樣唉你們那裏知道我昨夜撞了一夜和到今天尙沒睡覺哩剛纔磕睡得要命

所以去吃兩杯酒提提精神誰知不吃猶可欠素梅說道你想睡就在我牀上躺一躺罷但是我的牀少許骯髒一點若不怕污穢了你的衣服便在我牀上睡一覺罷張大人笑道這是那裏的話莫不是嫌我的衣服不清爽骯髒了你的被褥嗎哈哈我看你我都不必客氣讓我睡一覺罷說着一歪身倒在牀上但覺濃香撲鼻張大人不免意醉神迷漸

漸的去做那南柯夢了。素梅聽他鼾聲大作。知道他已經睡熟。因向紅書、桂香說道：這位大人真個一點心事沒有。一剎工夫就睡熟了。桂香笑道：他既有個張飛的外號，我們何不拿枝墨筆替他畫個二花臉？等他睡醒，拿把鏡子給他照一照，他看見了這副臉，必定要捧腹大笑，引他開開心。豈不好嗎？素梅悄悄的笑道：這話有理。他這種人，若用細工咯咯的大笑道：紅書，你的頑意兒真堪。令人夫調笑他，好似對牛彈琴，一點不懂，非得用噴飯可惜。沒處尋一副短鬚鬢，給他挂在耳。

張大人來了

這個惡劇才能使他快意哩。一面說着，一面去拿一枝大筆，一個墨盒，剛走近張大人身邊，紅書攔着道：讓我來畫。我好歹唱過兩天，筆兒戲的這副花臉，終可畫得像樣。說着，從素梅手內拈起那枝大筆，蘸一蘸墨，輕輕的在張大人臉上一橫，一豎，畫了又畫，畫罷便笑個不住。素梅同桂香看他畫得真像樣，便咯咯的大笑道：紅書，你的頑意兒真堪。令人夫調笑他，好似對牛彈琴，一點不懂，非得用噴飯可惜。沒處尋一副短鬚鬢，給他挂在耳。

朵。上。：。他。三。人。正。笑。得。不。止。猛。聽。得。外。面。
龐。奴。又。叫。一。聲。見。客。三。人。於。是。出。房。掀。簾。
一。看。原。來。是。金。老。爺。錢。老。爺。劉。老。爺。素。梅。等。
三。人。遂。同。他。們。握。手。扭。衣。拍。肩。拍。背。嘻。嘻。哈。
哈。的。走。到。後。廳。裏。談。笑。去。了。豈。知。事。有。湊。巧。
平。空。中。飛。來。一。個。大。蚊。不。偏。不。歪。落。在。張。
大。人。的。心。門。上。一。嗅。着。張。大。人。的。酒。汗。香。味。
不。禁。大。喜。而。特。喜。參。遂。伸。進。長。嘴。使。勁。一。吸。足。
足。的。過。了。一。頓。癮。張。大。人。正。睡。得。津。津。有。味。

忽。被。這。陣。似。針。似。鑽。的。大。刺。激。抖。然。驚。醒。
手。拍。的。一。巴。掌。可。憐。一。隻。飽。飽。的。大。蚊。蟲。
死。於。五。指。之。下。頓。覺。奇。癢。難。忍。用。指。甲。撓。了。
幾。撓。始。覺。得。清。鬆。一。點。那。曉。得。頭。髮。裏。的。酒。
汗。和。那。膚。屑。腦。油。又。來。作。祟。覺。得。滿。頭。的。刺。
癢。更。比。蚊。咬。得。難。受。便。去。撓。了。幾。撓。抓。了。
幾。抓。猛。一。觸。機。得。到。一。個。好。法。門。你。道。是。什。
麼。法。門。原。來。他。心。想。自。己。的。頭。髮。已。長。深。了。
不如。到。薙。髮。店。裏。去。推。個。光。免。得。這。時。奇。癢。

難受。主意打定。一骨碌下了床。穿上鞋子。一壁出房。一壁撓癢。有一個龜奴看見張大人。這副尊容。未免有點發笑。又怕他不知不覺的走出門。被外人看見。不甚雅觀。不如提醒他一句。想到這裏。因向張大人說道。你老人家的尊容真像張飛了……張大人不知就裏。疑是提他的外號嘲笑他哩。隨卽楞圓着兩個大眼。握着皮拳。大聲罵道。滾你娘的蛋。你配恥笑我嗎。說時遲那時快。一個大拳頭。撞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晚縫着眼兒。直向前。

已落在那個龜奴的肩膀上。直把個龜頭嚇得縮起來。狂叫看官。龜頭本來會縮。不會叫。他吃不住張飛的大聲。一吼使勁一搥。當然要縮頭。叫饒了可喜。張大人寬宏大量。打了他一拳。便拂袖出門。趔趄趄的去了。一路上。的婦女老少看見怒吽吽的花臉出世。不知是甚麼來由。都面面相覷。有兩個高興的婦女。尙拍起掌來。咯咯的大笑。張大人糊裏糊塗的不管三七二十一。晚縫着眼兒。直向前。

走側眼看見一家薙髮鋪於是走將進去揀一張空位兒坐下這時候醉醺醺的兩眼睜不開似乎還要睡朦朧之間嘴裏呢呢喃喃教薙髮匠替他篦頭薙髮匠見他這副模樣也不知他是個甚麼來歷只得拿起篦子在他頭上篦來篦去張大人經這幾篦不禁快活起來因向薙髮匠說道你再替我洗一洗薙髮匠不敢怠慢忙去舀了一盆溫水放在張大人面前張大人於是蹲下腰來就

洗剛洗了兩把忽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臭味委實難受忙睜眼一看原來那個薙髮匠手內拿着一塊又破又黑的布代自己洗頭哩不禁三尸神暴跳七竅內生煙舉起手來刷過去一個巴掌罵道渾賬東西老子難道不給錢嗎你爲甚麼用這臭布替我洗臉呢那個薙髮匠看他如此野蠻直嚇得目瞪口呆停了半晌纔慢慢的顫聲答道你老人家這副尊容委實捨不得用白毛巾替你老人

家。洗。張。大。人。餘。怒。未。息。聽。罷。這。句。話。更。加。生。
氣。於。是。立。身。來。頓。足。拍。手。的。罵。道。你。老。子。
的。臉。雖。生。得。黑。歷。來。是。用。白。毛。巾。洗。臉。你。們。
這。家。蘿。髮。舖。難。道。還。分。人。種。的。黑。白。嗎。說。着。
看。看。那。個。蘿。髮。匠。的。臉。兒。也。並。不。十。分。白。便。
想。問。他。自。己。洗。臉。用。的。甚。麼。布。既。而。一。想。
我。的。臉。同。他。比。較。比。較。不。知。是。誰。白。些。如。果。
他。比。我。黑。或。是。他。同。我。一。樣。黑。那。麼。我。便。將。
這。條。又。黑。又。臭。的。手。巾。在。他。臉。上。亂。擦。解。解。

我。胸。中。的。悶。氣。想。罷。因。即。向。着。鏡。子。一。照。
哈。他。這。一。照。竟。把。滿。肚。子。的。悶。氣。完。全。打。消。
反。自。笑。將。起。來。你。道。什。麼。原。故。原。來。他。看。見。
自。己。臉。上。花。花。班。班。的。尚。帶。着。無。數。黑。墨。自。
言。自。語。的。說。道。怪。道。我。剛。纔。走。進。來。的。時。候。
朦。朦。矓。矓。看。見。鏡。子。裏。有。一。個。大。花。臉。我。疑。
是。壁。上。的。洋。畫。兒。哩。那。曉。得。就。是。我。的。臉。又。
向。蘿。髮。匠。說。道。我。冤。枉。你。了。你。休。怪。我。你。且。
拿。一。條。白。毛。巾。來。替。我。洗。末。後。我。多。給。你。幾。

角錢買毛巾就是了那個薙髮匠也轉過笑容來說道先生你自己臉上畫着花臉怎麼連自己都不曉得張大人想了一想答道我真不知道這必是我的有情人趁我睡熟了替我畫的

二鄉愚往會某甲一室談話甲甚厭其言之陳腐而無可如何適其友至甲卽其笑問友曰此室中有錢五百汝見之否卽寄夢五耶

◎送賊詩 一 粟

昔見寒儒送賊詩一首頗堪發噱詩云細雨濛濛月正昏有勞尊駕到寒門詩書腹內存千卷錢串床頭沒半根攢洞休驚小犬吠踰牆莫忘大索恩夜深不及披衣送請換雄心向別村

□ 乾兒子

俞慕古

張阿三挑着担柴進城來喊賣。合該他倒霉。的柴是不生眼睛的。你自己不小心弄糟了。千不碰萬不碰。偏偏碰到不好惹的王老虎。反而錯怪我。豈有此理。我們鄉下人不是一脚上去老虎冷笑道……老兄……我這雙雪白的絲襪。今天新穿的。被你柴梢染上了……老兄……倒料不到你一個鄉下老大。骯髒的東西了。你挑了偌大担柴。該要留心。官竟說得我無話可答。佩服得很。都是我的。些。爲甚東歪西側的。只顧莽撞呢。阿三道。我不是你別生氣。我情願賠你個罪。阿三道。不

是。你的。不是。倒是。我的。不是。嗎。你已。認了。錯。
我。也不。與。你。計較。了。老虎。道。老兄。這般。寬懷。
大量。足見。盛情。這担柴。可要。賣。幾個。錢。呢。阿
三。道。你。無意。買我。嚙。嚙。什麼。老虎。道。真要。買。
你。阿。三。道。共八十四斤。賣一吊錢。老虎。道。不
貴。不貴。我來。領路。煩你。挑到。我家裏去。老三。

挑了柴。跟着老虎。走。暗想。天下。真有。這種。豪
頭碼子。我硬。弄。惱。了他。他倒。伏帖。帖向我。
賠罪。還要。買我。貴價的。柴。前幾日。李瞎子替
進來。推他道。……老兄……這是。柴錢。你收。

我。算。命。算。我。日。上。要。交。好。運。了。可是。不。錯。咧。
賣柴。要。錢。送到。灶。前。老三。照例。挑進去。抽下。
繩子。扣在扁担。紐上。掮了扁担。大踏步出來。
經過。一間。小巧。精緻的。書房。裏面。擺着。一張。
紅木桌。二隻皮倚。桌上。陳列。四碟。四碗。鷄喉。
鴨喉。點心。咧。盛了滿碗。引得他。垂涎。三尺。喉
嚙。作癢。伸長了舌子。拔直了頭頸。出神的瞧。
着。不提防。王老虎。手裏。拿了一隻大洋。走將。

好了。阿三猛吃一驚。不覺扁担一橫。正打在自己的頭上。頓時起了個烏青青的塊。却不好對老虎作發。只得伸手接了亮晶晶的大洋道。大洋一千六百還要找你六百文哩。老虎道賣柴是怪心苦的。統統給了你。罷不必客氣。阿三一壁嬉皮頑笑的還說。那是不敢受領的一壁。早已塞到袋裏去了。老虎道。老兄從鄉下進城。不是要幾個鐘頭麼。俗語道的好。老人衣少年食。都是不可忽略的。所以。

我備些不中喫的東西。你胡亂充充飢。說着一把抓住了他。走到書房裏。按他在皮椅上。坐下。阿三正中下懷。假惺惺推托一回。說聲明。擾。端起碗筷來。花拉花拉。喫得上氣接不着。下氣才歇。老虎問了他姓名住址。有柴只顧挑來買給我。他諾諾連聲道謝。告別。

兇回到家裏歇了一夜清早起身便挑了柴到王老虎家裏老虎買了他的柴請他用了早飯很恭維的送出大門一連七八天天天如此從沒有待慢過一次有一天老虎對他說道我有了偌大的家產却沒有掙下半男一女想招個乾兒子以娛暮景終是揀選不出中意的像你這樣有志氣有膽量我覺得萬分稱心又不好說況且你的父母很疼愛你說也徒然此時阿三恍然明白他要招我

做乾兒子所以另眼相看他既是看中我我就可以現現成成享受他的財產見食不喫簡直是個傻子心裏暗暗歡喜但是不好意思馬上就答應的便道承你見愛我將何以爲報這事再好沒有不過父母在堂要他們願意了才好我想他們因爲疼愛我的緣故允許請求也未可知王老虎聽了他的話迷花眼笑樂不可支炒蝦等不到紅立刻要他去請明父母回復阿三答應了飛也似的趕

到家裏氣吁吁的把王老虎招我做乾兒子。的話說了一遍父母自然歡喜一口答應。張阿三做了王老虎乾兒子之後喫的是葷。腥着的是綾羅。天天閒遊浪蕩一些事都不幹。王老虎任他拆天拆地不但不加管束。有時甚而慇懃他作惡爲非他沒了錢更不惜算的整十整百供給他有一次老三又問老虎要錢可巧一時手頭不便老三好不生氣。老虎道你別着急沒錢是不妨事的你要喫

茶喝酒儘管去好了喫罷之後你祇說「我的父親叫王老虎」他便不敢問你要錢了。阿三將信將疑的問道這話真的麼老虎道誰來哄你你去試試就可以深信不疑了。老三想不差急忙跑到一片茶館裏泡了碗茶喝了一回站起身來要走堂倌問他討錢。他便說道我的父親叫王老虎堂倌聽了果然掉轉身來去了再到酒館裏喝酒也是這樣他好生疑惑奔回去問老虎道乾父我已

試過了。真是奇怪。爲何說了乾父的名字。他們就不做聲的走了。老虎道：你還不知道我。是個大名鼎鼎的大人物呢。休說別的。便是省長老爺見了我。也懼怕咧。你就是要打人殺人。大着胆子做去好了。警察們要捉你時。你說聲我的父親是王老虎。還有誰敢在你身上拔一根毛。老三快活得手舞足蹈。做這般有財有勢人家的乾兒子。我張阿三委實是夢想不到的那麼益發肆無忌憚了。

有一天。大搖大擺的走在街上。猛地裏前面跑上一個人來。和他撞了個滿懷。他便開口。謾罵那人。動了怒。也罵了他幾句。他好像火上澆油。無名火直提起來。拔出一柄白刀子。照準那人腦袋。戮了幾下。那人似潮水般的湧出血來。頓時倒地。一命嗚呼。老三方才哈哈一笑。正想動身。早吃警察們警見了。不由分說。把他拖的拖扯的扯。老三高聲喊道。我的父親叫王老虎……我的父親叫王老虎。

警察們憑他喊破喉嚨終不睬理擁了他向縣公署而來知事知道事關人命立刻傳聞。他一心還想有乾爺來救我的有什麼大不了。事便直認不諱一五一十和盤托出在供詞上劃了押說道知事你可知我父親叫王老虎嗎知事暗暗好笑教左右監禁在牢獄裏等候上司詳文回來再行發落可憐他喫慣用慣那裏經得起這樣苦楚他還仍舊瞞在窩裏眼巴巴望着乾爺快些來救他過了。

幾天警察們到獄裏去對他叫聲恭喜簇擁他走出獄門他想好了好了乾爺來救我了。那知到了公堂知事說道上司詳文已轉來了判處死刑卽刻押到東門外化人壇槍斃。他嚇得魂飛天上魄上九霄警察們將他拖到城門口忽地瞧見乾爺手裏提了一串紙錠坐在城門口他這一喜非同小可以爲一定。是來救我了怎知王老虎慢慢的站起身來對他說道張阿三我養了你兩個多月也

對得起你了。你還記得污我襪子的那天嗎。
何等利嘴。也有今天的一日。真是料想不到。
的明年今日就是你的週年。我特地買串紙。
綻祭你。一祭也不枉了。認識你一場。說罷劃
了根火柴。燃了紙錠。一陣拍手拍腳哈哈大
笑的去了。阿三才明白他用惡毒的計策來
害我。連連懊悔。但是失足已成千古恨了。

甲生問乙生日。蟬因何而發聲。汝尚
記之否。乙生曰。我亦已忘。却汝可問。
之樹上鳴蟬。彼自能告汝也。甲生曰。
汝何必誑我。蟬焉能與人談話。乙生
笑曰。當汝問我時。不聞枝頭蟬聲。早
已答汝曰。我知道。我知道耶。

□ 直接電話

奈何生

「喂……你們是那裏……費心叫陸慕常……上等我罷。」丁零零一聲兩邊的談話就此來講話……喂……你是陸慕常嗎…… M D 喂……功課完了嗎……現在什麼時候了……怎麼還不回家難道真要我到校裏請你不成。」

「別嫌啦……馬上就要回來了你在洋台

路上來的車馬靜靜的細瞧

室對著那梳妝鏡子呆呆的看了一陣隨手把那像烏雲般的頭髮掠上幾掠便掇了一把籐椅放在洋台門口將身坐下望那西南

她坐了一會並不見她心上人——新婚夫回來。她心想他到那裏去了怎麼這好久還不來呢。轉身抬起頭來看那牆上掛的時鐘剛才走過十分鐘。她不覺失聲笑道徐家匯到

誰啊……我是懷琴……你究竟叫誰講話……喂……你講的話不對你一定不是慕常……哼……我們兩人打電話都有暗號。你休想來冒充。」

這裏至少要一個鐘頭現在他不過將上電車。我又何苦癡等呢。說時便在書桌上取了幾本小說不求甚解的胡亂讀了多頁丁零零丁零零電話又響了女郎忙奔出門外對著聽筒說道「喂……你是誰啊……你是D.的記號我豈不要上他當了嗎。牆上的時

鐘走過了一個鐘頭仍是女郎獨在房中。那裏有陸慕常的蹤跡。女郎疑他他往便再去打電話查問。丁零零丁零零搖上幾搖電局中人好像沒有聽得的模樣。女郎正在焦急之際。刻不待緩便再用力搖了多搖。可恨那電局中人故弄狡猾。放了一個特別陀羅震。

得女郎頭也昏去。女郎無可奈何。等他放完了。又搖鈴報號準備通話。不料那電局中人答道「有人正在講話」。請等一等。女郎暗

暗的忖道「這正是俗語所說急驚風碰著了慢醫生人家。越是要緊。他們越是胡鬧。不知他們生的是什麼心肝啊。有了我不如利用他們媚外的心理。講幾句英文罷。」

丁零零丁零零「Hello West 9876」電局中人果中了她計。連忙替她接通。她對著聽筒說道「你們是上海大學嗎……請叫陸慕常來說話……」

這時女郎靜待接電人去找了。可是那種喧

嬾。龐。雜。的。聲。音。頻。從。那。邊。傳。來。好。像。有。人。說。
道。這。是。陸。慕。常。的。妻。子。打。來。的。我。們。且。去。同。
她。開。玩。笑。看。他。怎。樣。即。使。被。慕。常。知。道。也。
不。妨。事。我。們。可。說。那。天。他。們。結。婚。我。們。沒。有。
請。假。前。去。所。以。今。天。我。們。補。鬧。新。娘。

這。幾。句。話。駭。得。女。郎。不。可。名。狀。心。想。我。自。己。
橫。豎。和。他。們。遠。隔。不。用。害。羞。難。忍。言。語。之。間。
弄。出。什。麼。笑。柄。那。豈。非。慕。常。要。受。窘。呢。她。想。
了。再。想。直。想。到。她。聽。得。「你。是。M。D。嗎。」

句。話。她。才。收。下。念。頭。講。她。的。話。了。
她。道。「喂。……M。D。啊。……你。剛。才。說。來。怎。
麼。不。來。啊。你。可。忘。記。今。天。是。「快。活。」出。版。
的。日。子。嗎。……我。已。等。你。好。久。了。你。快。些。回。
家。我。和。你。共。讀。快。活。罷。……你。再。不。來。我。真。
的。要。到。校。請。你。了。……」
那。邊。的。人。答。道。「別。惱。別。惱。我。們。燕。爾。新。婚。
最好。天。天。混。在。一。起。爭。奈。擇。間。與。愛。情。不。能。
同。時。兼。顧。這。幾。天。又。正。在。考。試。前。約。每。十。日。

一回家可否展限幾天。

她道「什麼話我所與你約的十日適合快活出版期一可以共讀名家小說二取快活

之義……你真的不回來嗎？」

那邊的人道「M.D.我怎敢不回來呢……」

不過我要求你回答我幾句話試驗你的記憶力你可願意嗎她道「願意的你且問出來。」

那邊的人問道「結婚那天的晚上我第一

句對你說的是什麼話？」

她答道「你說我們數年的相愛今天竟實現了。」

那邊的人問道「次日我又有什么話？」

她答道「你說當初我的文字不料會成我們結婚的導線要是沒有那篇月下吟長詩焉得邀令尊的青眼呢？」

那邊的人問道「第三天有幾個同學來看你對她們怎樣講？」

她答道：「我說你們要問我新婚情況，你們還須於自己新婚中求之……我不但不願說……我……」

那邊的人問道：「我的朋友來問我，我怎麼的回答？」

她笑道：「你回答他們說新婚實在痛苦得很。」

那邊的人又問道：「這句話是不是我的真意嗎？」

她答道：「恐未必吧。」
那邊的人問道：「我們家裏的人誰與你最喜玩笑？」

她答道：「是四弟慕賢。」
樓梯上皮鞋聲響了一陣，走上了三個西裝少年，對著她說道：「你同誰講話？」她頓時呆了一呆，驚異的問道：「你怎麼已經來了……我正同你講話啊！」少年也有些懷疑，沉思了片刻，自言自語的道：「對了……怪不得他屢次

竊聽我的電話……自然被他得了M.D.的暗號了……又對那女郎說「你可問他敢是暮賈嗎？」

那邊的人哈哈大笑了一聲丁零零丁零零再也沒有話說了。

他們倆便攜手進房並肩坐在沙發上讀那快活了。

城內賣煤油者每以鈴搖之一日偶

過某校某教員聞之認為下課以課文早已講完故急向學生行一鞠躬禮匆匆退出見壁上時計上課後不過二十五分鐘云癡情

●新年諧詩

寄夢

友人無懷曾作新年竹枝詞八首詼諧可喜因憶錄數首云想到黃金笑臉開不知何日掌中來快去泥首神前禱祐我今年大發財鄰家姊妹最相親携手街頭步一邇問道財神有幾個家家都要接財神檢出新娘服飾穿舅家要去賀新年小姑含笑來相告此去還需壓歲錢擺得朝南椅一張今朝首坐是新娘席前香氣類頻送道是新娘白玉霜此四首爲余所愛誦故尙能憶之餘則忘矣

人美流風

吳宮美人風流祕史

宮禁祕本絕世佳人

人手一卷快活萬分

■ 美人風流・不小佳話・一經道來・盡足

賞心・本局近得宮禁祕本・不下數十種

・先後刊行・以公同好・原原本本・揭

露真相・別開生面・另有趣情・意到處

心神俱醉・情深處・真個魂銷・聞所未

聞・見所未見・各界諸君・盍速購閱・

精印封面
中國第一美人真像四幅

全書四元實洋
冊價七折
售外埠郵費函
用十票代洋通

書界新出版局 路馬四海上

漢代美人風流祕史

唐宮美人風流祕史

□ 快活第十八期要目預告

◎ 短篇小說 ◎

抽象的愛

女兒歸來了

徐卓呆

毒醫

張枕緣

紅冰淚

趙赤羽

蓮花落

胡天心

伏虎居士祕史

吳調梅

許指嚴

名妓的過去 ······

金嘯梅

一年前之回顧 ······

張碧梧

不自由的婚姻 ······

何月琴

醜態畢露 ······

陳淑英女士

海外歸來 ······

陳寂鳳

埋鏡記 ······

何玉金

●長篇小說●

社會近十年目觀之怪現狀 ······

李涵秋

小哀情
小說 燕雁離魂記 ······

徐枕亞

童話大觀

若要兒孫聰明并快樂
家庭教育不可少
談談故事說說笑笑

「童話大觀」趣味頂好

可以滿足兒童的欲望
可以開發兒童的思想
可以啟迪兒童的智慧
可以活潑兒童的興趣

用足洋票一費購埠折售分元洋圖術面色冊九精全
●通十代郵加寄函外七寶八一價插美封彩大裝書

版出新最局書界 路馬四海上

■ 本雜誌銷數最大能遍及全國如刊登各種
廣告定得極大之效力（價目列下）

版權所有不准轉載

等第		地位	一期	二期	三期	六期	十二期	廿四期	三十六期
書底	封面	之陰	廿五元	三〇元	八〇元	一四〇元	二四〇元	四百元	七〇元
優等	書底	全面	廿五元	三〇元	八〇元	一四〇元	二四〇元	四百元	七〇元
普通	書底	全面	廿五元	三〇元	八〇元	一四〇元	二四〇元	四百元	七〇元
地位	半面	全面	十二元	三元	六〇元	二百元	三百元	三百元	三十元
	半面	全面	六元	六元	三〇元	五〇元	八元	三〇元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墨色印刷爲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駕臨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接洽

注意

上列價目概以白紙墨色印刷爲限如用
彩紙彩印等價目另議如欲代擬廣告文
字打廣告式樣均可辦理如承委託請
駕臨四馬路世界書局信託部接洽

THE MERRY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ook Co., Ltd, Shanghai.

編輯者	江都李涵秋
發行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所行發分	南京漢口
杭州	廣州
寧波	世 界 書 局

▲價目▼

全年	卅六期	實售六元	零購每期	實售三角	每期郵費
半年	十八期	實售三元	本國一分	日本三分	

▲ 寶號欲求營業發達……

▲ 請至世界書局接洽



代撰文體
代繪圖書
代做廣告
代擬商標
代製仿單
代謀推廣

商戰競爭日烈凡百營業非推廣
難以戰勝本局特聘商業專門人
才設立信託部代辦各商店一切人
推廣事宜一經委託無不盡心盡力
各商號盡速來此獲厚利而圖久遠

承印
接受印刷

▲ 印刷考究……

▲ 取值低廉……

▲ 約期交貨……

▲ 决不遲延……

本局自備各種鉛印五彩並石印請專
們技師承印下列各種印刷盡心從事
如有委託無任歡迎

承印
傳單・廣告・月份牌・股票
商標・招貼・文憑・卡片・仿單
錢票・鈔票・委任狀・禮券

啟謹局書界世 蘭中市 路馬四海上